

呂梁英雄傳

繡像繪圖 通俗小說



馬烽 西戎合著
上海通俗書局發行

呂 梁 英 雄 傳

馬 烽 西 戎 合 著



上海通俗書局發行



北师大图 B2353876



呂梁英雄傳
(集正)

定價	經售者	出版者	著者
國幣	各大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 通裕書局	馬烽 西戎
元			

三十三六年一月初版

• 版權所有 •

雷石柱

武得民



康明理

武二娃

孟二楞



馬保兒

周五孩



張有義

李有紅



白文魁

康有富



猪頭小隊長

官譯翻窩眼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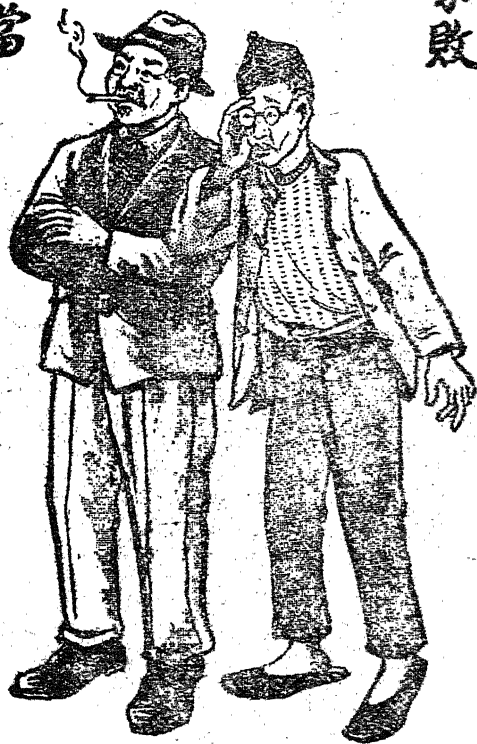
康順風

康錫雪



王懷當

康家敗



繡像繪圖
通俗小說

呂梁英雄傳 目錄

第一回	日本鬼興兵作亂	康家寨全村受劫	一
第二回	康順風勾結敵僞	樺林霸施展陰謀	八
第三回	變花樣活動維持	逞奸計敵詐錢財	一三
第四回	維持會逼糧要款	劉二則含憤喪生	二〇
第五回	鄰居義葬屈死人	石柱黑夜談抗日	二七
第六回	老馬組織暗民兵	石柱定計打洋狗	三二
第七回	抗交糧米裏搽砂	打暗號老武接頭	三八
第八回	賣貨買貨宣傳抗日	將計就計合法鬥爭	四三
第九回	地頭蛇仗勢搶親	松樹林惡霸斃命	四九

第十回	痛哭流涕騙敵僞	歡天喜地認恩人	五五
第十一回	假書記通風報信	真漢奸腦袋搬家	六一
第十二回	查戶口老武遇險	藉放哨飽打漢奸	六六
第十三回	敵人進備砍樺林	老武雪夜談情況	七四
第十四回	爲兒媳打死仇敵	報私仇網起石柱	八〇
第十五回	孟二楞帶傷上火線	武工隊大戰石崖灣	八七
第十六回	熱烈招待子弟兵	羣情憤怒反維持	九二
第十七回	全村人揚眉吐氣	僞人員押送政府	九七
第十八回	青年自動當民兵	老武半夜得急信	一〇三
第十九回	三村民兵放警戒	五百羣衆砍樺林	一〇八
第二十回	過大年民兵放班哨	送酒肉特務設機關	一一三
第二十一回	日本鬼殺人如割草	張老漢誘敵跳絕崖	一一八
第二十二回	魔王頭祭奠烈士	新政府救濟難胞	一二四
第二十三回	妻瞞夫暗偷文件	父騙女毒害親夫	一二九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石柱中毒遇醫生
偷樑換柱騙敵僞
說假話騙出真情
保衛春耕鬧爆炸
美人計有富上勾
大意炸傷自己人
民兵打仗救羊羣
特務奸計佈羅網
二勇士血染陣地
受煽動家屬哭鬧
李有紅虎穴遇故友
千刑不改英雄色
定巧計刑場救戰友
智勇發展暗民兵

有紅睡覺走漢奸
調虎離山奪耕牛
裝敵人抓回特務
誘敵上溝踏地雷
破暗號三村悞會
賭氣臨敵不上陣
順風奸頑假坦白
民兵被圍老虎山
三民兵捨命跳崖
探情况混進據點
康明理牢籠思同伴
萬苦難移壯士心
破猜疑監牢談越獄
奇謀營救眾英雄

一三四
一四〇
一四六
一五一
一五八
一六五
一七〇
一七五
一八〇
一八七
一九二
一九七
二〇五
二一一

第一回

日本鬼興兵作亂 康家寨全村受劫

呂梁山的一條支脈，向東伸展，離同蒲鐵路六七十里的地方，有一個山峯名叫樺林山，山上到處是高大的樺樹林，中間也夾雜着蒼松翠柏、山桃野杏，山豬、土豹、獐子、豹子時常出沒，山上出產煤炭和各種藥材，山中有常年不斷的流水，土地肥美，出產豐富，真是一個好地方。這山下有個村子，名叫康家寨，從這裏順溝往西走十里地，翻一架山過去是靠山堡村，順溝往東走三十里出去，是南北的一條大川，隔一條小河斜對面就是水峪鎮。這康家寨全村有七十來戶人家，村中有一家土老財，名叫康錫雪，年紀五十上下，長的圓頭圓腦，頂門心禿的光溜光，酒糟紅鼻子，三縉黃鬍鬚，不管冬天夏天，經常戴一頂徽絨瓜皮帽。跟前有兩個兒子，大兒佳玉，在晉軍裏當副官，敵人打來的那年，隨着晉軍逃到晉西南去了。二兒佳碧，二十來歲，在家游手好閒，橫草不拿，豎草不拈，每天起來不是嫖破鞋串媳婦，就是賭博抽洋煙，那顆腦袋瘦的像個乾蘿蔔一樣，沒有一點血色，外號人叫康家敗。這康錫

雪正舊政權的時候，衙門裏坐過師爺，當過村長，家有土地四百多垧，開着一座炭窑。村裏人大半都是他的佃戶。此人滿肚子陰謀鬼計，橫行霸道，欺壓鄉里，仗着有錢有勢，與官商有來往，硬把樺林山這座天生天化的東西，霸成他自己的家產，誰要上山砍一捆柴，割一點藥，都要給他納捐上稅，因此外號人叫「樺林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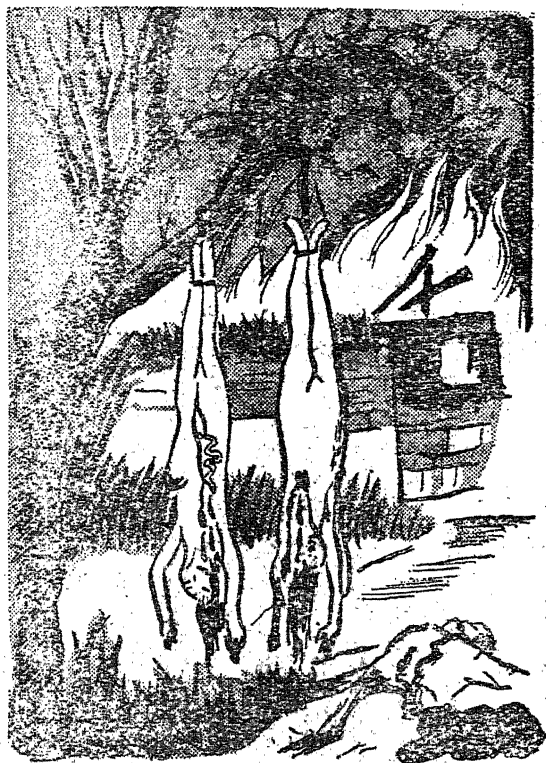
却說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發，康家寨是個偏僻村莊，老百姓沒見過大的世面，也解不下是怎回事，只是想到事情不妙，又要遭「兵災」了。有些巫婆神官到處造謠說：「這是劫數，在劫的難逃，『推背圖』上註定的，要大亂三年，有星宿下凡啦！」不久，太原失守了，平川裏的大城市都失守了。接着潰軍竄下來了，康家寨一天要過幾十夥，有穿灰軍裝的，有穿草綠軍裝的，三個一羣，五個一夥，歪戴着帽子，大揸着槍，南腔北調，各種口音。真是「大砲一響黃金萬兩」，這些「老總」們，有的騎驃騾馬，有的牽着毛驢，牲口上拴捆着花紅柳綠的包袱。一到了村裏，見門就進，見人就捉。手裏提着皮帶，一說三瞪眼，伸手要金銀，開口要酒肉，不給就拷打。一連過了兩個月的潰軍，不久，順屁股日本鬼也追到山上來，把個康家寨鬧的烏烟瘴氣。直到×路軍×將軍領導的一二〇師開來晉西北，打走日本人，民國廿九年春天又建立起新政權，人才慢慢安定下來。新政權爲了團結各階層共同抗日，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使家家有活路，人人有飯吃，好發揮出一切力量殺

敵保家。這康家寨是邊緣地區，離敵人有五六十里，全村佃戶窮人在農會領導下，向樺林籍進行了減租鬥爭，窮人們減了租，抽了約，陳皮爛眼打掃了一清二楚，家家光景慢慢過好起來了。自衛隊也發展起來了，只是新組織，還很散漫。不料到卅一年春天，敵人實行「蠶食政策」，一步一步向解放區蠶食。正月底，敵三路掃蕩興縣，×路軍忙着集中兵力反掃蕩，邊緣地區放鬆了一點，敵人乘機便佔了水峪鎮，消息傳到康家寨，鬧的人心慌慌日夜不安，村幹部們商量了一下，每天派兩個自衛隊員，出去探聽消息，連住探了兩三天，回來都說敵人沒有動靜，連河都不過來，只是在水峪鎮修砲台哩。這下村裏人都息心了。當時雖然馬區長在懷點附近各村，跑來跑去，動員大家空室清野，站崗放哨，嚴防敵人，可是康家寨羣衆聽說敵人連河也不過，都滿不在乎的說：「敵人就是佔大地方哩，咱這山溝小村，保險不來。」村中幹部也沒積極推動，後來又因驚蟄已過，家家都在忙着上地動彈，好像忘記水峪鎮有敵人了，連個哨也不放，到二月間敵人又佔了康家寨東南十里的漢家山。人們才着急了。

一天清早，天剛濛濛亮，這村農會幹事張勤孝，提着糞筐拾糞，一出村口，只見溝裏上來一股穿黃衣服的隊伍，也心中一跳，扔下糞筐就往回跑，大聲喊叫：「敵人來了！快跑吧！」接着就聽見一陣槍聲，這下村裏大亂了，狗咬的一窪聲，婆姨娃娃哭喊成一片，人們

滿街亂跑，有穿着褲子沒穿上襪子的，有光身子披了一件被子的，婆姨找不見男人，娃娃尋不上媽媽，亂烘烘的各自逃命。却說樺林霸康錫雪，本來全村數他家起的遲，只因他昨晚吃多了豬肉，天不明就起來跑肚，剛蹲在茅房裏，忽聽的外邊打槍，街上亂喊敵人來了，他這一嚇非同小可，連忙拉起褲子，一溜煙跑到草房裏，取出文契盒子，抱上就往外跑，相隨上逃難的人，一氣跑到山上，這才坐下來喘了一口氣，低頭一看，鞋子不知在甚時掉了；腳底劃破了一綻，鮮血直流，疼的心如刀割，這時才想起家裏人還睡着哩，想回去再叫吧，可是敵人已進了村啦，只好乾急。逃出來的人，整整在山上餓了一天，眼巴巴的等到半後晌，只見村裏火光衝天，黑煙四起，男子漢們這才趕忙跑回來救火。村裏叫敵人拾翻的不成樣子了，村口柳樹跟前殺死一個年青後生，渾身是刺刀穿下的窟窿。柳樹上倒吊着兩個年青婦女，赤條條地一絲不掛；一個把奶頭割掉了，一個肚子破開一綻，腸子流了出來；鮮血一點一點滴在地上，染紅了週圍的一片綠草。人們看到這個情景，不由的熱淚滾滾，村子裏十幾間房子冒着紅的火舌，滿街是半截的死牛死豬，到處是污穢的血腥，家家的鍋盆碗甕打碎了好多，糧食衣服扔下一地，粘着鷄毛和黑血……。

張勤孝是第一個回到村裏的，剛走到街西頭，就見村裏一拐一拐走出個老漢來，渾身是土，滿臉血跡，張勤孝細細一看，見是張忠老漢，忙問說：「日本人走啦？村裏怎啦？」張



！了子樣成不的翻拾人敵叫裏村

老漢點了點頭，收住淚點說：「村主任康順風，代表辛在漢，都叫抓去了，共抓去七個。」說着把張勤孝引到了十字路口康家祠堂旁邊場裏，指着個地窖口口說：「齊死了，死光了！」說完爬在地上「唔唔」大哭。原來敵人進村時，村裏沒跑脫的人到處躲躲，張忠老漢領着他老婆和三小子，還想往村外跑，不想剛到康家祠堂跟前，迎面就碰上十幾個端刺刀的敵人，張老漢急了，全家三口一齊跳進了這個地窖裏，原先裏邊已經有四五個婦女小孩了。他們剛爬進洞裏，就聽的敵人在口口上吼喊，大家擠到裏邊嚇的連氣也不敢喘，一陣上邊扔下五六個手榴彈來，「轟隆隆」好像山崩地裂一般。張老漢只覺的耳朵「嗡嗡」的一聲便昏迷過去了。等他醒來時，覺的身上重甸甸的，兩手撐住地用力一扛，坐了起來，原是他老婆壓在他身上了，借着窖口上透下來的光看時，其餘的人橫七豎八的躺着。張老漢一個一個推了一遍；連動也不動，又用手摸胸口時都是冰涼，粘糊糊摸下兩手血腥，知道是都炸死了。抱着老婆孩子，連哭也不敢哭，傷心的眼淚往肚裏流。等了有兩個時辰，聽的外邊靜悄悄地，才爬了出來。忽聽隔壁祠堂院裏，有敵人「唔哩哇啦」說話，張老漢忙又竄到場旁邊的一堆草裏；這時太陽已經偏西了，張老漢從草縫堆裏向外偷看，見村子裏冒起了火，一陣敵人吹號，百十來號人馬都集合到了這個場裏，有槍上挑着雞的，有手裏提着包袱的，五六條牛馬身上馱着重甸甸的東西，又見一串串捆着康順風等七個人，一個敵人軍官站到土台台上講了

幾句話，隊伍便起身走了。張老漢又等了有半柱香工夫，才鑽出來；正要往村外去叫自己人，可好碰見了張勤孝。却說這時男人們陸續回來了；張勤孝也顧不得張老漢，趕忙領上衆人，分頭去救火。

這天樺林霜康錫雪是最後回來的，一進家門，只見家裏院裏亂七八糟；花瓶、自鳴鐘、玻璃窗子都打碎了，紅油箱櫃東倒西歪，油鑊子醬罐子也搬倒了，紅的黑的流下一地。幸好房子還沒燒。他老婆哭的兩眼像燈盞一樣，兩個媳婦躺在炕上哼哼，老婆見他進來，照臉吐了一口濃痰，拿指頭恨恨指了一下他那光溜光的腦門心，大哭大罵：「你這老不死的東西，只顧你跑了，丟下全家受難，兩個媳婦齊叫糟踏了，家碧也叫拉去啦！……」康錫雪最怕老婆，平日老婆無緣無故罵，都不敢回嘴，今天更是連氣也不敢喘了，又聽見兒子叫拉去了，氣的兩眼一瞪，倒在椅子上，只嗚嗚的乾嚎，老婆哭了又罵，罵了又哭，全家人一直哭鬧到半夜，到鷄叫時分，只聽街門吱的一響，閃進一個人來。

第二回

秉順亂勾結敵僞

樺林霸施展陰謀

上回說到，樺林霸全家人，直哭鬧到雞叫時分，忽聽的門「吱——」的一聲，閃進一個人來。那人約有三十多幾，矮個子，小眼睛，頭上戴頂破禮帽，全家一見，不由的齊說：「啊喲！你不是叫敵人捉去了麼？怎家跑回來的？佳碧回來了沒有？」只見那人一屁股坐到炕沿上，緩了緩氣說：「從漢家山回來的，佳碧還在漢家山哩。息心吧，人家招待的挺好，一點制也沒受。」原來這人就是這村的村主任康順風，和樺林霸是遠房叔伯弟兄。以前是個「牙行」，在舊政權手裏當過閻長，性情狡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做甚事情都是看風轉舵。新政權建立後，他表面上挺積極，又被村裏選成主任代表。這次敵人來沒有跑脫，叫抓住打了個敗興，吓的叩頭作揖求饒，敵人連睬也沒睬；一直捆綁到漢家山，路上他想，這回可不得活了。那知一到漢家山據點，迎頭碰到他表兄王懷當，好不眼明，馬上就哭哭啼啼，求他給想點辦法。這王懷當一見捆來的是他表弟，拍着胸脯說：「不怕，一切包在我身

上，慢說這點小事，就是天塌了，一手也能撐起來。」這王懷當是舊政權時，水峪鎮區公所
的區長，敵人打來的那年，便逃到了晉西南，民國二十八年冬天，日閻臨汾會議以後，他奉
上級的命令到太原投敵，這次隨敵人又來到漢家山，當了偽聯合村公所的村長，在日本人面
前是數一數二的腿子，狐假虎威，殘害人民，外號叫「二日本」。他和敵人咕嚕了幾句日本
話，當下就把康順風的繩子解開，引到獨眼窩翻譯官房子裏，招呼他坐下，又是抽煙又是喝
茶，獨眼窩翻譯很和氣的同他拉話，問他村裏的情形：有沒有八路軍，那些人是幹部，過去
那家是財主……。康順風原想不能活了，誰知來到這裏就當客人待承，當上就把村裏的實在
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個一清二楚，獨眼窩翻譯聽了，高興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就把他引到
一個很闊氣的房子裏，見了日本小隊長，胡搗鬼了兩個來鐘頭，敵人給了五百元偽鈔，當天
晚上就讓他回來；臨走時，獨眼窩翻譯和他表兄還對他說：「只要康錫雪答應維持，他兒保
險放回去。」却說康順風，把到了據點的前後情形，大概的對樺林鏞講了一遍，隨手又在身
上摸出一封信遞過去說：「這是皇軍捎給你的。」樺林鏞接過來把信拆開，湊在燈下看。只
見他摸着光溜光的腦門心，又像高興，又像生氣，急的他老婆連忙問：「信上說的是些甚
咧？」康順風搶着說：「皇軍覺得今天糟害了你家，很對不起，賠罪啦。還說錫雪哥有名望
有學問，希望給皇軍作點事，出頭維持這個局面。」婆姨說：「寫着佳碧甚時放回來不？」

康順風說：「急甚？在那邊住幾天吧，他比那幾個窮人好得多，我走的時候，那幾個窮人還在挨打，他却是當客人待哩。」這時樺林竊把信看完了，兩手捏着信紙發呆，半天才發愁的說：「唉！這事叫我進退兩難，日本人把我家欺侮成這樣！我再來替他作事，落下個漢奸罵名，這這……唉！」康順風說：「是呵！我當初也是這樣的想，可是有甚辦法呢？如今只好打了盆說盆，打了罐說罐，維持了不但性命錢財不受害，還可撈一把哩！再說刀把把握在人家手裏，不維持佳碧能飛回來？唔！咱們以前都是王區長手下的人，王區長說維持敵人這是督軍下的命令，督軍說：能亡於日，不亡於共。」樺林竊低下頭，兩手摸着光溜光的腦門心，一句話也不說，心中翻來覆去的想道：「維持了？八路軍抓住就當漢奸辦。不維持？這些財產就保不住了……」。這時康順風又從懷中掏出一疊花花綠綠的偽鈔來，放在桌子上說：「這是皇軍賠償你家損失的，以後維持的好，每月還有一百二十元的津貼哩！」樺林竊老婆是有名的財迷鬼，一個麻錢看的磨盤大，和人共事總是想佔便宜，比如在街上買菜，爲了多要一苗葱一頭蒜，常和小販爭吵的臉紅脖子粗，要是那賣東西的不留神，他便會把秤錘或別的小東西偷回來。外號人叫「小算盤」。這時看見那一疊嶄新的鈔票，心中痒痒，不由的順手拿過來一五一十的點，數點了兩三遍也沒數清，還是康順風告他說共三百元，這才放了手，高興的眉開眼笑的說：「這可是宗大進項，好生意嘍！唔！一月一百二，一年就

是……」，撇着指頭算了半天也沒算清，還是康順風告他說：「一年是一千四百八，這才放了心。又扭過頭來，把樺林鬚光溜光的腦門心點了一指頭，恨恨的說：「把你個老糊塗虫，這樣的好差事，一年就一千多哩！」樺林鬚也不答理。尋思了半天，忽然站起來，用手在桌上搗了一下說：「孟子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既然上級有命令，維持就維持吧！這幾年沒權沒勢，盡受窮人的氣。湊這機會到可把這些人收拾一下。」康順風和小算盤聽了，都高興的了不得。

說話之間外面鷄叫了。樺林鬚這才想起一天一夜還沒吃飯，忙叫老婆給炒了碟鷄蛋，熱了一壺酒，作了些麵，讓康順風也一撻吃，康順風說：「我在皇軍那撻已吃過了，還是大米罐頭哩！」接着他倆又談起那事來了。康順風說：「維持了對咱們可是有好處哩，人家讓先送二百塊白洋，以後送情報送給養，反正也出不到咱們頭上。就是怕村幹部不答應，再說老百姓剛受了害，怕也不好辦，還有政府知道了……這……」樺林鬚冷笑了一聲說：「哼！沒有楊六郎的本事，就敢掛元帥印？！你數數，幹部裏農會張勤孝雖然工作積極，但是個老實疙瘩，拐的賣了他，還要跟上點票哩！代表辛在漢又給抓去了，只要在皇軍面前打句話，不放他回來。剩下自衛隊分隊長雷石柱一個人，就讓他渾身是鋼，也打不成幾個釘子呀？再說他病的爬也爬不起來，將來隨咱們還好，不隨就收拾了他，村裏的事還不是由咱們辦？至於

老百姓政府更不算甚。」說着湊在康順風耳朵上，咕嚕了好半天，只見康順風高興的拍手說：「哈哈！還是老兄肚裏文章多，就照這辦吧！」樺林竊隨手研墨蘸筆，鋪開一張大紙，寫了一片字交給康順風，康順風接過來，又向小算盤要了點漿糊，便匆匆出去了。

第三回

變花樣活動維持 逞奸計敲詐錢財

上回說到，康順風從樺林霸家中出來，黑天半夜，摸到村西頭井跟前，急急忙忙把那張字紙貼在牆上，一溜煙跑回家中，他老婆在等着他，見他進來，忙問：「錫雪哥答應啦？」他噤了一聲，倒頭便睡了。却說農會幹事張勤孝，第二天起來就全村子跑的調查損失。當他走到村西頭井跟前時，見村裏十幾個人，圍着看牆上的告示，張勤孝擠進去看時，上寫着：「大日本皇軍告示康家寨全體村民知曉：皇軍威震四海，萬民歸順，限三天內火速維持，可保全村安全，如遲遲不理，皇軍一怒，發去大兵，先殺村中幹部，後洗全村，房屋燒盡，雞狗不留，有言在先，悔之晚矣。」又聽的人們紛紛議論，這個說：「維持了就不安啦，反正誰家坐了天下，也是一樣納糧。」那個說：「一樣？一樣就是兩樣，財主們能出起負擔，咱窮人出不起呵！」這個說：「要不維持來了就是殺，咱黃土埋到脖子上的人啦，臨死再捱一刀子？」那個說：「毳！咱又不是個泥人人，他來了咱不會跑，腿又沒借給別人。」有幾個

便拉着張勤孝問該怎樣辦？張勤孝說了聲：「這是敵人的陰謀！」便把那張佈告揭下來，折好藏在袖子里，又跑到後街裏調查了幾家，聽人們說康順風回來了，便一氣跑到康順風家裏。推門進去，見康順風還在炕上「呼呼」睡着，張勤孝推了一把，康順風翻了個身又睡着了，抱住頭搖了半天，康順風才醒來；一看是張勤孝，忙起來穿上衣服，張勤孝問他：「你昨天怎回來的，咱村那幾個人怎」啦？康順風不由的臉上一紅吞吞吐吐的說：「哦！哦！咱在鎖子上找保出來的，咱村那幾個人呀？唉！說不清。」張勤孝也沒再追問，從袖子里掏出那張紙來鋪在炕上說：「你看：敵人威脅要咱維持啦！這大概是夜天臨走貼下的，今早上路過井邊才看見。」康順風心中早就明白了，但他假意的說：「哦！我看呀！這是寫的甚？」看了一陣急忙問：「村裏人是個甚意思？」張勤孝說：「都是愁的沒主意，咱們討論個辦法吧！」康順風說：「咱手裏又沒兵又沒將，有甚的辦法？日本人能說出來就能幹出來。不維持就先殺咱們幹部，誰又不長的韭菜腦袋，割了還能長起來？我看這不維持是不行了。」張勤孝說：「是咱們要替羣衆打算打算呀！這次敵人來，全村光糧食就損失了五十來石，還有六條牛，四條驢，連上房子傢具，零零碎碎一扎兒打起來，總有幾十萬哩！以後再要維持上，天天支苦差出負擔，老百姓不要活了！」康順風說：「維持也是爲了全村安生呀，這是蛇鑽到竹筒筒裏，只好走這條道啦。」兩個人一遞一句，一個主張維持，一個主張不維持，

爭鬪了半天，鬧的臉紅脖子粗，也沒說在一道。後來，康順風忽然變成很和氣的樣子說：「維持不維持咱們也作不了主，看村裏人的意思吧。」停了一下又說：「唔！老張，咱弟兄們說句知心話吧，這二年你在村裏得罪的人可不少，遇上這年頭，有個把仇人暗裏搞一下，可就吃不倒哇！」張勤孝說：「咱行的正，走的端，衆人有眼哩，仇人不仇人淡事，但是要叫我們維持，向日本人低頭，絕對辦不到。」說完便走了。康順風瞭着他出去了，狠狠的說：「狗日的，土地還想和城隍門法哩！咱們看誰能熬過誰！」這時他婆姨已把飯端來了，因心中有事，胡亂吃了兩碗就往外走，一出門，只見滿街是灰霧霧氣：燒塌的房子、燻黑的窰洞，破磚爛瓦，亂七八糟。碰到的人都是愁眉不展，走到街當中丁字路口時，只見康家祠堂旁邊場裏圍着好多人，男女老少哭的一窩聲，場子裏擺着六具屍首，有的斷了腳，有的掉了臂，黑血黃土糊下一身。張忠老漢的大兒和二兒，滿臉淚跡，用門扇抬着他媽媽的屍首回去了，張老漢抱着他三小子，跟在後邊，眼裏沒有一點淚水，只是乾嚔。康順風從一條小巷進去，便一氣跑到周毛且家中，只因周毛且的兒子丑孩，也被敵人抓去了，所以全家一見康順風，都急的問：「主任回來了。丑孩怎啦？能不能回來？」康順風故意愁的說：「回來？唉！聽說要往外國送哩！」周毛且老婆媳婦聽了，吓的嚎啕大哭起來。這時候，門外突溜突溜進來三四個人，有老漢，有婆姨，都是來打聽各人家被抓去的兒子或丈夫的。一聽說要往

外國送，女人們也愁的哭起來了，都求康順風給想法，康順風看看時機已成熟了，馬上轉了話頭說：「咱親不親總是一鄉人哩，大家有了難，我不能不救呀。日本不是貼了告示啦，只要咱們答應維持，不但人能放回來，全村也就安生了。」衆人聽了齊說：「只要人能放回來，維持就維持吧！」康順風說：「我也是這想法，就是農會張勤孝不讓，我說：『不維持眼看抓去的人就沒命了。』他說：『管毬那些閒事哩，死不死又不是咱家的人。』他還說：『誰要維持就槍礮誰。』你們聽這還像個人話哩！」人們心裏都是着急自家的人，聽了康順風的話，也不分真假，當時氣的吹鬍子瞪眼，周毛且本來就是個二百五脾氣，不由的頭上冒火，口中嚷着：「我問這狗日的去。」說着氣沖沖的就往外奔。康順風一想：這話本來是自己捏造出來的，要問的露出餡子來可就灰下了。於是連忙一把拉住周毛且說：「那號人，你問死他也不會承認，以我看，你們幾個相隨上鬧他去，維持是爲了往出救人，不能讓他一塊臭肉壞了滿鍋湯。」衆人都說對。康順風看一切都辦妥了，連忙又回到家中，給他老婆佈置了工作，讓到村裏宣傳去。他老婆也是和他一樣的性格，能說會道，外號人叫「蓮花舌」，三十幾了，還是經常擦油抹粉的，聽了他男人的話，便到街上去散佈謠言。

話分兩頭，却說農會幹事張勤孝，和康順風爭吵罷，回到家中，愁的眉頭上挽起坭塔，好像挑着千斤重担一樣，一心思謀着對付敵人的辦法，想到要早聽上政府的話全村空室清野

站崗放哨，也不會受這損失。又想到村幹部就剩下自己一人了，一隻手總拍不響啊！有心去找政府商量辦法，可是這時內地區軍民，正在進行反掃蕩，政府不知轉移在那裏。真是越想越愁悶，千頭萬緒，心亂如麻；婆姨和他說話，他也不理，只是蹲到炕沿上抽旱煙。正在這時，門外撞進四五個人來，有婆姨有老漢，都是氣呼呼的，領頭的周毛且劈頭就問：「你是不叫我們活啦！知道割了別人的肉你不疼哇！」這個一言，那個一語。張勤孝起初真是摸不着頭腦。聽了半天才知道是鬧着要維持哩！連忙好言勸說，可是那些人吵吵鬧鬧，紛紛嚷嚷，逼着非馬上答應維持不可，哭鬧了半天，好說歹說才走了。

黃昏時分，各種謠言像風一樣的刮來。先是婆姨們傳說着，隨後全村都傳開了，一陣說敵人耍來抓張勤孝哩！一陣又說張勤孝不走，敵人就要把康家寨殺絕哩！張勤孝聽到這些謠言，對老婆說：「反動派暗裏害咱啦！咱是抗日幹部，工作搞不好，受政府的處分甘心情願。要我維持是辦不到。這裏工作不能堅持了，咱搬到後邊去吧！找見政府再說」。婆姨也贊成，於是連忙收拾東西，把地土托了地兄弟張勤順經管，連夜搬走了。第二天一打早，康順風聽說張勤孝搬走了，趕緊跑到樺林壩家中。一見面就高興的說：「咳！錫雪哥的神機妙算，比張天師還靈哩！」接着把貼告示、活動維持、逼走張勤孝的前後情形，一五一十講了一遍，兩個人商量了一陣，康順風又和王臭子幾個流氓地痞談了一陣，這才散去。

這天，家家戶戶正吃早飯的時候，村裏忽然響起一陣鑼聲。接着就聽見有人吼喊：「到康家祠堂開會囉！家家都到哇！」鑼敲了兩三遍，人們才慢騰騰地集合起來，一個個都是沒精打采，愁眉苦臉，誰見了誰也不言傳。這時康順風站到台階上說：「鄉親們：咱們把維持的事情討論一下吧！告示上說的三天，今日就到期了，大家看是怎辦哩？反正維持了全村就能安生，不維持……唔！告示上說的清楚。誰敢保險不維持全村不受一點害，抓去的人能放回來，咱們就不要維持。」他說完，被抓去人的那幾家，都贊成維持。有幾家富農，和一些死老漢們也說：「嗨！這年頭，維持了就安生啦！」其餘的人都不啞氣，有的只顧抽煙，有的只是低頭嘆氣。停了半天，康順風說：「大家沒意見啦，這是民主維持的哇！」會沒開了半炷香工夫，就散了。一出祠堂門，那些沒說話的人，都圪吵開了。這個說：「民主維持？噫！老子就不舒意。」那個說：「反正又該上窮漢們倒霉了。」要問這些人爲甚在會上不說話，下來又反對呢？其中有個原由，一則聽了康順風的話吓往了，二則怕得罪下那些人以後吃虧。

開罷會第二天，被抓去的人，只有康家敢放回來了。周毛旦那幾家，急的又去找康順風說：「主任，不是說維持了，人就能放回來？怎家康佳碧放回來了，我們那些還沒？」康順風說：「說的倒容易，日本人又不是三歲小娃娃，答應個維持就能抵事？！俗話說錢到公事

辦，火到豬頭爛。佳碧那是掏了五十塊白洋贖回來的。」這下，人們才知道是非錢沒救了，只好含着眼淚，回去賣牛賣羊，東挪西借。周毛旦家，原本光景就不好，這次敵人來又燒了五石來穀子，那裏來的五十塊白洋呵！但是爲了贖這個命根子兒，逼得老漢賣了五垧場地，又把媳婦的一個銀項圈湊上，這才交清贖款。三四天工夫，康順風把這幾家的錢都收齊了。一共二百四十塊白洋，還有兩件首飾。他把首飾和四十塊錢，分給樺林霸一半。親自帶着二百塊白洋，一早奔到漢家山去了。

第四回

維持會逼糧要款 劉二則含憤喪生

上回說到，康順風拿着二百塊白洋，一早跑到漢家山去了，到半後晌，被捉去的人陸續回來了，一個個面黃肌瘦，渾身是傷。各家見面不免痛哭一場，但人回來總算息心了。只有辛在漢家媽，等着等着不見兒子回來，好不心焦，找回來的人打問，都說：「他們走時主任和他還沒動身哩。直等到太陽落山，只見康順風一個人回來了，幸老婆急忙去問，康順風說：『皇軍說他是堅決抗日的，不放回來，我求告了半天也不抵事。』辛老婆一聽這話，好像萬把鋼刀扎心一般，哭的死去活來，可憐五十多歲的寡婦老婆，爲贖兒把牛也賣了，如今鬧的人財兩空。每天和十四歲的一個女孩，哭的淚人一般，氣的大病了一場。

却說康順風，當天晚上，又溜到了樺林霸家中，商量成立維持會的事情。一見樺林霸，就高興的說：「錫雪哥，今天皇軍可把你誇獎了個美，讓你當咱村的維持會長哩！如今江山打下了，就請你上任接印把子吧！」樺林霸聽了，心中也十分高興，正要開口答應，忽然又

想道：「自己出頭可作不得，萬一日本有個山高水低佔不住，那可就砸爛沙鍋了。」左來右去想了半天，這才笑着對康順風說：「嗨！古人說無功不受祿，咱村這事是你一力打鬧起來的，你的功勞最大，應該你當維持會長嚮！雖說上頭委了我，可是咱上年歲了，人老眼花，胳膊腿也硬了。哈！反正你出頭，我給你當軍師吧！」康順風雖然日能，但到底比樺林霸少一個心眼，自己本來就想出頭露面抖威風，這下真正是瞞睡給了個枕頭，馬上滿口應承了。小算盤聽見樺林霸不願當維持會長，心中想道：「看着塊肥肉叫別人吃了。一月一百二，一年一千大幾，可不能叫康順風獨吞了。總得有自家的個人咧！」於是連忙對康順風說：「你一個人也忙不過來，叫你姪兒佳璧幫你的忙吧！」康順風聽了連忙說：「那可好啦！我也正有這個心思。」樺林霸沒暗氣，心中想道：「我不出頭，光叫自己兒子幫助作點事，就是將來新政權知道了，罪過也不大。」於是也答應了。兩個人又說了些閒話，康順風這才出來回到家中。

第二天就和康家敗，召集了村裏的五六個流氓地痞，正式成立起維持會，把康家祠堂打掃的一乾二淨，門上掛起維持會的招牌。成立起火灶，維持會這些人，每天就在一塊肥吃大嚼，吼三嚇四，耀武揚威。從此以後，敵人漢奸常常來常往，不是摧糧草，就是摧捐款，今天要民佚，明天要牲口。那些人一來，就得紙煙燒酒、豬肉白麵待承。

却說村西頭住着一家佃戶，名叫劉二則，四十來歲，是個老實疙瘩，性子善的像綿羊。夫妻兩口有三歲的個男娃娃，房無一間，地無一壠，租種了樺林霸的十五垧山地，年時秋裏一共打了六石來糧，叫數人來燒搶了個乾淨。窮的連糊口的也沒有了，就靠掏炭過活。

一天下午，劉二則從炭窖上回來，一進村，就碰上維持會的王臭子，王臭子把眼瞪起說：「你鑽到老鼠屁股裏啦，讓我到處找。維持會長吼你哩！」劉二則一聽維持會長康順風吼，知道不是好事情，但又不敢不去，連忙到了康家祠堂，見家裏炕上躺着一四個僞軍，正在抽洋煙，炕桌上擺着一盤子花生，一盤子紅棗，幾盒子紙煙，地下站着十幾個老百姓。康順風坐在椅子上，手拿起戶口冊子唸道：「周毛且，地畝捐小米三斗二升，特務費十一元五，愛路費五元七，警備隊菜金十二元八。總共錢是三十元，米是三斗二，今天交清」。周毛且急的說：「啊喲喲，今天繳清？會屬銀子也屬不辦呀！」只見炕上跳下個僞軍來，照着周毛且「拍拍」兩個耳光，吼道：「媽的個巴子，今天繳不清就帶上走。」周毛且氣的鬍子撇起，蹲到地上不啃氣了。康順風一扭頭看見了劉二則，恨恨盯了一眼說：「你上月欠的建設費、戶口捐，一個還沒交哩！連這次新款，總共是三十二元、小米二斗五升。也是今天交清。」劉二則嚇的腿發抖，連聲求告道：「唉！家裏連吃的也沒，身上連一毛錢也掏不出來。好……好你老人家哩！再遲幾天吧！」那個僞軍哼了一聲說：「家裏沒飯吃？怎沒把你



「。清交天今是也……措口戶、費設建的欠月上你」

餓死？真是三句好話不如一馬棒！今天誰不繳也不行。快！都拿去罷，我們要走了。」衆人一齊求告說：「馬上交實在沒辦法呀！寬容上幾天，咱賣房賣地繳就對了。」炕上的僞軍齊坐起來說：「不行！不行！我們寬容你們！皇軍不寬容我們呀！爲了要這幾個爛款，磨爛鞋子誰給買？」衆人還是求告，僞軍只是吼三嚇四非馬上要不行。康順風估計馬上也拿不出來，又想在村裏人跟前賣好，便笑嘻嘻的說道：「我看限上兩天吧！你們一家給弟兄們送上對鞋。」僞軍們這才轉了口氣說：「只准兩天，兩天沒錢就要人。鞋折了錢吧，一雙五塊，省下你們買！」衆人沒辦法，只好答應了。康順風擺了擺手，衆人這才敢出來，都是唉聲嘆氣。

劉二則整整在炭窰裏熬累了一天，受得筋疲力盡，骨節都像散了。一進家門老婆就說：「今上午康家敗又來要租子啦！他說一朝天子一樣王法，租子要照舊規定交哩！」劉二則聽了，嚇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正在這時，忽聽得兩扇門「砰」的開了，氣兇兇的擁進幾個人來，領頭的便是康家敗，一進門就兇神似的吼道：「你的租子是給不給啦！」劉二則滿臉陪笑的說：「啊！二少呀！快上炕來暖一暖，唔！租子咱還能不給，唉！實在沒有啊！等明年……」，康家敗一隻腳踏在炕沿上，用手在大腿上拍了一掌，搶着說：「到等你一輩子哩！」回頭對帶來的人嗽了嗽嘴說了聲「搜！」只見那些人，馬上動手動腳，翻箱倒櫃亂做

一團，可是拾翻了半天，那有半點糧食，只找見些陳糠舊菜。康家敗便說劉二則把糧食藏了，指着那些人，叫把掏炭的鴨嘴鑿頭、籬頭繩子一齊拿走。劉二則苦苦哀求說：「好二少爺！咱就憑這些傢俱吃飯咧！拿走全家人都得餓死，唉！求你行行好吧！」康家敗瞪起三角眼說：「你們這號窮骨頭，非給點硬的不行，真是人打出錢來，狗打出屎來，明天交來租子，二老爺不吃你的傢具，交不來，哼！送到據點裏，夾棍板子試試你的骨頭！」說着就往外走，劉二則婆姨急了，攔在門口求告。康家敗頓時火冒三尺、飛起一脚踢去，婆姨噉呀一聲，按着肚子坐在了地上，康家敗恨恨罵道：「媽的臭婆姨，惹的二老爺起了火，送給警備隊打了你排子槍（輪姦）。」說完一窩蜂的走了。

這時風呼呼的嚎叫，吹的房子都像在亂抖，那一盞豆大的油燈，一跳一跳地，發着昏暗的光。家裏翻成糞堆了，破皮襖爛被子扔下一地，大甕打成了七八塊。婆姨哭的像淚人一般，劉二則兩手抱住頭，一聲不響的蹲在地上，心中又氣又恨，又愁又怕，越想越傷心。就這樣像木偶似的蹲着，兩人誰也不講一句話，窰洞裏死一樣的靜寂。過了有兩頓飯工夫，忽然劉二則站了起來，那黑污的臉上，現出一層綠色，對婆姨說：「咱受了半輩子欺壓，這二年剛直起腰來，可是又：又：唉！明天樺林霸的租子，後天維持會的捐款，拿甚給呀！繳不上就送據點，送進去就別想活。以後年長日久，捐款還多哩！那是沒底子枯井呵！反正早不

死，遲也是死，只有死路一條了。」他喉嚨裏像塞了一團棉花，鼻子一酸，不由得那淚蛋蛋，像斷綫珠子一樣掉了下來。咬着牙，照準牆，猛的一頭撞去，頓時血花四濺，紅的白的腦汁湧了出來。婆姨起先嚇呆了，楞怔了半天，「哇」的一聲撲過去，抱着屍首嚎啕痛哭，口中數落着：「你好狠心呀！丟下我母子們怎活呀，嗚嗚……要死都死吧！」娃娃也爬在炕邊上嚎起來了，窗外風刮的更緊，燈光一明一暗的閃着，終於熄滅了。黑暗中，婆姨站起來，倒關上門，把心一橫，舉着切菜刀，摸準娃娃的頭就是一刀。

第五回

鄰居義葬屈死人 石柱黑夜談抗日

上回說到，劉二則婆姨黑暗中倒關上門，摸準娃娃的頭就是一刀，誰知手一軟，只聽「鋼浪」一聲，刀子早落在地上了，娃娃驚的哭聲更大，婆姨忍不住又哭起來了，難受的好似滾油澆心！於是她又抱着娃娃，把奶頭塞在娃娃小嘴裏。躺在炕上，心跳着，抓起一把剪刀……已經半夜了，下弦月從破窗子上射進來，照的滿室慘白，只見婆姨直挺挺的躺在炕上，娃娃枕在她臂上睡了，她手裏握着一把剪刀，不偏不斜正正扎在心口，血流下半炕。

第二天一清早，康家敗帶着村警，拿着繩子。來到劉二則門上，只見門反扣着，叫喊了多時也沒人答話，口中罵道：「死絕啦！媽的！」一脚踢開門衝了進去，到家中一看，嚇的臉如白紙，大叫一聲，拔腳就跑。這消息霎時傳遍了全村，村裏人聽說劉二則全家尋了死，男女老少都急急忙忙擁了來，窰裏院裏擠滿了人。只見那娃娃抱着屍首，嗓子也哭喊的啞了，黃臘臘的臉旦上，小手上，沾滿血污，人人看到這個情景，止不住熱淚雙流，婆姨們有

的就「嗚嗚」的哭起來了。人們紛紛議論着，都知道是催租要款逼死的可是誰也不敢出頭。一些佃戶們更加傷心，有幾個和劉二則一塊掏炭的工人，黑污的臉上淚水流成了兩條小河，揮着鐵錘般的拳頭，呼喊着，叫罵着！「造他娘，窮人不能活了！和他們講理去！」這時只見一個白鬍子老漢，擠進裏頭說：「唉！這種年頭，凡事忍爲高，古人云：來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衆人一看，見是二先生，名子叫白文魁，六十多歲，是個老秀才。他全身的穿戴，總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大襟長袖的古式襖子，配着個半新不舊的黑市布瓜壳帽。腿上常年繫着腰帶，胸脯上常年掛的挑牙籤子，上面拴個一寸大小的篦梳，閒下無事時，帶起銅邊老花眼睛，一面看三國誌，水滸傳一類的書，一面使用這小篦梳，一下一下的梳他那白了的鬍子。因爲他爲人正直，愛評公理，又有一肚子學問，說話愛咬文嚼字，往年間村裏人買地立約，說合調解，一定請他來當個中人，在村裏很有威信，因他排行第二，人們爲了尊敬他，見面都稱呼「二先生」。家中有一個老婆，沒有兒，只有一個女子，名叫白梅英。說起家產來，在全村也算二等富戶，出租土地一百來垧，新政權宣佈減租法令以後，經過幹部說服解釋，便自動減了租，人常說兩好併一好，佃戶們也沒虧他，每年租子不欠一升，而且齊是篩簸的乾乾淨淨，自動送到門上。

却說衆人聽了二先生的話，都擁過來問他：如今該怎辦呢？二先生說：「鄰家鄰舍的，

總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劉二則又沒有本家，大家湊點錢葬埋了吧！」衆人齊聲說：「這可是個積德事情。」當下大家湊了些錢，買下兩付柳木棺材，劉二則的一些鄰家、朋友，幫忙盛棺入殮，村裏一些窮苦人家，都來燒紙吊孝，各人想起各家人的苦處，哭的更痛了，一個個滿臉悲忿。那個娃娃「嗚嗚哇哇」的哭着要媽媽，衆人不由的又傷心的哭起來了。二先生看見那娃娃長的還好看，自己又沒兒，便收養起來。

到正午時分。大家抬着兩付棺材，一直送到墳裏葬埋。回到村裏時，又見來了七八個黑狗子；周毛且幾家以爲又是催款來了，嚇的到處藏躲，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漢家山敵人修碉堡要民伕。向康家寨要下三十個民伕。這時正當夏鋤，人們地裏莊稼都顧不過來，每天却逼着去修碉堡，受上牲口的罪，還要挨打受氣，人人叫苦連天。這且按下不表。

却說這村裏自衛隊分隊長，姓雷名石柱，今年二十三歲，雖然是受苦出身，却生的眉清目秀，十分英俊，爲人精明強幹勇敢果決。只因家中窮困，從小跟父親在這樺林山上，打山豬、趕獐子。七八年工夫，練下一身好本事，跑路像飛的一樣，爬山過嶺如走平路。提起槍法，更是高強，山豬山羊只要叫他看見，總空跑不了，一百五十步以內，說打頭就是頭，說打肚就是肚，真是百發百中。十八歲上父母全死了，留下他孤單一人，苦熬苦受。暖天給人家攬工受苦，冬天就在樺林竊煤竊土掏炭。那時是舊政權，窮小子沒依沒靠，受盡了財主的

剝削，捐稅重，工錢少。而且樺林齧欠下二年的工錢，賴住不給，因此一個人養活一個人，年年還是少吃缺穿。自從新政權建立後，和審主清算了賬目，買下十幾垧地，加油創鬧，光景慢慢翻騰起來了。村裏選他當了自衛隊分隊長。年時冬天，又在漢家山村娶過個十八歲的媳婦，名叫吳秀英，心靈手巧，上炕作的細針細綫，下炕作的好茶好飯，夫妻倆過活的很好。不料正過大年時候，雷石柱害上了打擺子病，工作生產齊擱下了。第一次敵人來時，他媳婦扶着他一氣跑到山上，出了一身大汗，在山上又受了風，病更加重了。回來看到敵人把村子拾翻成那個樣子，不由的頭上冒火，後來又聽說康順風搞起維持會，越發火上加油，有心出頭反對，可是病的爬也爬不起來，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只好忍氣吞聲。誰知這下竟轉成了氣腦傷寒，一病兩月，連門也不出，只是在家悶坐養息。

一天黑夜，風刮的挺大，雷聲隆隆，電光閃閃，好像要下大雨的樣子，吳秀英坐在燈下作針線。雷石柱坐在炕沿上抽煙，心中想着村裏的事，思謀怎樣進行抗日工作。這時門外進來兩個人，前頭的一個，白面皮圓盤臉，戴着頂舊了的學生帽，穿一件白洋布對門門衫子，藍布褲子撒褲腿，這人叫康明理，過去唸過幾天書，新政權建立後，在晉西師範學習了一年，回來便當了本村的小學教員。後一個人，身子又粗又大，紫紅臉皮，牛眼掃帚眉，頭上包一塊粗布手巾，白布衣服汗水漬成黑的了，緊一條腰帶，敞開衣襟，露出一片黑毛胸脯，

褲子挽到膝蓋上，泥腿泥腳，滿身黃土。這人姓孟，小名叫二楞，也是新政權下才翻了身的。以前是雷石柱領導下的自衛隊員。這三個人非常相好，雷石柱病的時候康明理和孟二楞常來看望，談起敵人漢奸，在村裏橫行霸道壓榨羣衆，都是恨的咬牙切齒。今天雷石柱一見是他二人，忙招呼坐下，吳秀英也忙着給倒水。

只見孟二楞一隻腳踏在鍋台上，氣呼呼的說：「今天去修碉堡，又叫黃皮猴打了一哭喪棒，不是村裏人緊拉住，我真要和他打一架，毬！反正扯了龍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一命換一命算毬了。」康明理坐在箱子上也說：「這氣真受不下去了，石柱哥，等你好了，咱一齊相隨上參加×路軍吧！」孟二楞聽了握緊拳頭睜大眼睛說：「鬧上桿槍回來，先揍死維持會，再揍日本人！」雷石柱說：「這事我思謀過好久了，參加×路軍是好的，可是咱們走了，就任由反動派瞎拾翻麼？農會老張不主張維持，讓反動派逼走了。狗日們恨不得把咱們這些眼中釘齊拔掉哩，咱們再走了，村裏的事還不是任由這些漢奸拾翻。我想咱們團結些有骨頭的年青人，暗裏搞抗日工作。等咱×路軍來了，咱們配合上再……」正說中間，突然門外撞進個腰裏插手槍的人來，說了聲：「你們要抗日啦」？全家裏的人不由的大吃一驚。

第六回

老馬組織暗民兵 石柱定計打洋狗

上回說到，雷石柱、康明理、孟二楞三人，正在家裏閒談亂扯，猛不防，門外進的個腰裏插手槍的人來，說了聲：「你們要抗日啦？」三個人不由的吃了一驚，細細一看，認出是馬區長，都高興炸了，康明理輕輕吁了一口氣說：「噫呀！馬區長，你可是把人嚇壞啦！街門關的好好的，你飛進來的？」馬區長說：「我在窰頂上，聽見家裏像你們幾個人的聲音，就從牆上爬了進來！」雷石柱又問：「就來了你一個」？馬區長說：「還有一個，在外面放哨哩！」說着跳上炕去，伸手從口袋掏出一盒紙煙，放到炕上叫大家抽。大家真像見了親人一般，問了幾句話，雷石柱便給馬區長報告最近村裏的情形。馬區長聽罷，也把內地區反掃蕩的情形，周參謀長指揮隊伍，在田家會打了個大勝仗，殲滅敵人一千三百多人的事講了一遍。大家聽了，高興的跳起來。講了一氣，孟二楞說道：「馬區長，你看這叫敵人欺壓的還能活，快給咱想個法子吧！」馬區長點頭說：「今天我就是給大家送法子來了！」三個人一

聽，高興的眉開眼笑，齊問：「快說，送的甚法子？」馬區長把手裏的半截紙煙擦熄，聲音很輕的說道：「咱們過去都是模範自衛隊員，今天抗日政府，號召咱們組織民兵擠敵人！組織的辦法，要挑選村裏最好的青年，編成小組，暗裏和敵人鬥爭，慢慢由小而大，將來搞到敵人的槍砲，反掉維持，就可以擴大，成立公開民兵，武裝保衛村子，這民兵就叫不脫離生產的兵。」馬區長這麼一講，三個人便高興起來，雷石柱說：「我們剛才還講想參加×路軍哩，這可磕哩給了個枕頭，咱們幾個就先成立個小組，以後再慢慢擴大！」孟二楞把袖子一捲說：「爲甚只咱幾個，今天把有義，丑孩都叫來，大搞起來，一下反掉維持不來的痛快！——康明理把二楞瞟了一眼，覺得他說的不正確，擺出很懂事的樣子說道：「你懂得吃飯睡覺，拉屎尿尿，你還懂甚，心急吃不得爛飯，一件事要成功，那是非慢慢來不行？」馬區長也按住幫康明理說道：「明理說的對！一件事要成功，一定慢慢來。我給你們講講人家趙家溝發展民兵的情形吧！」大家說對，馬區長便又擦火點了一支煙，講故事似的說開了。

雷石柱們三個聽着，忽而笑，忽而吃驚。老馬最後說：「這工作很艱苦，你們幾個要起模範作用，爲了人民，要不怕犧牲！」孟二楞把大腿一拍說：「只要能把敵人擠走，流血犧牲不算個甚！」康明理也說：「絕對不怕艱難困苦。幹！石柱哥就負責領導吧！」馬區長見大家很愉快的接受了任務，想到天氣也不早了，跳下炕，丟下三顆手榴彈，說：「以後有甚

問題，到靠山堡找我吧！」隨即到雷石柱耳邊說了幾句甚麼——雷石柱點頭應着，三個人便把馬區長送出門外。

這時天已半夜，送走了馬區長，三個人又回來商量了一陣，最後雷石柱說：「咱們不能起草驚蛇，工作要悄悄幹，一鏗頭掬不成個井。二楞是個爆性子，更要小心謹慎才行啦。」說完，康明理孟二楞點頭應承，開門各自回去，雷石柱忙把三顆手榴彈藏起來，這才睡去。

說也奇怪，自那日馬區長來過以後，雷石柱的病，吃了藥似的，慢慢就好了。過了兩天，他便自動相隨上村裏人，去漢家山修碉堡；一則可以叫康順風們少疑惑，二則去看看碉堡究竟修成了甚麼樣子。

進了漢家山據點，一看，只見村後東西兩面山上，修起兩座大碉堡，就是還沒有蓋頂；半山坡上，成百苦工，攆石頭的、扛木料的，挖土打圍牆的，亂紛紛一片。十多個日本人漢奸，每人手裏操着根皮鞭子，串來串去監工，看見誰不順眼，沒頭沒腦的就打。所有逼來做苦工的人，沒有一個空過去的，輕則打的流了血，遍身傷痕，重則打死，一把推到山溝裏。却說雷石柱們這天，給人家打了一頓圍牆，天黑回來，想到修碉堡看到的情景，氣的飯也沒吃，出去找來孟二楞康明理兩個，便關住門悄悄商量。雷石柱說：「好狗日的鬼子，真可惡，咱們想法子叫他這碉堡好修不成，咱們發動衆人，拿上壞傢具去，熬日頭磨陽工，反正

衆人齊心搗鬼，他長上八隻眼也看不住呀！」孟二楞廉明理聽了，馬上回去，便暗裏一家家分頭去宣傳。真是一傳十，十傳百，晝晚各家都知道了這事，到第二天去修碉堡的人，不是拿的小放羊鏟鏟，便是扛個活了把子的爛鋤，禿了頭子的壞鏟，一個個要死不活，遠遠看去，受的可威啦，鏟頭舉的挺高，可是落到地上，砍不了二寸深。那些拿小鏟破鏟的，故意把土揚的老高，鬧的黃風四起，土氣遮天，廿步以外，霧的甚也看不清楚。監工的走到東頭，西頭便停了手；監工的串到西頭，東頭又休息下了。雷石柱看到這個樣子，不由的心中高興。正在這時，忽然人們低聲傳着：「快挖吧，洋狗過來了。」雷石柱抬頭一看，只見兩個日本人，引着一隻又黑又大的洋狗，向他們這裏走來。原來那狗是日本人專門訓練過的，比狼還兇。只要看見誰停住手，馬上就撲過來，渾身亂咬。前幾天望春崖的兩個民伕，就是生叫狗活活咬死的。

說話之間洋狗已到跟前了，人們鏟頭鏟飛快的舞動，眼却偷溜着那狗，這時有個姓武的老漢，累的上氣不接下氣，剛停住手擦了擦汗，那狗便「呼」的一下撲了來，武老漢心中一急，忙拿鋤招架，前擋後攔，左躲右閃。日本人看見狗咬不住，氣的火爆如雷，大吼幾聲奔了過來，又是皮鞭又是耳光，打的武老漢滿嘴流血，白鬍子都染成紅的了。可是日本人氣還不平，又叫來兩個漢奸，把武老漢全身衣服剝光，綁在樹上，專讓洋狗去咬，頓時皮開肉

破，鮮血直流，痛的老漢大叫大嚷，人人嚇的面如土色。不一陣肚子也叫咬開了，腸子流下一地。日本人看看咬死，這才叫上洋狗說說笑笑走了。

雷石柱看到這事，早點起了一把無名火，但又不敢喘氣，只好壓在心中。散了後，他調查清了日本人是住在漢家山村裏，夜間工上，只有這隻洋狗和兩個漢好看守，在回來的路上，他悄悄和康明理孟二楞商量了一番，問道：「你們家誰有日本鋼盔？」康明理說：「上次敵人來，我揀了個鋼盔！」雷石柱說：「好，你吃過飯帶上來有大用！」說着回到村中，各自回去吃晚飯。

等到上燈時分，三個人收拾妥當，在村外聚齊，一溜煙直奔東南而來，翻山過嶺，不一陣功夫便到了漢家山，雷石柱把他二人妥頓在山溝裏，自己一個人，戴上鋼盔輕輕的爬到修碉堡的地方。這時正是六月十六，一輪明月照得地上一清二楚，只見那個放哨的漢奸，抱着槍在睡覺，洋狗臥在跟前。忽然那狗兩耳一豎，朝這邊跑來。雷石柱急忙把戴鋼盔的頭一露，那洋狗站住了。趕快把帶來的羊肉扔給一塊，那狗一聞是肉，便一聲不響的吃了，雷石柱轉身就走，洋狗以為是日本人，隨後緊跟。走一陣扔一塊肉。一直引到山溝裏，孟二楞見洋狗來了，恨的眼裏冒起了火星，脫下身上穿的布衫子，猛撲上去，緊緊的抱住了洋狗的頭，用力壓在地上。這時一個人一頓鐵頭便搗死了，隨手用土埋好，擦了鐵頭上的血，就往

回返。剛走了半里地光景，忽然瞭見前邊跑來個黑影，手中提着明晃晃一把刀，三個人急忙閃在路旁，等那黑影過來的時候，孟二楞從身後猛的一下抱住，那黑影驚的大叫一聲。

第七回

抗交糧米裏慘砂 打暗號老武接頭

上回說到，雷石柱們三個打死洋狗返了回來，剛走了有半里地光景，忽然聽見前邊跑來個黑影，手中提着明晃晃一把刀。三個人急忙閃在路旁，等那黑影過來的時候，孟二楞上去，從身後猛的抱住，那黑影驚的大叫一聲。三個人聽見聲音好熟，細細看時，原是本村武老漢的兒子武二娃。這武二娃，今年只有十六歲，生的聰明勇敢，天不怕地不怕。長的很黑很小，村裏人都喊他「鐵蛋蛋。」這天他聽到修碉堡的人回來說他大叫洋狗咬死了，馬上氣的心如刀攪，提了把殺豬刀子，連夜就要去找日本人報仇。當下雷石柱把他們打死洋狗的事講了一遍，武二娃聽的恨氣消了一些，但仍拗着非去不行。雷石柱說：「日本人有洋槍洋砲，門上放的哨，圍的鐵絲網，恐怕你連門也進不去就沒命啦。要報仇不難，參加民兵咱們一塊幹！」沒等說完，武二娃搶着問：「民兵是幹甚麼？」孟二楞插着道：「打日本噫！」武二娃一聽是打日本，再沒往下問，便非參加不行，並且說：「你們敢幹的事，我都敢幹！」雷

石柱一想，這小孩子平日堅決勇敢，將來是個好民兵；當下便答應下，往村裏回來不提。

却說到六月盡頭，敵人把漢家山的礮堡修好了。那礮堡，修得甚是堅固，高約三丈，周圍有七八尺高的一道土圍牆，中間夾着好幾道鐵絲網。日本豬頭小隊長，領着一小隊日軍，分住在東西兩座礮堡上。村子裏，東頭大關帝廟裏，住着獨眼窩翻譯官和一中隊偽軍，西頭一座樓院裏，紮的偽聯合村公所。却說這偽聯合村公所，管轄着康家寨、望春崖、桃花莊等幾個村子；村長就是二日日本王懷當。敵人叫他上任以後，每日便派村警，四村攙糧要款，抓民伕，派花姑娘。誰家不交，便連人網回村公所，不問青紅皂白，按倒就是一頓軍棍馬棒。輕的放回來躺個一月四十天，重的鬆手就叫他拷打死了。方遠村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恨他的。最近，偽聯合村公所又派下七千斤小米，康家寨全村，分配的是一千斤，限三天交清。給雷石柱灘派了五十斤，好生悶氣，順步出來街上，看見有幾家窮人，也因派米的事，唉聲嘆氣的議論。雷石柱過去聽了聽，大半都是愁苦的叫着：「這樣搞下去，窮人可是沒活的路了！」心裏一陣氣憤難受，便走到村西頭康大嬸家裏。這個康大嬸，五十多年紀，家裏很窮，有一個兒子，四〇年參加了×路軍一二〇師。家裏剩下老倆口，抗日政府幫助種十幾垧地，還能過活。她爲人正直、慈善，因爲心腸好，在村裏婆姨中間，威信很高，誰家有小娃娃頭痛腦熱，那一定是請康大嬸去看一看，問個方子。康大嬸也就好像是她的孩子病了一

樣，想盡一切辦法幫助，這樣她在村裏可落了個好名聲；常常康大嬸身上穿的衣裳，差不多都是別人送給她的。却說雷石柱一進門，只見康大嬸端着半簸箕糠，慌慌張張往米裏搵，見進來人嚇的連忙拿口袋來蓋，後來看見是雷石柱，這才鬆了一口氣。雷石柱忙問：「大嬸這是作甚哩？」康大嬸說：「石柱子你看這還成個世道？又派下三十斤米，搵些糠好交點呀！」雷石柱聽了，看了看地上的糠皮皮，猛的也想起一計，連忙說：「康大嬸，你這可是個笨法子，敵人收糧用秤不用斗。糠是輕的，搵的少了不抵事，搵的多了，一眼就看出來啦。」於是把剛才想下搵沙的辦法告給，並說：「咱們吃不成，叫狗日的們也不要吃好，不過把米裏的糠皮子，可要鬧乾淨！」劉二嬸聽了高興的說：「這可是個好謀算。」急忙出門就去找沙。雷石柱也趕快出來，又把這辦法告給民兵們，親戚傳親戚，鄰家告鄰家。大家都照那辦法搵攪上了；有幾家先交到維持會的，康順風們一但沒看出來，選誇獎說：「這回的糧交的可痛快哩，又快又好，連個糠皮皮也沒。」雷石柱看着計劃成功了，心中很高興。想起自己的五十斤米還沒交。連忙到河灘裏找回五斤重的一塊沙石，搗成麵麵用籬籬過，又叫他婆姨吳秀英，淡淡地熬了些榆皮水，洒在米裏，然後把沙子和進去攪勻，這樣一顆米上便沾了幾粒小沙子，不放到眼跟前，一點也看不出來。剛剛把米搵好，正要往維持會去送，忽見康明理慌慌張張的跑進來說：「啊！石柱哥，大事不好了。」

雷石柱忙問：「出了什麼事啦？」康明理喘了口氣說道：「街上來了個貨郎子，身上帶的良民證，我問從那裏來的，他說從水峪鎮來的，我正要問他賣的是什貨，他就反過來問我說：「你知道雷石柱在那撻住？」我看這人不對，一定是敵人派來的密諜，你快躲一下吧！」雷石柱聽罷，先是大吃一驚，隨即好像想起了甚事似的臉上平靜了一點問道：「你看見那人，頭上戴的什帽子，身上穿的什顏色的包袱？」康明理說：「頭上戴一頂黑緞瓜壳，身上揹個藍印花布包袱，」雷石柱聽罷，把手一拍，高興的說：「快咱們看去！」這一下，弄的個康明理摸不着頭腦了！楞了一陣便問：「石柱哥，是怎麼回事？」雷石柱說：「你先別問，停會就明白了」。說時，兩個人便相跟着出來。到街上走了沒幾步，就見一個戴瓜壳，揹包袱的貨郎子走過來，康明理扭頭，給雷石柱使了個眼色，低聲說：「就是這人！」雷石柱便連忙迎上去問道：「拜識，你有銅煙鍋沒有？」只見那人；並沒馬上回答，從口袋裏抽出手巾，把眼睛拭了幾下，突然笑着說：「呵！是石柱拜識嘛，好多時不見啦！」隨口問候了幾句，雷石柱便領回家裏，抽煙渴水，拉開閒話。康明理在一邊聽着，好似裝到鼓裏一般，想問，又不敢問。只見那人調頭把康明理瞅了幾眼，問雷石柱說：「他——」雷石柱很快接住說：「他也是咱們的人。」康明理聽話中有話，絃外有音，才摸到了幾分，解開心上的癢瘡。

原來武工隊馬區長前次來，告訴雷石柱暗裏組織民兵。臨走，他到雷石柱身邊低低講了幾句，是答應給他們派一個人來，裝成貨郎子，幫助他開闢工作。當場又規定了剛才那些接頭暗號。只說這位武工隊的同志，名叫武得民，是水峪鎮人，二十八九年紀，生的細眉俊眼，上嘴唇上的鬍鬚黑黑。貌相一看，就知道他是個足智多謀很有辦法的人。平常不論講甚麼話，遇到甚麼難題，他都是先把手撐住腮巴想一陣，便說：「不成問題！」因為他熟悉這一帶的風俗家常，爲人忠厚，足智多謀，馬區長便叫他到這裏來工作。却說老武一身商人打扮在雷石柱家裏，一面抽煙渴水，一面便問村裏情形，雷石柱就把他們打死洋狗，交糧擄沙的事實：從頭說了一遍，老武高興的說：「好！以後就是這幹法。」隨把雷石柱一把拉出門外去。康明理在家，雖然有幾分了解是武工隊的人，還總想快點知道是來幹甚，伸手把炕上老武擱下的包袱一摸，見全是些雜貨，正好雷石柱和老武又從外面進來，雷石柱便對康明理說：「你到村裏跑一趟，看誰家買東西，就說我們家來了貨郎子！」說罷康明理拔腿要走，雷石柱又一把拉住說：「只叫那些窮人家，維持會的人可不要叫來！」康明理應着，飛快的去了。這時老武又給雷石柱安咐了一頓話，雷石柱點點頭說：「對，這好辦！」

第八回

賣花買貨宣傳抗日 將計就計合法鬥爭

上回說到，康明理走了以後，老武又給雷石柱安咐了一頓話，雷石柱點點頭說：「對，這好辦！」說話之間，村裏婆姨老漢，來了一大羣。半年多村裏沒來過賣貨的了，衆人一進門，齊希罕的叫着：「怎家今天來了賣貨的啦！」雷石柱趕快告訴大家說：「這賣貨的是我拜識，在水峪鎮擺小攤，前幾天特別給人家捐話，叫人家到咱村來一下，不是人家也不來。」衆人一聽，都感激雷石柱的好意，齊說：「這年頭；人家甚麼也配給，那些辦公事的常跑據點，要甚能買到甚，就是苦了咱這些窮漢。」說着，見老武把貨包子打開來，好眼熱呀，包袱裏有布疋、針綫、顏料、煙鍋袋、襪子……莊戶人用的東西，樣樣都有。看着這些東西，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想頭；婆姨們揀起針，拿起綫，便傷心的說：「這日子可怎過呀！害的半年多也買不下個針！」男人們提起布翻一翻，摸一摸，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衣裳，蜂窩似的渾身窟窿，不由的也都傷心的議論開了。有的說：「日本人害的咱老百姓，吃不上穿不

上，咱到現在穿的還是棉褲。」有的說：「咱買下點布，還叫人家給搶上走啦！」你一言，他一語，說的說的，就傷心成一疙瘩，正在這時有個白鬍子老漢，上炕坐到老武跟前，突然一把抓住老武的胳膊，把臉湊過去說：「真是久旱逢甘雨。咱們中國，總是有好心腸的人啦！」衆人一聽，這話斯斯文文的，就知道是村東頭的二先生。老武把二先生打量了幾眼，早看出是個正直的老秀才，便笑了一笑說：「親不親一家人，咱們都是本鄉本土的嘛！」二先生微笑着摸一摸鬍子，又問道：「你們水峪鎮這陣是怎的個樣子哇？」老武眉頭皺了一下說：「天下的老鴉一般黑，還不是一樣，甚都實行配給。」周圍的人，一聽到「配給」二字，馬上都愁苦的低下頭，心裏一陣陣發冷。因為敵人的維持村完全實行配給，貨物都集中到他的合作社裏，價錢特別貴，老百姓買東西還要限制，一家一月只配給一盒洋火，半斤油，五尺布。一人一月二兩鹽。家家餓着肚皮，還要交數不完的損稅：地畝捐、預交款、人頭稅、合作費、割頭稅、担水柴火稅、連領居住證也要出二角鬼票。人們聽到這些，都傷心的落下淚來；老武若見有的人哭了，假說：「活到這年月，我看只有和敵人鬥爭！」白文魁搖搖頭說：「在劫的難逃，我看這也是黎民百姓的劫數受夠就完了！」老武趕快打斷他的話說：「可不能這麼說，日本人打我們中國，是想滅亡我們，叫大家都做亡國奴，老鼠拉木掀，大頭在後面！」一句話，把衆人說的愁上加愁，忙向老武道：「那你說咱們以後可怎活

呀！」老武不慌不忙的說：「要活，總有辦法，活人總不能叫尿逼死，要是村村都學起趙家溝的辦法，可就好了哇！」衆人一聽，知道趙家溝離這兒不甚遠，只有三十多里，村子也是五六十戶人家，可是摸不清他們到底是個甚辦法，都着急的問：「趙家溝到底是個甚辦法哩？」老武說：「今天我可不該拉扯這些事，不過咱們統是自家本鄉本土的人，我才敢扯一扯，大家出去，可千萬不能亂說。」衆人隨口答應不說，老武便說道：「趙家溝先前，也是個維持村，可是全村人齊心，暗裏抗款逼交，不給敵人送信，偷扣情報，抓漢奸，儉儉和敵人幹，鬧的他也沒法子。後來武工隊去，鬧起暗民兵，力量一天天大起來，今年四月裏就反掉維持，現在人家那村子，民兵保護住，敵人輕易不敢去。」衆人一陣聽的，心裏好像有了點明路，可是又覺得不舒坦，有幾個人就埋怨的說：「爲甚咱抗日政府的武工隊，就不來咱這裏呢？」老武笑了笑說：「咱自己人說句知心話，只有大家心裏抗日，咱抗日政府是不會忘掉咱老百姓的，我們鎮上，武工隊進去摸過幾回碉堡啦，把狗日的嚇的，天一黑就不敢出碉堡門了。」說罷，大家興奮起來。老武覺得時間很長了，便收拾包袱，顯出要走的样子說：「你們要買甚，齊拿上先用，如今大家都困難，錢遲給幾天沒甚要緊，咱們都在難中嘛！」幾句話打動了衆人的心，大家都感激的說：「真是個好人！」當下你買幾丈布，她繅三根針，全都是賒下賬。老武說：「你們還要買甚，我再來給你們捎，時候不早了，我得快

快回去，遲了城門上又是個麻煩。」說罷打起包袱就要走，有幾家拉住老武，囑咐下次來措些鹽，老武答應着開門正要走去，只見坐在門角裏個花白鬍子老漢，含着兩眼淚花花，起來抓住老武說：「拜識、我有個大兒，叫日本人把腰打爛了，拜識，能不能給咱買點藥！」老武仔細一看，只見他有五十七八年紀，穿一身爛得累累絮絮的衣褲，帶一頂爛了邊透了頂的舊草帽，面貌和善可親。原來這就是敵人掃蕩時，死了老婆和三小子的張忠老漢。家裏很窮，一輩子就是憑租地過活。身邊還有兩個兒子，大兒叫張有義，今年二十五歲，二兒叫張有才，今年二十二歲。都已娶過媳婦。半月前，張老漢的大兒張有義，敵人抓去做苦工，被打爛了腰，回來沒幾天，傷口化濃潰爛，越爛越大，每日痛得飯不能吃，覺不能睡，幾天光景，臉色難看的怕人。請醫沒處請，抓藥沒處抓，每日全家人真急得像發瘋了一般。

老武見張老漢傷心的掉下淚來，心裏暗想想「我還懂得一點外科，槍傷棒傷也還能看了，身邊也還帶些貼瘡膏藥，乘這機會，一面給他看病，一面又可以做點發動羣衆工作！」想罷便對張老漢說：「看外科瘡痛，我還懂點門道，叫我去給看看怎樣！」張老漢一聽，感激不盡，急忙開了門，前邊領上老武，一直回的家來。

老武進門一看，見病人直直的躺在炕上，臉上青一塊紅一塊，瘡痛得哎呀哎呀的叫喊。老武上炕坐到病人身邊，揭去包瘡的布條一看，見腰上有碗大一片爛瘡。用手一捺，裏面黃

色的濃水，便流了出來。老武連忙用開水化了點鹽水，輕輕把瘡口的硬痂子洗掉，拿新棉花把濃擠了，又打開包袱取出一塊膏藥，貼在瘡口上說：「你們放心，這瘡頂多半個月就能好！」張老漢全家聽了，真是千恩萬謝，非留老武吃飯不行，老武說：「話到了，就和吃了你的飯一樣，今天天氣不早啦，下次來再吃你的飯！」張老漢那裏肯依，拉扯了半天，見無法留住，便去到箱子裏，挖來了兩大碗核桃，強納硬裝，給老武擡了兩口袋，才舒意的放老武走了。

却說老武別了張老漢出來，正要出村，忽聽身後有人追上來喊：「武拜識！」老武轉身一看，見是雷石柱氣喘着上來悄悄說：「老武同志，剛才聽說，敵人又派下羊毛來啦，不管喂羊不喂羊的人家，一個人交五斤，限三天交清，這怎辦呢！」只見老武用手撐住腮巴，沉思了一刻，說：「不成問題，敵人現在不是正假仁假義的叫喊甚麼『皇軍愛民如子』，咱們就趁這空子，用軟辦法和他鬥，可以發動羣衆向敵人請願！」雷石柱聽了，說這個辦法好。送走老武回來，就叫來康明理、孟二楞、武二娃們幾個，把老武給的辦法一商量，都說：「行！分頭發動吧！」立刻四個人便沿門挨戶的去說。

到第二天，雷石柱、二先生，張老好幾個人領頭，帶着全村子的人，一窩蜂似的進漢家山請願去了。路過望春崖，一說請願，又跟了四五十人，共百十號人，像看戲趕會一般，浩

浩蕩蕩，往漢家山而去。

却說康順風聽到村裏人不交羊毛，反而去漢家山請願，十分惱怒，騎了條小叫驢，打了一鞭，蹬蹬蹬的也追往漢家山去。一路心裏想道：「我在日本人面前說一句話，要打斷你們的狗腿！」想着高興起來，又揍了叫驢一鞭，叫驢飛快的跑起來。

不一陣，康順風進了據點，一看，村西頭樓院門上。黑壓壓的站下一場子人，豬頭小隊長和獨眼窩翻譯官，站在門口台階上，眉臉惱怒的像豬，死盯住場子裏的人。他心中暗喜道：「哼！你們請願。日本人有甜的叫你們吃哩。」正在這時，只見人羣裏有幾個人跪下，馬上滿場子人都都跪下一地哭哭啼啼的說：「交羊毛是爲了『大東亞聖戰』，應該多多的交，可是如今老百姓窮的實在出不起啊！維持會又摧逼的緊，『大皇軍愛民如子』，這點小困難一定能解決。」康順風看到大家這樣求告，很想發作幾句，在皇軍面前，露出一露自己的手段，於是跑到台階跟前，對住請願的人大喊：「你們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壞鬼，皇軍爲了咱們，要點羊毛你們都難受的這樣，羊毛又不是長到你們身上，回去把羊毛剪下交了不就完啦！良心都壞了的？」康順風說的得意的不行，站在那裏，想到豬頭隊長聽了他這幾句話，一定會誇獎他辦事好，賞他幾千塊票票，豈不知豬頭小隊長從台階跑下來！伸手「拍」的給他吃了個耳光。

第九回

地頭蛇仗勢搶親 松樹林惡霸斃命

上回說到，豬頭小隊長從台階上下來，伸手「拍」的給了康順風個耳光，喊道：「你的大大的壞，不會照顧良民的；皇軍大大的愛民如子的，維持的壞，大家回去的，羊毛的遲遲交的！」衆人一聽，幾百隻眼睛把康順風恨恨瞪了一下，一擁回來。康順風沒得了好氣，撲着火辣辣發痛的臉，心裏氣，嘴裏又不敢哼，只好肚裏說：「灰事齊推到維持會身上！三天交羊毛，是你下的命令，這陣又在老百姓跟前賣乖哩！」你道日本人爲甚不賞康順風反而打呢？原來這是敵人「懷柔政策」的一套陰謀，他把壞事推到漢奸們身上，在羣衆面前買好。這時羣衆都走了，康順風受了一肚子氣，正要憤憤走開，忽然豬頭小隊長笑嘻嘻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說：「你大大的好人，忠實皇軍的，以後好好的幹活，大大的有賞！」康順風聽了，這才氣平怒息，心中想道：「還是我吃的開。」便高高興興的騎着毛驢回來。

却說人們請願回來以後，家家戶戶沒有一個不高興的。雷石柱康明理們幾個，在家裏正

高興的議論，忽見門外進來個人，一看是老武來了，雷石柱就趕快把請願的情形，從頭講了一遍，老武說：「不成問題，以後就這幹法！」一陣陣張老漢聽到老武來了，急忙也跑來，說：「武拜識，你那藥，真靈，我兒那瘡、自貼了膏藥，就不甚痛了，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老武說：「不算甚！我這裏還有幾張膏藥，你都拿上給他貼去吧！」說着從包袱裏拿出四五張膏藥遞給張老漢，張老漢非常感激，隨說道：「武拜識，我回去叫給你做飯去，今天可一定吃我老漢頓飯再走哇！」說罷開門就往外走。恰巧門外也進來個人，因為兩個都是心裏有事，走的很急，不注意，一下撞了個滿懷。張老漢站住一看，見是二先生忙慌慌的從門外進來。本來他是找雷石柱來了，一見老武也來了，就哭着說：「武先生你看，這光天化日之下，地頭蛇就平白無故要搶親哩！」老武聽了不明白，忙問：「到底是怎回事？地頭蛇是怎的個人呢？」二先生長長嘆了口氣，坐到炕沿上說：「唉！無廉恥的東西，本名也不知道叫個甚，反正外號人都叫「地頭蛇」，是漢家山的個流氓地痞。在地方上欺軟怕硬，擾害鄉里，舊政權手裏，公安局當過伍長，如今當了偽軍副中隊長。今後晌來村裏，在門口看見了我女子，他就打發康家敗來說親，你想咱怎能和個漢奸結親？我兩口子不答應，我女子也哭的死去活來，誰知那東西就老羞成怒，要搶親咧！這陣正在維持會，派下牲口就來了，這這……唉！逼着上梁山哩！」原來二先生老兩口，只有這個女兒梅英，今年十九歲，生得聰

明，長的俊俏。老兩口愛的像命根子一般。如今地頭蛇要搶親，怎能不急不愁？這事把足智多謀的老武也難住了，低着頭手指攥住腮巴，在地下踱圈子。過了一陣，忽然高興的說：「大家看這樣辦好不好？」說時，四個人腦袋湊到一塊，如此這般一講。二先生楞了一會，有些爲難的神氣，老武拍着胸膛說：「不成問題，武工站我有熟人，只有這樣才是辦法。」張老漢也說：「不怕，當媒人這事咱能辦了。」二先生這才點頭說：「那麼就這的個辦法吧。」說罷，張老漢就急急忙忙跑到康家祠堂，一進院，只見柏樹上拴着頭洋馬，聽的地頭蛇在家裏，吼三嚇四的說：「這陣就去，不好好走就搶！不識抬舉的東西……」張老漢壯了壯胆子進去，見了地頭蛇，就裝着笑臉說：「哈哈……隊長，給你道喜啦！剛才二先生也是一時的糊塗，這陣想開了，讓我來說親咧！二先生說，像隊長這樣有錢有勢的女婿，打上燈籠也難找。真是門當戶對，郎才女貌。不過二先生說，婚姻是一輩子的大事，不可以太了草。總要挑個好日子，明媒正娶。嚙！他們書香門第人家，就愛個排場。」幾句話，喜得地頭蛇，渾身癢癢，又是挖耳又在搔腮，笑迷迷的說：「早有這話，也省的生這閒氣了。」隨手拔下一個銀戒指，又掏出三百塊鬼票票，遞給張老漢說：「這是訂禮，一應化消齊由我出。唔，初五過事吧！」

張老漢連連應承，拿上東西，一溜煙跑回家中，一五一十講了一遍。老武又安咐了二先

生幾句，便和雷石柱談談說說走了。二先生也拿着訂禮回到家中，把訂婚的事情，詳細告訴了老婆女兒，一家人就忙着做新衣，買嫁奩，喚親戚道朋友。二先生滿村子亂跑，見人就高興的告訴這事。可是他前邊走，後邊就有人說閒話：「有了錢，王八也是好女婿，哼！和個漢奸結親，真丟人！」二先生聽見也裝聽不見。每天起來張羅一切，又是殺豬宰羊，又是打酒磨麵，忙的不可開交。

到了初五這天，二先生家裏裏外外，收拾的一乾二淨，門上張燈結彩，院裏擺着桌椅板凳，掛着神軸，設着香案。維持會那些人，也都來溜滯子，捧場面。道喜的、送禮的，男客女客，出出進進，到也熱鬧。

到晌午時分，忽聽得對面山上鑼鳴鼓響，人們齊跑出去觀看，只見一簇人馬飛奔而來，說時已進了村，原來正是地頭蛇來娶親的。只見執事儀仗一對一對，前邊是開道鑼、官銜燈、金瓜月斧，旗旗，號號，隨後是兩排鼓手，一頂花轎，地頭蛇騎着高頭大馬，穿着袍子馬褂，禮帽皮鞋，八個警備隊，全付武裝，明晃晃的刺刀上，拴着紅綠彩綢，前護後擁，耀武揚威，到了二先生家門口，三聲砲響花轎落地，地頭蛇下的馬來，早有人打躬作揖迎了進去，直迎到上房。二先生親自來陪，抽煙喝茶閒話，故意消磨時間，談古論今，前五百年後五百年，從天上說到地下，地頭蛇本來一竅不通，可是爲了在丈人跟前裝門面，也只好假眉

三道的胡應承，到半後晌才擺上酒席來。二先生親自敬酒，親戚朋友，也都來輪流把盃。接着康順風，張老漢也來敬酒，地頭蛇酒量雖大，可是怎支的住川流不息的喝，席吃了一半，已有點醉意了。那八個警備隊，也自有人招待，猜拳行令，開懷痛飲。直吃到上燈時分，才起身走。

地頭蛇身披着十字紅綢。新媳婦穿着鳳冠霞披，被人抱進花轎，哭哭啼啼，好像難分離捨的樣子；這時燈籠火把，照的如同白日，鼓樂喧天，人聲震地。送親的是新媳婦的表兄。二先生看着娶親的走了，不由的握着兩手心汗，遠遠的跟在後邊。

却說地頭蛇，因為喝多了酒，騎在馬上搖搖擺擺。那八個警備隊，也是喝的昏昏沉沉，深一步淺一步跟着走，走着走着，走進了一片松樹林，突然樹林中「砰」的一聲，一團火星，直照地頭蛇飛來，只聽地頭蛇尖叫一聲摔在馬下，那馬驚的亂奔亂跳，誰知地頭蛇摔下去時，一隻腳還在蹬上掛着。那馬倒拖着他直奔漢家山去了。這時人羣早已亂成一團，燈籠火把、轎子執事扔下一地，人滿山遍野亂竄亂逃，也有跑掉鞋子的，也有丟了帽子的，慌慌張張各自逃命。就在這混亂當中，從樹林中，呼的跳出一條腿粗腰胖的大漢，此人正是孟二楞。進花轎把白梅英抱出就走，走了幾步，看見新媳婦的表兄，就交給領上回去。那八個警備隊，嚇的酒都變成了冷汗，手忙腳亂爬下一地，還沒來得及還槍，樹林中的槍早打了過

來，又聽的背後山坡上一聲哨響，有人大喊道：「第二排上刺刀。衝呀！捉活的！」

第十回

痛哭流涕騙敵僞 歡天喜地認恩人

上回說到，那八個警備隊嚇得手忙腳亂，爬下一地，還沒有來得及還槍，樹林中的槍早打了過來，又聽的背後山坡上一聲哨響，有人大聲喊道：「第二排上刺刀！衝呀！捉活的！」警備隊一聽，吓的骨軟筋麻，暗暗說道：「碰上老×路來了，快退吧。」一個一個都夾着尾巴逃走了。這時樹林中衝出三條好漢，領頭拿連槍的便是老武，拿火槍的是雷石柱，武二娃提着個手榴彈。這時山坡上喊罷口令的康明理，送了白梅英的孟二楞，也跑回來了。五個人馬上分開幾路，悄悄回了村裏。

却說地頭蛇家中，這時燈紅酒綠，十分熱鬧，那些狐羣狗黨漢奸親友，都來賀喜，大排筵席，猜拳行令，專等娶親的回來拜花堂入洞房，忽然一匹馬飛奔進來，蹬上倒拖着個屍首，衣服扯成了一條一塊，腦袋擦成一個血葫蘆，衆人圍上去看時，認出那個是新郎，不由得大驚失色。接着鼓手人役都陸續逃回來了，一個個滿頭大汗，氣喘吁吁。把半路上叫×路

軍包圍住劫親的事，講了一遍。衆人聽的目瞪口呆。地頭蛇父母看到兒子成了這樣，大哭大嚎，一面把屍首移到洞房中，盛棺入殮。一面報告了日本小隊長，請發兵報仇，可是日本人摸不清×路軍有多少，也不敢胡亂出動。村裏人聽到地頭蛇叫×路軍打死了，都暗裏高興的說：「這可給地方上除了個大害啦！」

第二天，地頭蛇家中設起靈堂，門上掛起紙幡。那些漢奸親友都來吊孝，日本小隊長和翻譯官，也親來祭奠，談起昨天劫親的事，都覺得奇怪，爲甚×路軍會知道的這樣清楚？正在左右猜疑，只見偽聯合村公所村長王懷當跑過來說：「我想恐怕是女家擺下的圈套，預先告了×路軍啦。」日本小隊長一聽，好像恍然大悟，馬上派一班警備隊，要去網綁二先生全家，正要起身，只見門外進來兩個人，正是二先生老倆口，愁眉苦眼，老淚橫流，手中拿着金銀紙馬，走到靈前燒化了，扶着棺材嚎啕痛哭，一邊數落着：「我老漢無兒絕後，人常說女婿頂半子，我指望你養老送終，誰知叫那些可恨的×路軍害了你呀！……」說了又哭，哭了又說，兩口子哭的捶胸頓腳。日本人漢奸看到這個光景，信以爲真了，好多人都來解勸。二先生倆口子，就求日本人給他女婿報仇，又對地頭蛇父母說：「親家，咱們總算結了一門親啦，我女兒是個烈性子，發誓不嫁人了。」地頭蛇父母反倒安慰了一番，留着吃了酒飯，才是送走。

却說又過了幾天，老武揹着鹽又來了康家寨。村裏買過老武貨的人，聽說揹來鹽，都高興的跑來雷石柱家裏看老武。一陣陣工夫，屋子裏就密密擠下一窩人。二先生見了老武，高興的對衆人說：「咱們都不是外人，實說吧，那天我女兒那事，是咱武拜識給我出的主意，×路軍也是武拜識給引來的。」衆人一聽，都嘈嘈開了，有的說：「武拜識認的×路軍，爲甚不引來一個領導咱們？」有的就抱怨起來了：「×路軍爲甚光在別處領導抗日，咱們願意抗日，却不來個人領導一下！」這時只聽雷石柱，提高嗓子說：「大家要求×路軍來領導嗎？可是×路軍早就來了，也沒個人理？」衆人聽了急問：「在那裏呀？快說！」雷石柱不慌不忙的指着老武說：「你們當他是貨郎子嗎？嘿！他就是武工隊的武得民同志！」衆人聽了，如同開雲見天，興奮的手舞腳跳，一下把老武擁在當中，二先生拉着老武激動的說：「好恩人咧！咱真是有眼不認泰山呀！」這時人人高興的含着兩眶鬧淚，親熱的不知說句甚麼話是好。只見張老漢從人堆裏擠進來，一把抓住老武的手，突然熱淚如雨，興奮的對住老武的臉說：「好同志咧！你爲甚不早告訴我們呀，這回可不准你走了，就住到我們村裏領導我們吧！」其他人更是高興，都是脖子伸的老長老長，瞅一眼老武，喜的嘴裏不住唸着：「阿彌陀佛！天天盼×路軍，原來×路軍就在眼跟前，這可有靠啦！」正說間，背來又一個人擠過來，此人頭上罩塊毛巾，濃眉大眼，神氣十足，因爲用力過猛，差一點把張老漢給闖倒，

張老漢轉頭一看，見是孟二楞把胳膊高高舉起，在人頭上亂擺，急着要說話。可是衆人並不注意，孟二楞於是大聲說着：「咱們再不用受敵人的欺壓了！武同志，領導起來幹吧！咱們大夥先把維持會這些灰孫子們收拾了就好啦？」年青後生們叫孟二楞這麼一說，個個都擦拳掩袖，熱血沸騰，大叫大嚷的像馬上就要幹起來一般。這時，雷石柱見大家嚷的聲音挺大，就心外面有人聽見，就趕快叫大家說話聲音小一點。可是他的話人們好像沒有聽見一樣，只見有幾個老年人，一邊抽煙，一邊用責備的口氣說：「嗨！青年人作事沒分寸，可作不得哇！」說着，一坩鄒都擁到老武跟前說：「武同志，還是要靠咱×路軍哩，你給咱×主席稍句話，叫多調些人馬來，把這些瘟神們鏟除淨！」這一說，年青後生們又嚷起來了。雷石柱搶前一步，把腿一拍叫道：「你們倒忘了，從前老武給咱講的趙家溝那辦法啦，只要大家真心抗日，就起來幹！」馬上又有幾個人附和着說：「對，趙家溝那辦法就不賴，大家團結起來，力量比甚也大！」隨後，你一言，他一語，這個沒有說完，另一個又接上去，有的高吼，有的附和，滿屋子嚷的聽不清一句話。老武看到這個情景，心中暗喜，想道：「羣衆是起來了！」這時，只見二先生把手一拍說道：「大家都別嚷啦，還是聽咱武同志說吧。」大家頓時沒有了半點聲音，眼巴巴的望着老武的臉，等他說話。老武舉起手來，臉上浮起幾絲笑紋，溫和的說：「大家的話，都對。大家都決心抗日，就是一條活路。咱們×路軍是老百姓

姓的子弟兵，來是不成問題的，一定來這裏打敵人；不過大家要明白，和敵人鬥爭是長期的，咱×路軍擔任全邊區的戰鬥任務，武工隊也要經常到敵人屁股後面去打，並且組織那裏的老百姓和敵人幹，不能在每一個村子裏長住，要把敵人擠走，保護自己免受敵人的害，還要靠大家團結起來幹！」一氣說的有些人又覺得糊塗起來，老漢們便着急的問：「武同志，你說隊伍不能長住，靠咱這手無寸鐵的老百姓，能幹出甚麼來呢？」老武馬上就把雷石柱他們剛才說的話，解說了一遍，接着就把×主席擠敵人的辦法，如何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老的作老年人的事情，年青的作青年的事情，男子作男子的事，婦女作婦女的事，大家團結的像鐵桶一樣，一步一步往外擠。

老武源源尾尾給衆人講了個一清二楚，霎時滿家人又高興的眉笑眼開，不住叫好。這時，二先生臉色很嚴肅的走到門跟前，把足一頓，聲音沉重的說：「鄰親們！聽見了吧！×主席給咱們巧謀妙算，想出好辦法啦，要活大夥幹。人常說：「人怕齊心，虎怕成羣，以後咱們相信×主席、×路軍、抗日政府，咱們鬧抗日，誰也不能半道變心，出賣大夥，來！咱們對着×主席發誓，誰要變了心，大家除滅了他！」二先生越說越有力，就像撞動了廟裏的鐘。聲音在人心上響着不散，他說完，便領頭跪在地上。衆人見二先生跪倒，也都跟着跪下一地，正是人人有志，個個齊心，屋子裏突然鴉雀無聲，氣象十分莊嚴。人們把頭抵着胸

脯，心裏默默的說：「誓死把敵人趕走，決不給敵人當走狗！」這情景，真是筆墨難以形容。過了一刻，老武上前把二先生攙起，又把衆人都請起。

雷石柱剛從地上爬起來，就向衆人說：「咱們今天發了誓，成了一心，明天就幹！」衆人齊聲喊對。老武趕快把手一拍，告訴大家，事情要慢慢幹，不要性急，走露了風聲，打草驚蛇，就壞了大事。衆人一聽，都說老武才多智廣，真是三國諸葛亮。

老武向外看了一眼，見時候不早了，便回頭又對衆人說：「大夥可要記住保守祕密，要是一個人走漏了風聲，咱們大家都別想活啦！」幾句話好似在每個人心上釘了隻釘子，誰也忘不了。大家便披衣拍土，準備要走，突然門邊有人低聲說：「維持會的書記來了」，衆人大吃一驚。

第十一回

假書記通風報信 真漢奸腦袋搬家

上回說到，衆人正要起身走，突然門外料哨的人跑進來說：「維持會的書記來了！」衆人大驚，慌作一團，雷石柱連忙跳到門口說：「大家別怕，切記武同志的話，要保守秘密！我出去看看去，你們也散了吧！」說完拔腳出來，見來的正是維持會書記康明理，雷石柱看他臉上驚慌的樣子，就知道出了事，近前一問，康明理劈頭便說：「嚶呀！壞了，情報員王臭子，知道了武同志是武工隊的，要去報告敵人哩！」雷石柱一聽，好似被人當頭打了一棒，又氣又急，忽然，他又想起甚似的，着慌的問：「這事維持會知不知道？」康明理喘了一口氣，說：「王臭子那傢伙，想到敵人那兒獨得功賞。誰都還沒告訴。」雷石柱一聽事情有救，便拉了他一把說：「老武正在我家裏裡，找老武討論辦法吧！」兩個人一前一後走了回來。你道康明理不是暗民兵嗎？怎又會當了維持會的書記呢？原來維持會就沒個書記，一應賬目齊是康順風一攬包辦。半個月前，康順風右手上起來一個無名腫毒，痛的提不起筆桿

桿，便找康明理給他當書記。他覺康明理一來當過教員，能寫會算；二來又是本家本戶。康明理知道了這事，心中愁的不知該怎麼好，便去找老武雷石柱商量，老武一想，湊這機會正好打進去，一來有了自己的耳目，好了解情況；二來也可作爭取瓦解工作。將計就計，便答應了。

康明理自從當了維持會的書記，表面上也就和那些人鬼混在一起。心裏卻有個老主意，處處留心他們。今天早上，康明理一進祠堂，就聽的康家敗和王臭子，在屋裏爭吵，他便站到門外偷聽。只聽康家敗罵道：「你算什麼玩藝，我是情報組長，你眼裏太沒王法了！」又聽王臭子罵道：「康家敗，你不要在你老爺跟前擺臭架子，毬！尿你也沒空空，你憑什麼獨吞？這錢不分給我就不行！」「王臭子你罵誰，二老爺不吃你這一套。」「就是罵你咧！把老爺的毬咬了！」兩個人一遞一句，一聲比一聲高，接着便扭打到一塊。只聽桌子椅子「砰砰拍拍」撞倒了。一陣見康家敗跌跌撞撞出來，頭也不回的跑了，隨後王臭子也追到了門口，擦着鼻血，蹶着腳大罵：「康家敗，我造你十萬輩子祖宗！走了和尚走不了廟，騎驢看書本，走着瞧吧！」康明理聽了半天，也摸不清是爲了甚事，便過來問王臭子說：「這是爲了甚事動武哩！」王臭子正受了一肚氣沒說處，見康明理和氣的問，便說道：「爲了甚？他憑組長欺壓人！前天我和康家敗商量找點野食，一下到了康大孀家，你知道他兒是×路

軍，我就嚇唬那老婆說：「你兒是×路軍，我要報告日本人啦！」吓的那老婆求告了半天，答應下今天給五塊白洋。誰知今天一早，康家敗把錢取來獨吞了，不分給我。造他娘，憑你康家敗能辦了個甚？你還當組長哩！村裏有人要造反了，你知道個毬！」康明理聽的話裏有話，急問道：「村裏誰造反哩！」王臭子一把拉住康明理說：「走！到我家裏去，我正要請你幫忙辦這件事。得了賞總有你的一份。」康明理便隨王臭子出來。這王臭子是個光棍漢。到門口開了鎖子，把康明理讓到屋裏。擺開洋煙傢俱，點了悶燈，打開五兩盒子，挑了一塊，在燈上燒了起來，燒成一個泡子，按在煙槍上，便雙手遞過去請康明理抽。康明理連忙說：「哦喲！我可不會這一套，我連旱煙也不會抽。」王臭子便獨自騎在炕上「吱吱吱」抽起來了。

康明理急要知道他說造反是指誰，便故意引逗他說：「你老兄是有本領，不要說村裏有人想造反，就是誰肚裏想甚，也逃不脫你老兄的眼。我不是當面奉承你，康家敗當情報組長憑甚？他連你的腳後跟也拾不上。」王臭子抽了兩口煙精神大了，聽康明理這一說高興的眼裏放光，坐起來說：「咱們也不是外人，實對你說吧，你知道常來咱村賣貨的那個姓武的是誰？嗨！那就是×路軍的武工隊。」康明理聽了暗暗吃驚，但裝出平靜無事的樣子問道：「你怎調查出來的？恐怕不是吧？」王臭子把帽子往後腦勺上一推說：「要不是武工隊把我的

頭割了。那人是水峪鎮人，叫個武得民，日本人沒來以前就參加了×路軍。我在水峪鎮見過他。」停了一下又說：「這事沒第二個人知道，日本人說抓住一個武工隊賞五百元。你看我瞎字不識，你幫我寫個情報吧！得了賞總不虧你。」康明理想了一下忙說：「你這裏紙墨筆硯要甚沒甚，等晚上我帶來寫吧！這點小事還不能幫忙？不過你千萬別再向第三人說，要是有人搶了頭功，可就沒有咱們的份了。」王臭子說「這事我心裏有數哩！保險走不了風聲。」康明理又說了幾句奉承話，便出來，慌慌急急來找雷石柱。

却說雷石柱領着康明理進到家裏，見衆人都散了，老武和孟二楞還在等着，康明理忙把王臭子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孟二楞沒等說完就喊：「我去收拾了這個狗雜種！」老武搖了搖頭沒說話，只是眉頭越鎖越深，兩手撐着腮巴思謀，雷石柱望着老武，臉上也直變顏色，屋裏靜了一陣。老武把手猛的一拍說：「不成問題，借刀殺人吧！」如此這般說了一氣，三個人聽的都笑開了。康明理便出來，去找康家敗說：「王臭子把你恨死了，他說你是漢奸，要報告×路軍槍斃你哩！」康家敗聽了，氣得那顆乾蘿蔔腦袋直冒火星，康明理見時機有利，便顯出同情康家敗的樣子，上去小聲說：「他要搞，你就先搞他，他甚都告我了。他說上次松樹林裏搶親，也是他自己引來的八路軍，連二先生都不知道。」康家敗一聽，這是搞死王臭子的個好把柄，便指手劃腳的說：「好！王臭子你敢私通×路軍！二老爺去皇軍

面前說句話，馬上要你的命！」康明理接上說：「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要報告日本快去吧！遲了就落到他圈套裏了。這是有憑有據的事，一定要告日本人把他弄死，不然放虎歸山，咱們就吃不倒啦！」康家敗說：「不怕，叫他歸天吧！」說完，騎了匹牲口就奔到漢家山。

到半下午時分，王臭子正去找康明理寫情報，一出門就碰上據點裏派來的兩個僞軍找他，說「皇軍」有要事請你哩！王臭子想，準是發特務費，便興沖沖的跟着來人，一氣趕到漢家山。剛進了碉堡圍牆，豬頭隊長劈頭就是一馬鞭打來，王臭子被打得辣辣的痛。正要開口問，只見豬頭隊長把桌案用力一拍，嚇道：「你的通匪，良心大大壞了的。」說時，皮鞭在王臭子身上頭上，好像搥泥一樣的響起來。這等風險，王臭子却還是頭一次，猶如晴天霹靂一般，頭上轟的響了一聲，兩眼登時發黑，他就突就叫的分辯道：「不……是……是我……通匪……」本來話就說不清，又遭這一嚇，早已不知東西南北，結結巴巴說了半天，日本小隊長聽成「是我通匪」，隨即濃眉倒豎，嘴裏嗚嚕一聲，明晃晃的馬刀一閃，那顆腦袋，早已滾出丈把遠去了。

第十二回

查戶口老武遇險 藉放哨飽打漢奸

上回說到，敵人把王臭子殺了以後，仍然疑心康家寨還有「通匪」暗藏，於是便叫來偽軍中隊長，嚴厲的給了一個任務，叫他到康家寨清查戶口。

這個偽軍中隊長，姓邱名得世，山西五台縣人。今年三十七歲。小時在家，愛穿愛吃，不肯勞動，到十七八歲上，家裏在不住便跑到北平一家小飯館裏，當了一年跑堂的。因為每天接的客，三教九流，甚人部有，邱得世慢慢混得滿口京腔，一身流氓習氣。後來不幹堂倌，就成了小流氓，偷人拐人，見了鄉下佬，大話一唬，一定叫他恨恨敲詐幾個錢。到民國十九年，邱得世便到了晉綏軍裏。一直幹了五六年，昇了個三個花花一道金的連長。二十六年太原撤退的時候，邱得世看見中國完蛋了，不如尋出路，那時別人都跟隊伍退下來，他就沒跟隊伍，跟着他的個營長，在太原投降敵人敵人。先是在警察所當隊長，後來敵人見他能幹，便把他調來漢家山據點，當了偽軍中隊長。此人生的細長高梁桿個子，鷄蛋臉，兩道撇

下來的眉毛，活像鷄蛋殼上劃了個八字。因為有一口很大的煙癮，把臉抽的像塊磚頭顏色。他自從當了中隊長住到漢家山後，每天搶財掠物，姦淫婦女，因此這一帶的人，只要提起他，沒有一人不咬牙切齒，恨之入骨。

却說這個偽軍隊長邱得世領命出來，止不住一陣害怕。原來他想起了松樹林地頭蛇副隊長的死。突然憤憤的自語道：「康順風這老混蛋，這回再叫我邱得世的人馬受了害，非揭了他們的腦蓋不行。哼！看看我的厲害！」說着，便帶隊伍直向康家寨奔來。

半前晌時分，人馬便趕到康家寨。維持會一見漢家山有人馬前來，立時手忙腳亂，張羅歡迎，康順風躬腰作揖，把邱隊長接回去，一面吼三嚇四，叫溫酒炒菜，一面到邱隊長身邊，奴顏十足的笑着說：「天氣很熱，隊長路上受罪啦！」只見邱隊長往床上一坐，開口就沒有好氣的說道：「扯鷄巴蛋！沒差事誰肯出來受這份罪，還不都是你們害的麼！哼！」狠狠的斜了康順風一眼，便騎下點着支煙抽起來。康順風見邱隊長氣色難看，就趕快好言回奉，不料邱隊長却把煙屁股狠狠的往地上一摔，厭煩的說道：「得啦！得啦，又是你那一套，你說的不膩，我早聽膩了！」忽然他猛的坐起身問道：「我問你，這幾天村裏安靜嗎？」康順風趕緊陪笑說道：「這幾天，村裏還安靜，嘿嘿，還安靜！」話剛說完，只見邱隊長猛一伸手，「拍」的就是一個耳光，厲聲嚇道：「給老子少打這份官腔！你當的甚麼雞

「巴會長？你知道老子跑這一趟爲了什麼？走，馬上叫人領上查戶口，今天查出壞人，就帶你回去！」康順風見邱隊長滿臉兇氣，嚇的渾身發抖，用手撲着火烘烘的臉，領着邱隊長出來。裝了一肚子悶氣，正在無處發洩，迎頭看見二先生走來。原來二先生正在和老武他們開會，聽見狗咬，便出來採消息，誰料碰上康順風，便要他領邱隊長查戶口，二先生一聽，馬上就想到老武他們，心就通通的跳起來，回去告訴，又來不及，邱隊長已緊攆着快走，二先生腦子一轉，便領着邱隊長從村西進去。

却說老武和雷石柱，正在村東頭開會，忽然聽見村裏的狗，很兇咬起來。老武知道不妙，正想出去看看，忽然武二娃跑進來着急的說：「漢家山的僞軍來查戶口，已經把村子包圍了！」老武大吃一驚，說了一聲：「我衝出去」，開門撒腿就跑出去。

正要出村，忽見臉前，已有一個僞軍，背向他站着。他趕快收住腿，慢慢向側面溜過去，剛走不幾步，就聽見後面大喊道：「站住」，老武扭頭一看，見有幾個僞軍已追上來。他一着急，就緊跑幾步，轉了個灣，避開僞軍的眼睛，想到已經跑不出去，便從一家大門裏進去。這家大門，正是康大嬸的家。康大嬸正在炕上做活，只見闖進一個人來，不禁大吃一驚。定睛細看，這不是武工隊老武嗎？正想開口問話，老武已經氣喘着說：「大嬸：快僞軍追上來！」話剛說完，幾個提槍的僞軍，已經出現在門口。康大嬸一見，臉色突然煞白，

不知如何是好，楞了一下，就手抓起條帚，恨恨的向老武打過去，嘴叨叨罵道：「我把你個瘟神，甚風把你又刮回來了，家裏水沒水柴沒柴，你走了就死了心了！」說罷，真像傷心似的，眼淚串珠般滾下來。這正是情急生智，水急起波，幾個僞軍在門外聽着，一個個摸着頭腦。這時，有一個僞軍跳進家裏，把老武打量半天，瞪起眼睛向康大嬸道：「他是什麼人？你放明白點，知不知道我們是來幹甚？」康大嬸並不着惱，上去一把拉住僞軍的臂，傷心的哭着說：「好你們哪！有這麼個兒，和沒有一樣！我管教不了，你們給我管教管教也好！」她真像有滿肚子冤屈似的，說一氣，哭一氣，哭一氣，說一氣，一陣說的僞軍都楞在那兒，老武蹲在地上，低着頭，氣也不哼。

突然大門外二先生領着邱隊長進來。二先生一見門口堵滿了僞軍，猜定不妙，便在院裏故意大聲叫道：「噯！你大嬸，你家裏沒外人吧，邱隊長來查戶口啦！」康大嬸應了聲沒外人，來吧！僞軍們見隊長來了，都端端正正退到兩邊；邱隊長進屋掃了一眼，向二先生道：「他是什麼人？」這一下，二先生窘住了，急得心焦如火，渾身冒汗，正不知道說甚麼好，只見康大嬸搶前一步，指着老武，氣憤的說：「從這天起，你不是我兒，我不是你媽，沒你我多少受點嫌氣！」說罷，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的長出氣。二先生一聽，懂了其中奧妙，隨即不慌不忙的對邱隊長說：「這是大嬸的兒子，良民，我担保沒問題。」邱隊長疑心，上

去把老武檢查了一頓，見身上沒有甚麼特別痕跡，便向門外的僞軍瞭一瞭嘴，說話之間，家裏便走的沒了一個人影。

老武轉頭往外一看，見門口沒有了僞軍，想起剛才的事，伸手在頭上一摸，濕淋淋地出了滿頭冷汗。他望着康大嬸，微微一笑，感激的說：「大嬸，我這條命敢是你救下了！」只見康大嬸很快拐着一雙小脚，到門洞瞅了幾眼回來說：「我聽見那些人又在隔壁查，說不定有人亂說還會回來，你快躲一躲！」正說中間，門外二先生又慌慌張張進來，一把拉上老武，二話沒說，往外就走。一氣就跑到村西邊一個破院子裏。老武站住脚一看，院裏只有一眼土窰，不住人家。隨即開門進去，只見滿地柴草麥稭，原來這是個放草的窰洞。二先生用手把牆角的草刨開，突然牆根現出一個小黑洞來，二先生指着小洞，對老武說：「你先在這裏面躲一陣，黑夜我們來找你。」說着，老武躬腰進去，隨手，二先生用草把洞口遮的留個小口，便關上門走了。

天漸漸黑了，七月天氣，太陽落了山地上還是熱騰騰的。老武坐在小洞裏，一則因為心中有事，二則天氣悶熱，出了一身大汗。腦子亂的好像絲團一般。他想到自己，人熟地熟，一年來常在據點周圍活動，向來沒有甚麼差錯，日子久了，未免就有點輕敵，弄得引起敵人注意。這時小洞裏更加悶熱了，老武坐的耐不住，便推開草堆，慢慢爬出來。一看，月亮已

經升上高空，滿天的星星亮晶晶的。老武看了一陣，覺得渾身一陣困乏，便又鑽進小洞裏，躺在草上睡了。不知過了多久，正在甜睡的時候，朦朧朧聽見窸洞門開了，順草縫一看，只見順門進來三條黑影，立刻就聽見有人低聲喊：「武同志，武同志！」老武聽清是二先生的聲音，立刻瞌睡也沒有了，趕快鑽出來一看，原來另兩個人影，是雷石柱和孟二楞。老武趕忙就問村裏的情形；二先生便把偽軍在村裏清查的情形，仔細說了一遍。雷石柱接住說：「狗日的沒有查出人來，很生氣，臨走下令叫維持會，限三天成立起護村自衛團。」孟二楞也插進來說：「人家規定，十七歲以上，卅五歲以下，誰也得參加，要成立自衛團，我們以後可不好活動了哇」。只見老武掏出烟袋，連住抽了兩袋，直到煙油吱吱的叫起來，才磕了煙灰，用手撐住腮巴，沉思了一陣，不甚爽快的說：「既是按年齡強迫編制，恐怕是非編不行，不過……」停了一刻，繼續說：「不過咱們不能讓自衛團成了敵人的，一定要想辦法對付，打垮敵人的鬼計。時候一到，就幹他狗日的！不成問題！」衆人一聽，都點了點頭，大家就蹲在一塊商量辦法。

到了第二天，維持會召開過了村民大會，要成立自衛團，大家便在街街巷巷嚷開了；有的是不願意參加，氣的說：「自衛團，那是送命團，村裏出了事，還不是自衛團先挨劈頭。」有的是夠年齡被強迫沒辦法，沒辦法裝也得裝一陣。按年齡編制，雷石柱們也要都被



。手對的楞二是裏那他

編在裏頭。康順風看見自衛團那一長片名單，覺得心上輕鬆了許多，但他一聽到村裏這些反映，高興馬上又變成了憂愁，不過他却這樣寬慰着自己：「反正日本人再來，我是可以應酬過去的。」

却說自衛團成立以後，那些自衛團團員，個個都是滿腔仇恨，遇有事情來，不是推有病，便是躲出了門。這樣過了兩三個月，有一天，正是遇上孟二楞被維持會強迫放哨，村外進來一個人。那人穿長袍，戴禮帽，大搖大擺的進來，突然孟二楞心上一陣火起：「哈！這還不是漢家山常見的那個大漢奸嗎？今天可有機會出毒氣了。」便上去大叫一聲：「那裏來的？」只見那人把二楞斜瞟一眼，愛理不理的只顧往前走。孟二楞心上一氣，早已火冒三尺，跑上去沒客氣，入臂就是一拳，那人踉蹌倒退幾步，臉色一變，也張牙舞爪的要打孟二楞。他那裏是孟二楞的對手，叫孟二楞一手壓在地上，提起蒜鉢似的拳頭，照頭照背，就是一頓飽打。那人正在地上掙扎叫喊，忽然遠遠的跑來一個人。

第十三回

敵人準備砍樺林 老武雪夜談情況

上回說到，孟二楞把那人壓在地上，提起蒜鉢似的拳頭，照頭照背，就是一頓飽打。那人正在地上掙扎叫喊，忽然遠遠的跑來一人說道：「二楞你幹甚麼？」孟二楞停住一看，見是雷石柱跑來，便喘呼呼的說：「你問他罷！」兩手把腰一插，站到一邊。那人從地上爬了起來，又掙扎着去打孟二楞。雷石柱一看，突然也吃了一驚，原來被打的，正是在漢家山修彌堡時常見的那個漢奸。他呆了一下，想起那傢伙的罪孽，心裏也說不出的憤恨。心想：「老虎下了山，你狗日今天可算落到老子手裏了！」上去假裝勸開，便要在那人身上搜查，那人叫道：「不要誤會，自己人嘛！」雷石柱說：「看你這人，我們奉了上面的命令的，誰都一樣。嘴是兩張皮，說話沒根據，你說你是自己人，沒憑沒據誰知道。要是放走了×路軍，我們可負不起責任來，非搜不行！」那人看看無法，只好伸起兩臂叫搜。先是脫了帽子，後又解開長袍，脫了褲子，脫了鞋子，這時正是十月隆冬，前雨天又下了一場雪，天氣冷的怕

包一張假造×路軍的路條。那人見搜出了路條，又上來說道：「不會誤會，真是自己人，我是漢家山警備隊的！」可是雷石柱這陣，裝出很認真的樣子，猜定他又是到根據地作特務工作去，便吩咐孟二楞說：「看他一定是個×路軍，細起來送據點！」孟二楞也很機警，從腰裏抽出條繩子，三兩下就把那傢伙捆起來，押着直往漢家山送去。

雷石柱真也沒有猜錯。原來這傢伙正是漢家山敵人的密諜。專門調查情報，暗殺抗日軍民。這天，他正是奉了日本人的命令，偽造了張假路條，到內地區搞情報工作去，這一下叫孟二楞們扣住，心裏真是火透了，一路上也沒多說話，只等到據點見了日本人，再出這口仇氣。

這時，天色已快黑了，走到石崖灣的時候，孟二楞心想：「造他媽，推下崖砸死狗日的算了。」見那傢伙只顧悻悻的頭前走，便跑過雷石柱身邊躲點了一下，用手比了個架子。雷石柱會意，兩個人趕了上去，正好這時走到個窄道上，孟二楞在身後用力把那傢伙一推，「通」的一聲摔死在溝裏。兩個人便悄悄回來。

晚上，雷石柱一想，不對勁，要是漢家山敵人看見了屍首，這事情就麻煩了。於是第二天天不亮，雷石柱起來叫上孟二楞，便又跑到石崖灣，刨了個坑，把那屍首埋了。返村來

時，太陽已經出來了。正走中間，忽然瞭見樺林山最高頂上，站着十來個日本人，指手劃腳不知在幹甚麼，兩人急急就走回村裏去了。

原來日本人計劃修一條輕便鐵路，從這裏通到水峪鎮，再通到漢家山。漢家山是個出煤的地方，計劃把這裏的煤運到別處去。築鐵路要用枕木，打聽得樺林山上有好多樹林，便一心要來搶奪這些木料。

這天，十幾個日本人，騎着大洋馬，保護着木廠工程師，來到樺林山上，察看這些樹林。那個木廠工程師，是個四十多歲的老鬼子，猴身身，肉頭肉腦的，他站到一塊大石頭上，眯着小眼，兩手搭起涼棚，朝四面看望。只見那又高又粗的樺樹，像一座一座的寶塔，中間還夾雜着青青綠綠的松柏，這一眼望不到頭的樹林，真是十年八代用不完的寶庫呵！工程師，看着看着，心滿意足的笑了，摸着鬍子，裂開嘴，露出嵌的金門牙。十幾個日本人都高興的笑了。看完又照了四五月像，便騎着馬來到康家寨。

馬脚在碎石路上，「跌跌踏踏」的敲打着，聽到這聲音，全村人的心都收緊了。家家忙着關了大門，男人們偷偷的向外瞭，婆姨們抱着娃娃，到處藏躲。街上靜的鴉雀無聲。日本人一直到了維持會，康順風和一些狗腿們，打恭作揖迎接進去。工程師，拿着黑油油的文明棍，敲着康順風的肩膀說：「這裏樹木大大的好，皇軍要統統的砍掉，築鐵路的。」康順風

恭恭敬敬的答應着：「是的！是的！」工程師又叫康順風，五天以內準備好十把大鋸，三十把大斧，說完息了一陣陣，便都騎上馬走了。

却說雷石柱和孟二楞回來，見樺林山有十幾個日本人不知是幹什麼，回到家裏剛吃罷早飯，就聽的外面有人說：十幾個日本人，騎着洋馬進了維持會，他知道一定又有什麼事發生了，等了一回見日本人都走了，急忙跑到維持會去打聽。過了一會兒，縳着眉頭走了出來，心上像壓了一塊大石，說不出的煩悶。悄悄走回家中，跳上炕去，心中却在想：「樺樹林這是全村的命根子，齊砍了窮人們可怎活呀！唉，唉，築起鐵路來，可就更灰下了。」他越想越悶氣使要去找老武商量，可是想到老武是個無根沙蓬，沒有個準地方。到那裏去找呢？於是決心到臺山堡去，披了個破袂襖就往外去。這時天空陰霧霧的，飄洒着零零碎碎的雪花。剛一出門，恰巧老武來了。一把把他拉回家中來，雷石柱忙說：「我正要到臺山堡找你去哩！唉！樺林山……」，老武搶着說：「都知道了。我今天就是來商討這問題的，」兩個人坐到炕上，老武抽了兩袋煙說道：「問題很嚴重，日本人要是把鐵路修起來，不單這地方受害，整個根據地也要受威脅哩！現在只有硬幹，先把維持反掉就好辦了。」雷石柱說「我也是這樣想，就是還不知道村裏人是個甚想法。」正在這時聽見院裏有什麼東西響動，老武向門邊瞭了瞭嘴，雷石柱忙跑過去，開開門向外看了看，只見雪下的大了，雷石柱婆姨正往隔壁

家裏攞乾柴火。於是關着門，坐回原來的地方。老武這才說道：「村裏人吵的翻天了，敵人的糧款，逼的緊，家家愁的沒辦法，都說：這是逼着人死呀！你想這時候反維持：還不是最好的機會嗎？你算算咱們的力量。護村自衛團的人，大部都在咱們手裏把着，只有康二旦、張拴拴幾個二流子，是跟着康家敗跑。二先生張老漢這些人，不用說，都願意抗日，雖然多是一些老婆婆老漢漢，可是都是每家的主事人。反維持更是堅決的。」老武點着指頭，滔滔不絕的說着，抽着一袋煙又說：「村裏幾家富農像李德泰、王有仁們，雖然是胆小鬼，樹葉落下來也怕打破頭的人，可是維持對他們沒利，早就不願意了。特別是今年聽到日本人要往漢家山築鐵路，更愁壞了。你知道，漢家山煤窰還有他兩家的股子哩！」雷石柱聽着，心都熱烘烘的了，拉着老武的手說：「呀！武同志，你是外地人，比我這本村人還知道的詳細，這是怎搞的。」老武笑了笑說：「沒別的辦法，調查研究嘛，不鬧清情況，就不好辦事情。這些時我就幹的這事情呀，嘿！全村誰家吃什麼飯不知道嘛，可是誰家有多少地，幾個人，脾性，總說不差。比如你家吧，種的二十一垧地，十垧是翻身後買的，十垧是租的樺林霸的。再比如，你婆姨是漢家山娘家，你丈人是個二流子大煙鬼，叫吳為才，你丈母早死了，你說對不對？」雷石柱聽着驚奇的笑了，不住的點頭。忽然，老武把臉上的笑一收，有力的說道：「你把民兵準備一下，三兩天內就幹。」雷石柱說：「要動手就動吧！爲什麼又等三兩

天哩！」老武站起來，抖了抖皮襖說：「反維持不是個簡單事情，只有一個村反了不頂事，這回要連望春崖、桃花莊等村子一齊搞掉。這陣我就回靠山堡和馬區長商量去，有甚事情，馬上來找我。」說完，急急忙忙走了。雷石柱隨後也跟着出來。只見漫天大雪街道像鋪了層層白毡，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他獨自走到維持會門前，聽到裏面「五魁」「八仙」，噯的震天震地。雷石柱暗暗罵道：「狗日的們，看你們還能好活幾天？」心中罵着，沒停腳，一直去找着武二娃孟二楞幾個民兵，把反維持的事情，如此這般說了一遍，佈置了工作，又囑咐大家，千萬要小心謹慎。說完這才回家裏來。到第二天，雷石柱正睡的甜蜜，忽然街上有人叫喊，兀的爬起看時，太陽已出山了。婆姨從外邊走進來說：「維持會的人來說，今日輪你到據點裏担水砍柴哩！」

第十四回

爲兒媳打死仇敵 報私仇網起石柱

上回說到，雷石柱醒來一看，太陽已出山了。婆姨從外面走進來說：「維持會的人來說，今日輪你到據點担水砍柴哩！」雷石柱沒喘氣，穿衣跳下炕，往懷裏揣了兩個窩窩，隨上村裏的十幾個人走了不提。

半晌午時分，漢家山敵人，向康家寨要五個花姑娘，派來一個日本人，一個黑狗子，馬上等着要人。這下村裏人氣炸了，就像鍋爆一般，到處嚷嚷，到處反對，維持會派下誰家，誰家也不去，年青姑娘媳婦齊躲藏了。老婆婆們滿街哭罵，老漢漢們擲着鬍子，氣忿忿的說：「狗日的們真是畜牲。誰家的女子願意叫牲口糟踏？割了腦袋也辦不到。」康順風看看沒辦法，就親自走到街上，對村裏的人說：「唉！這也是劫數啊，其實這也沒甚關係，誰家鍋底沒有黑。呵！那東西也是個肉的，用一用也打不破邊子。」人們都吐着唾沫走開了。亂烘烘的罵着：「這是放狗屁哩！」「誰愛了洋鷄巴，就把他老婆送去。」康順風聽着，氣得

賴子都粗了，馬上回到維持會，叫黑狗子和日本人，分頭到各家去拉。日本人和黑狗子出了維持會，一直便闖進了周毛且家。碰巧周毛且的兒子周丑孩支苦差走了，周毛且担水去了，家中只有周老婆和兒媳婦，媳婦因爲有病沒躲走，見那個傢伙進來，嚇得面無血色，周老婆求告說：「太君饒了吧！她有病哩！」這兩個傢伙本是色中魔鬼，見那媳婦生的好看，雪白臉蛋，一雙明溜溜的黑眼，早樂得沒命了，兩個交頭接耳咕嚕了一陣，就要先行強姦。那媳婦躲在婆婆背後，吓的直抖，周老婆在前又攔又擋，黑狗子火起，撲上去一把拉開周老婆，周老婆抱住他的腿死死不放，日本人上來狠狠一脚，正好踢在周老婆胸脯上，周老婆疼的兩眼直冒火星，按住胸脯，爹一聲媽一聲的躺在地上打滾。那兩個傢伙撲上炕去就扭扭那媳婦，那媳婦又哭又喊，往炕角裏躲縮，可是一隻綿羊怎鬥的過兩隻餓狼。最後被兩個傢伙拉過來，按住炕上就扯衣服，那媳婦死命掙扎，殺豬似的叫喊，三個人滾成一團，擰成一塊，忽然日本人的手指頭被那媳婦咬了一口，鮮血直流，日本人又疼又惱，隨手拔出刺刀，對準那媳婦的面門就要砍去。却好這時周毛且挑水回來，見了這個光景，氣的頭髮都豎起來了，把桶一扔，舉起扁担，照着那日本人的後腦打去，說時遲那時快，日本人刀子還沒砍下去，後腦上早着了一扁担，啊喲一聲，倒栽葱跌到地上，正好一頭把水桶碰倒，冷水洒下一身，周毛且掄起扁担就像打鐵一般，連住又是六七下，那日本人便躺在水裏不動了。那個黑狗

子，起初被嚇呆了，泥胎似的站在炕上不動。隨後看到周毛旦又來打他，這才慌忙跳下炕來往外逃跑，連滾連爬跳出門外去了。

快到村口，猛聽得背後，大叫一聲，慌忙回頭一看，只見從頭上，明晃晃飛來一把斧頭，緊防慢躲，斧頭早落在頭上，兩眼一黑，「噢通」一聲便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頭上拳大的窟窿，黑血泉水般往出冒。諸位，這斧頭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的，原來周丑孩的媳婦是孟二楞的妹子，這天孟二楞正在院裏劈柴，忽見張老漢跑進來驚慌的喊道：「噯呀！你在那裏劈柴啦！黑狗子要拉周家你妹子，周老叔不讓，打下人命啦！」好個孟二楞，一聽說要拉他妹妹，氣的暴躁如雷。一跳三尺，也不問清打死的是誰，提了斧頭，就往外衝。邁出大門，正好碰上黑狗子從周家往外跑，孟二楞一見，心中的憤怒，好似乾柴見火一般，沒鬆氣，拔腿就追。只說那黑狗子，跑的一陣風似的，眼看就要脫網，孟二楞心一急，把手一甩，斧頭飛了過去，那傢伙就躺下去不動了，這才覺得大大洩了胸中氣憤。但是等他走過去定神一看，止不住驚的出了一身冷汗，原來打死這人，正是康順風的外甥，在漢家山警備隊裏當僞軍，孟二楞心想：這回可闖下了，這是日本人的天下，要是康順風知道抓住，不知要怎哩！

正在這時，猛然後面有人大喊大叫，只聽後面有個粗嗓子喊：「剛從這裏跑下去！」又

有個細嗓子喊：「抓住非刀刮了這孫子不可！」孟二楞一想不對勁，正要拔腿躲開，忽然見康家敗戴着眼鏡，提着馬鞭，來勢兇兇的，領着維持會一羣拿繩帶棍的狗腿追來，看見孟二楞，一下四面圍住。康家敗上前揚起馬鞭，指住孟二楞說道：「哼！你的胆子倒不小，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給我網起來！」一聲高吼，眨眼工夫，把孟二楞網的像根柱子一般，推的推，拉的拉。一直往維持會去。

這天到半後晌雷石柱和周丑孩，給敵人做苦工回來。一進村，見街上冷冷清清，有幾家女人在哭嚎，好似做過喪事一般。雷石柱知道又是出了岔子，緊走幾步到周家門口，見周丑孩媽媽，披頭散髮，坐在街上，兩眼哭的睜也睜不開。周丑孩見他媽媽哭的滿襟淚顆，鼻子也啞了，不由的心裏一酸，跑過去抱住，就哭就問。老婆婆睜開淚眼，見是兒子回來，哭着說：「日本人要拉你媳婦，叫你大大打死了，你大也叫抓回維持會去啦！」這時，正好張老漢從前村過來，雷石柱就上前一把攔住，問道：「到底村裏是出了甚事？」張老漢沒說話，回頭看看沒人，一把把雷石柱和周丑孩拉回他家裏，把村裏事說了一遍，不禁嘆了一聲，兩眼盯住雷石柱憂愁的說：「你看這怎辦呀？」雷石柱先是皺住眉頭不說話，後來說道：「事情既然鬧成這樣子，我們趕快想辦法幹吧！你看咱這日子，還不是菜碟舀水，一眼看到底的事情，日後還不知要有多少禍害哩！」「可是怎幹呢？」張老漢接住問了一句。雷石柱就胸

有成竹的說：「辦法不愁，你先給咱找一方白蘆紙來。」說時，張老漢早已從亂賬上撕下一方方白紙，雷石柱從口袋裏摸出半截鉛筆，爬到炕上就寫，出了一頭大汗，寫下歪歪扭扭沒二十個字，雷石柱拿起唸了一遍，把個張老漢和周丑孩高興的叫道：「好！有他們來就有辦法了！」雷石柱把寫好的紙紙遞給周丑孩說：「你快把這信送到靠山堡，路上跑的快些，今天晚上一定要送到！」周丑孩接過信，兩條腿穿梭似的走了。這時天已黃昏，雷石柱使嗚嗚張老漢去前村找武二娃，明天早到村外接武工隊。雷石柱便一直跑回家裏，當晚無事。

到第二天太陽出山，雷石柱在家裏剛端起飯碗吃飯，忽見康明理跑進來說：「那些狗日的們，昨天剛把二楞抓回去，就打了一頓，康順風已派人給漢家山送了情報，說今天又要逼打周毛旦，停一陣就往漢家山送，你看，這這……」康明理眼睛瞅住雷石柱，臉上帶了憂愁。雷石柱想了老半天，猛一抬頭對康明理說：「這樣吧，說不定今天敵人會出來，今天自衛團是李有紅放哨，你去告他，看見敵人來快告訴。管他行不行，我看我先去求個情再說，反正拖長時間就好辦。」說罷，就出門往維持會裏去。

再說孟二楞和周毛旦，自從昨天被抓到維持會，就挨了一頓拷打。好個孟二楞，只顧大罵，沒說下個長短，康順風看無法，就叫把孟二楞的衣裳剝淨，赤身子關進後院一間冷房子裏。當天晚上，康順風睡到炕上這樣想：「二楞性子燥，年青人，火氣上來，打死人，情

有可原，周毛且雖說脾氣怪，可是他一個死老漢也敢往死打人？噫，村裏一定有粗腿，逼出口供來報給皇軍，又是一宗大進項。」主意定了，到第二天吃罷早飯，就叫康家敗把周毛且吊上二樑拷打。打一鞭又一鞭，聽那聲音，好像搥泥一般。一陣工夫，把周毛且打的皮破肉綻，人事不省。劈頭澆了一盆涼水，周毛且剛有了一點活氣，康家敗揚起鞭子又打，打了幾鞭，突然有一隻手，把康家敗的鞭子扯住了，轉頭一看，見是雷石柱，好生動火，正要開口問他，雷石柱却笑容滿面的道：「康二少，你看咱都是一村的人，出門就見面，有什麼了不起的事，也用不着你動這來大的肝火，放下來好說好道就完了嘛！」康家敗把雷石柱的手一推，憤憤的說道：「這才是狗咬老鼠多管閒事，我們在懲點壞份子，與你何干！」雷石柱說：「不與我相干，咱們總算都是一個村裏，人常說：親不親，一村人，美不美，一口水，他這大年紀的人啦，還會有甚問題不成！」康家敗聽着雷石柱這話，分明是給周毛且辯護，早有點恨上心頭。却好康順風這時在一旁看着，心裏暗想：「村裏那次請願抗交羊毛，一定是有人領導，說不定就是雷石柱搞的……害的豬頭小隊長辣辣的打了我兩巴掌，乘此岔子，把雷石柱……拷打拷打，就是說不出真情，出出心頭的仇氣也好！」想着便過來康家敗身邊，鬼鬼溜溜，用手躲點了幾下，康家敗就好似火上澆油，眉毛一豎厲聲喝道：「早知道你也是康家案的壞鬼，網起來一塊往漢家山送。」應聲撲上來幾個狗腿，把雷石柱也吊上大樑。雷

石柱這時，兩眼望着窗外的天空，心裏說：「想不到我雷石柱，今天就死到這些反動派手裏了！」正在這危難的時候，突然院裏衝進一夥人來。

第十五回

孟二楞帶傷上火線 武工隊大戰石崖灣

上回說到，雷石柱被吊上大樑，兩眼望着窗外的天空，心裏說：「想不到我雷石柱，今天就死到這些反動派手裏！」正在這危難的時候，突然大門外，突溜突溜，衝進一大羣人來。雷石柱看見，高興的放聲大叫：「噯呀！你們來的正好！」只見爲頭進來的那個人，商人打扮，腰裏斜插支手槍，上前把雷石柱和周毛旦解救下來，雷石柱指着遍體鱗傷的周毛旦，痛心的說：「你看把周老漢打成什樣子啦！」這時，跟着的周丑孩，一見父親成了這般光景，一下撲過去伏在身上，放聲慟哭起來。

原來進來的這些人，正是住在靠山堡馬區長領導的武工隊，都是二十一二的棒後生，一律穿便衣、匣手巾，個個都有兩件武器，專門在這一帶打擊敵僞，做發動羣衆工作。却說這幾天，武得民把到康家寨的情況調查研究好，便又把搬來靠山堡的張勤孝叫來，商談了兩天，準備一塊去，進行反維持，正式開闢康家寨的工作。昨天晚上，突然接到雷石柱送去的

信，馬區長便叫老武帶十幾個人到康家寨，他自己去望春崖桃花莊。第二日早早吃了飯，老武便帶隊往康家寨而來。一路行軍，快似一陣大風。趕早飯時分，便來到康家寨村口山神廟前面。這時，老武忽然把手一招，隊伍就止住脚步，鑽進小廟裏，老武把手槍提在手裏，帶了一個人進村去探情況。一到街上，聽聽沒有動靜，正待轉身回去，突然後面有脚步追來。老武急忙轉身，見是張老漢和武二娃，滿臉驚喜的跑過來說：「哎呀！你們可來了，天不明我們就等上你們啦！」隨即三個人壓低嗓子說了一氣，只見武二娃伸手往維持會那裏擺了幾擺，老武就飛快的帶回隊伍，一齊衝進維持會院裏。一見這個灘場，沒有那一個心裏不火起，老武臉色一變，就叫把康家敗網起來，站在一邊的康順風，早嚇的臉如白土，渾身亂抖，跪在地上搗蒜似的磕頭求告。老武氣得臉上像塊青鐵，從腰裏拔出手槍指住康順風的鼻尖說：「姓康的，你在新政權領導下也當過幹部，新政權也給過你好處，你除不作抗日工作，倒在村裏仗鬼子的勢力稱霸爲王起來，你知道維持敵人，苦害老百姓是當漢奸不知道？」康順風一邊點頭，一邊結結巴巴，喉嚨像塞了一團棉花，半天也沒有說下個長七短八。這時老武便把手槍一擺，大聲說道：「把維持會的人，暫時都先關起來！」說話之間，武工隊員們便動手把房裏院裏維持會的人，都集合到一塊，正要往大廳裏關，只聽得一陣急劇的脚步聲，門外飛跑進一個人來，雷石柱抬頭看時，只見放哨的李有紅邁着長腿進來。李

有紅二十左右年紀，長的非常精幹，穿一件白衫藍褲，頭上包一塊紅道道羊肚手巾。身子瘦瘦的，腿却很长，外號人叫「飛毛腿」，有一套爬牆上樹的本領。只見他滿頭大汗跑進來，兩步就跳到老武面前，氣喘喘的說道：「快！快！我看見日本人從老虎山下來了！」老武急忙問：「有多少？」「有十來個。」「幹！」老武大喊一聲，滿院的武工隊員便集合起來，老武在隊前說：「敵人這次來，一定知道我們把維持會搞掉，乘這機會，我們好好打他個埋伏，叫他來得去不得！」說罷，把手一舉，人羣中便爆發出打雷一般的喊聲，武工隊員個個磨拳擦掌，精神緊張。

這時，農會幹事張勤孝上來說：「要打埋伏，我領你們個好地形，甕裏捉蠶，十拿九穩。」武二娃見老武他們去打仗，也急着要求參加，老武說：「你們不必去，給你和石柱留一支槍兩顆手榴彈，在家把這些人看守住，等打完仗我們就開大會。」說畢，便領隊跑步出發，刮大風似的去了。剩下雷石柱們幾個，把維持會的人關到大廳裏，剛把老武給他的手榴彈插到腰裏，猛聽見後院傳來「冬冬」敲門的聲音，接着就聽見有人喊道：「開門來，急死我了！」康明理一聽，突然記起孟二楞叫康順風昨晚關在後院房子裏還沒出來，就趕忙進家把衣裳拿上去開了門說道：「今天鬧的真像喝了迷竅湯，連你也給忘毬啦！」這時雷石柱也跑過來，孟二楞一邊穿衣裳，一邊急問：「我聽見像是老武他們來啦是不是？」雷石柱趕快

告訴他，敵人出發了，他們已經打仗去了。不講還好，這一講却把個孟二楞急得發了瘋似的，慌忙穿好衣裳，猛的拔過雷石柱腰裏的手榴彈，邁腿就走。雷石柱一驚，擋住問：「你那裏去？」「打仗去！」雷石柱趕忙一把抓住，見他臉上還紅一塊青一塊的腫着，又在冷房子裏凍了一晚，就解釋不讓他去，可是孟二楞那裏肯聽，一提打敵人，早把渾身傷痛忘的一乾二淨，他掙開雷石柱的手，頭也不回的就從大門飛奔出去，雷石柱趕快追上去，緊喊慢喚，二楞早已跑的不見影子了。

却說漢家山據點的敵人，接到康家寨維持會送去的情報，見打死了要花姑娘的人，雖有幾分怒氣沖胸，但也並不在意，以為派幾個偽軍去，鎮壓處治一下就行。挨到第二日，便派了一小隊偽軍，跟了三四個日本人，大搖大擺的出來。一路上游山望景，和往常一樣。誰料剛到離康家寨不及二里的石崖灣，突然半山上一聲槍響，接着手榴彈雹子般飛打下來。一股黑煙，一股火光，塵土遮天，殺聲震地，十幾個敵人，好似麻雀窩裏剝了一棍，又是叫又是嚎，剎時亂成一團，有的剛聽到槍聲已調頭鼠竄了，有的槍還在身上揸着，就躺倒不動了。這時，伏埋在半山腰的武工隊，見敵人有的打死有的跑了，正要下去收拾勝利品，忽然見一個日本人，抱着頭從石頭底下爬出來。老武正端起槍要打，只見從側面山腰裏飛下一顆手榴彈，「轟隆」一聲，那敵人便應聲倒地，再沒動了。頓時，武工隊員們都驚訝的叫起來，摸

不清手榴彈的來向，齊端起槍往溝底跑下去。剛到打死日本人的地方，只見迎面有個人，揸兩支槍在那裏站着，張勤孝一見，又驚又喜的叫道：「哎呀！你甚麼時候跑來的？剛才打手榴彈的就是你呀？」只見那人沒有答理，便一直走向老武面前，哇啦哇啦的說起話來。原來此人正是孟二楞。老武喜的拍着他的肩膀說：「好樣的，好樣的，真是梁山泊黑旋風。這兩支槍，就送給你們的民兵小隊好了！」孟二楞一聽，高興的小孩一般，又蹦又跳，跟隊伍打掃戰場去了。

却說這天村裏的人，看見隊伍來把維持會的人都扣起來，高興的都像瘋了一般，一陣出到街外，一陣又回到家裏，這天張老漢家裏，滿滿擠了一響人，齊是喜眉笑臉，開口便說：「×路軍把壓在咱們腦袋上的泰山搬開了啊！」這時雖然山那面不時傳來槍聲，但人們仍是說着、笑着、議論着，快一年了，這是全村人重見天日的一天。到下午家家都在燒水做飯，準備招待武工隊。突然街上有人喊叫起來。

第十六回

熱烈招待子弟兵 羣情憤怒反維持

上回說到，家家都在燒水做飯，準備招待武工隊。忽然街上有人大聲喊叫起來。「看！咱們×路軍打勝仗回來啦！」這下，好像靜水裏投了塊石頭，村子翻動了起來。人們帶着滿臉驚喜，從家裏出來了；男的女的，娃娃老婆，連六七十歲的老漢漢老婆婆，也扶着拐棍過來。人羣把隊伍包圍起來，只見兩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從人堆裏擠進來，走到軍隊跟前，便卜通一聲跪倒磕頭，老淚橫流的說：「你們真是咱們的救命恩人啦！」武得民同志趕忙上前扶起兩位老人，和和氣氣的說：「你們上了年紀的人，可不敢這樣，咱們×路軍和那些舊軍偽軍不一樣，×路軍是人民的軍隊，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打敵人保護人民，是咱們應盡的責任！」「護擁咱們×路軍！」人羣裏的年青後生們，高興的舉着拳頭，大喊起了口號，娃娃們也高興的忘記了恐怖，小兔子似的在人羣裏亂串大嚷起來。人們高興的吼喊了半頓飯工夫，張老漢才提醒似的說：「咱們軍隊辛苦了一天啦，快叫到家裏暖一暖吧！」馬上，人們

都插到隊伍裏，爭着往自己家裏拉人。老武被六七家拉扯着叫去吃飯，康大嬸着了急，早已從人堆裏擠出來，兩人抓着兩個武工隊的同志，邊走邊說：「孩兒們，快到我這裏去，你們和我的孩兒一樣，到了我家裏，就和回了你們家裏一樣！」拐動着兩隻小腳，一直拉回家裏，親熱的安頓到炕上坐下，忙慌慌的把已經做好的白麵條，炒好的雞蛋，一碗一碗擺在那兩位同志跟前，叫着拉着，叫着叫喝，那股親熱勁兒，真如自己多年未見的兒子突然回來一般。正在這時，老武順門進來叫道：「田二虎，你換個哨去！」那炕上的一個黑眉眼後生，便卜通跳下炕來，康大嬸那裏肯依，一隻手拉住田二虎，一隻手拉住老武，都吃上炕吃完飯再走，老武急忙解釋說：「放哨去！」康大嬸知道放哨比吃飯重要，往田二虎腳上瞟了一眼，見他穿的雙爛鞋，忙放開手，匆匆到院裏草房裏，掏出一雙嶄新鞋子回來說：「孩兒，看你那鞋爛的，把這雙鞋穿上，不然打仗把腳凍壞啦！」田二虎死活不要，康大嬸強要給穿，一個推，一個拉，推讓了半天，還是康大嬸給那位同志穿在腳上，半責備的說道：「爲什不要，今天你不穿上我心裏就一疙瘩不舒坦！」說着一把把老武推上炕，忙給端飯端湯，親的真想把心掏出來給吃了。村裏人家，都在熱烈招待自己的隊伍。

却說這天樺林竊聽說武工隊來把維持會的人扣了起來，着急得就像踩在火堆裏，坐臥不安。到半晌又聽到響起了槍聲，更弄不清是怎回事，只悄悄躲在家裏吃驚。天黑，樺林竊

聽的街上嘈鬧，順門看了一眼，只看滿街都是些穿便衣揸槍的人，返回家往炕上一躺，嘴裏直叫：「完了，完了，世事又完了！」他婆姨見他面白唇青，忙問出了什麼事，樺林霸也沒有答理，便坐正抽煙，可是兩隻手，抖的連火香也對不到煙鍋上。婆姨以爲他是病了，趕快伸手到頭上一摸，却摸了滿掌的冷汗，便趕緊吩咐兒媳，熬點薑湯給喝。

到了二更多天康順風的婆姨來了一趟，告訴樺林霸說武工隊正審問維持會的人哩。這一說，把樺林霸更嚇昏了，兩眼癡癡的望着燈油，連那婆姨甚時走了都不曾知道。只記得那婆姨嗚嗚咽咽的哭着說：「你大叔，這事可得你出頭給救一救啦！不然他可就不能活啦……」樺林霸聽的又煩又怕，耳朵裏彷彿老聽見外面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躺到炕上，迷迷糊糊的看見×路軍把康順風吊起來打，康順風忍不住痛，給人家吐了實話：「你們不用打我，康家寨的會長是康錫雪，這是他叫我出頭……」幾個×路軍就拿了槍來捉他，他撒腿便跑，忽聽得背後「空隆」一聲，他便覺得頭上挨了一槍，眼前頓時漆黑，心想這一下可真完了；睜眼一看，原來是一場惡夢，心還不住的亂跳。他坐起來，凝神聽着外面，突然又是照舊「空隆」一聲，一陣沙沙沙的聲音，直向窗紙上撲了過來，他才清楚是外面起了大風，刮的大門亂響。他就躺下胡思亂想，睡了過去。一直到第二天早飯時分，又被街上鏗鏘鏘的鑼聲驚醒。他揭開被子聽着，正在心驚肉跳，忽又聽見有人高聲大吼道：「開大會啦！到祠堂院裏，家

家都去呀！他慌忙穿上衣服，想起昨晚的惡夢，心裏麻團一樣的亂，無心吃飯，只喝了一碗油茶，便出了院門，一直往丁字路口祠堂院那裏走去。快到祠堂院門口，一眼就看見磚牆上，紅紅綠綠，滿貼着一牆標語，他急忙近前一看，只見一張紅紙上面寫着：「向日本辦事的事懷蛋算賬！」再一轉身，側面又一張綠紙標語，上面寫着：「把貪污敲榨的東西吐出來！」樺林竊心中暗想：「完了！完了！他們和康順風算賬呀！」正要轉身看第三條，從院裏轉出場崖一般的吼聲：「選雷石柱當主席！」樺林竊趕緊進門去看，只見門上站兩個穿便衣拿槍的×路軍，院子裏人山人海，堆山聚浪，從大門道到房簷下，挨挨擠擠，密密層層，到處都是黑壓壓的人頭。人們有的高聲大叫，有的流淚哭泣。樺林竊扭頭一看，差一點嚇的倒了下去。原來康順風那一夥人，都是風眉溜眼，面無人色，一條繩子串網着，蹲在桌子跟前。

只見雷石柱站到場子當中，場子裏馬上鴉雀無聲的靜了下來，雷石柱擺動兩手說道：「大家選了我當主席，我就主，咱們現在就開會！今天××黨×路軍救了咱們，想一想從前日本人燒了咱的房子，殺了咱的人，搶了咱的東西，後來又受騙維持了敵人，這都是誰害的？今天大家齊說吧，肚子裏有什麼說什，不要怕，有咱抗日政府給咱作主，咱們和那些壓迫了咱的人算賬！」他一席話，好似尖錐扎進人心，場子裏大半人都沉痛的哭開了。雷石柱又說：

「不要難受，難受了不抵事，把受了的苦講出來，算賬！」剛說完，村西頭的馬有德老漢，猛的從人堆裏站起來，嘴動了幾下剛要說話，忽然後面他老婆用手把他扯了一把，又往康順風那裏指了一指，馬老漢便忽的坐了下去，一會見他又站起來，看了康順風一眼，突然又坐下去。這個情景，雷石柱看的明白，便大聲向馬老漢說：「有德叔，你心裏有什齊說吧，不要怕！人常說：天陰總有天晴時，受苦人總有翻身時，今天共產黨八路軍來，就好像是陰天出了太陽，有甚話放大胆子，毛籬口袋吐西瓜，齎往出倒！」只見馬老漢把身上的爛羊皮襖一脫，把胸膛一挺，下了決心，大聲說道：「我的腦袋拚上不要了，頂上老命也要出這口窩氣。」他往前移了一截，用手直直的指住康順風，咬牙切齒的說道：「我共務的十三畝地，日本人要「保管」糧，每畝九十斤，交不夠，他逼我跳了井，村裏人把我撈出來，他又把我押了三天，逼的把地全賣了，沒吃的把兩個娃都餓死，叫他給我的兒頂命！」馬老漢就說就哭，眼淚滾下滿臉滿懷。

第十七回

全村人揚眉吐氣 僞人員押送政府

上回說到，馬有德老漢，就說就哭，氣憤的眼淚滾下滿臉滿懷。接着辛在漢家媽媽在東角裏喊了一聲：「我有說的話！」便氣凶的衝了出來。只見她披頭散髮，兩眼通紅，原來昨天聽人說，她兒是康順風送給敵人當了僞軍，辛老婆一聽見這話，又急又氣，直哭了一個整夜。她走到桌前，一把抓住康順風，好像要咬他幾口似的說：「你是康順風，你是害人精，你逼的我老婆把牛賣了，人沒給我贖回來，問你那東西那裏去啦！」康明理在人堆裏插嘴說：「我清楚，那錢他私吞啦！」康順風起來詭辯，羣衆立時吼成一疙瘩：「不準漢奸講話！」好多人都站起來了，伸着臂，擺着手，同時要求發言。雷石柱連聲高喊：「大家坐下來，一個講了一個講，今天誰都有機會講話！」大家才又都坐下來。這時攔工漢康三保站起來，眼裏冒着火星說：「康家敗忠賣敵人，親身查哨，那天自衛團裏輪我放哨，抽空回家來吃了一頓飯，他查出來就罰我五斤油鹽！」他剛說完，富農康天成就起來發言。他語不成

聲說了半天，別人沒聽清他說的甚話，旁邊知道這件事的人，便起來替他說。原來是康順風，把他姪女，強嫁給水峪鎮一個漢奸，引進城睡了三三天，就又退回來了！這件事，把坐着的婆姨們激起了，這邊康大婦說康順風引日本人殺了她的肥豬，那邊張有義說康順風要差打過他，二先生說地頭蛇搶親的事，又有人說康家收催租子逼下人命的事，大家正在吵嚷，訴冤訴苦，站在牆跟裏的武二娃，往起一跳說：「我大修彌堡，叫洋狗咬死，這全是康順風維持害的！」滿場子人又全激動的站起了，主席大喊，「一個一個說，一個一個說！」人們好像沒有聽見，齊吼着質問康順風：「你過去是個窮鬼流氓，整天就是憑上你那兩片嘴當牙子吃飯，這陣你穿綢掛緞，吃肉吃麵，買房買地，問你那來的錢呀？主席，叫他說！」康順風站起了，手抖的不停，剛說了幾句，馬有德老漢就握緊拳頭大喊口號：「真壞！真壞！真壞！真壞！萬惡的漢奸！」正在這羣情高漲之時，孟二楞猛虎般從台階上衝下來，臉色紅怒，掃帚眉直立，撲向康順風掄起蒜鉢拳頭就打。這一下，場子翻轉了，立時張有義周丑孩也挽起袖口衝上去打，羣衆也潮一般的擁上去，一聲巨吼：「打死漢奸賣國賊！」天崩地裂般的吼聲，直震得房動樹抖，山鳴谷應。前邊衝上去的人，壓在康順風那一夥人身上，後面的人上不去，撈起柴棍探的打，有一個女人匆匆的跑上來，從人腿空裏鑽進去，探着踢了幾腳，憤憤的說：「你再欺侮老娘吧！」雷石柱看見這般光景，趕快大聲喊：「大家停一停，叫他自

已說。」待衆人分開看時，康順風已渾身是土，口鼻迸血，好似土窖裏拉出來的一般。只見他灰眉土眼的從地上掙扎着站起身來，人羣中又有人激憤的吼道：「問康順風，看他給敵保管的糧那裏去了！」站在那人身旁的又一人，重重的用鼻子哼了一聲說：「哼，那裏去了，敵人沒拿走，還不是他姓康的一家子私吞了，說起這糧，全是在咱窮人身上榨的油水！」先前說話的那人，扭頭把樺林齷恨恨的斜睨一眼說：「怪不着，今天財主一句話也不說。」樺林齷一聽這話，好似迎頭澆了盆涼水，頓時毛骨悚然，渾身打顫，心槌冬冬亂跳，彷彿就要從胸口上跳出來一樣。他倒抽了一口冷氣，兩條腿打着哆嗦，正要開口說話，康順風突然往衆人面前一跪，伸手拍拍，把自己的臉連打幾下，顯出一付苦相說道：「大家饒恕饒恕，反正在我維持會沒給衆人辦下好事，衆人處罰我就是啦！」你道康順風爲甚來了這一手呢？原來他是怕衆人提出樺林齷，追出他們的老根子，問題更難解決，所以就趕快來了個苦肉計，向衆人討饒轉移目標。衆人一見，更加激怒了，會場裏年青小夥子們，便拍着大腿說：「你跪下，你今天把你的頭割下也不能饒你的罪惡！」老漢們也說：「這簡直是扞到人頭上拿屎洗哩嘛！不行，算賬！」人羣中又跟着呼叫起來：「康順風不要耍無賴！」這時，主席雷石柱走向康順風，指教了幾句，康順風便站起來說話。剛支吾了幾句，人羣中就又喊：「不要講廢話，說你貪污了多少東西，乾乾脆脆齊吐出來！」「打死的人叫他頂命！」「退還我的

糧食！」「銀器手飾……」一霎時，人們又喊成個一哇聲。主席用手招呼，提高嗓子吼叫，場子裏憤怒的人聲，還是不能平靜。坐在桌邊的老武，見衆人如此激憤，站起來擺着手，說：「大家靜一靜，叫康順風自己講！」人們這才閉住嘴，靜悄悄的，眼睛都盯在康順風身上。只見康順風移前一步，腿子抖擻着，聲音又顫又啞，向衆人承認了各種貪污事實，又說了敵人要一百，他就給老百姓派一百五。剛說到這裏，康順風就閉嘴不往下講了。孟二楞跳起來向大家說：「像這樣不澈底坦白的壞蛋，應當立馬槍崩了才好！」「對！槍崩了！」人羣裏伸起臂膀，擁護這提議。坐在桌旁的老武忙站起來，抬頭見天色已經過午，會議進行的也差不多了，和衆人商量了幾句，當場選出五個清算委員，把貪污的六百塊白洋，一千多斤糧食，五十斤油，一匹叫驢，三條毡子，三斤銀器手飾，還有些日用傢具都一宗一宗的算出來，馬上就派人到他家把東西搬出來，民主決定，把現有的糧，貸給抗屬和沒辦法的人，日用傢具和銀器各歸原主，還有一部份白洋糧食拿不出來。康順風當衆答應，把三十七畝地、兩眼窖拿出了賠償。

却說算完貪污賬，人們都長長吐一口氣說：「這可出了這口冤氣啦！」抽煙的，拉話的，每個人好像從身上卸去一付千斤重担似的輕鬆愉快。這時，老武又笑着對衆人說：「康順風這一夥人，罪惡很大，今天在大家面前，只承認了一部份錯誤，恐怕這會再開下去，也

不能很快解決問題，今天咱們抗日民主政府，講的是寬大政策，只要能痛改前非，重新做個好人，政府是可以減輕罪的。康順風今天沒有澈底坦白，我看是把他們送到政府，假使他還不肯悔過，那時就由大家處理。至於留下維持會的那些村警，叫他們當場悔過找保，以後再不幹壞事，咱們就放他，大家說行不行！」人們相信老武，好似相信生身父母一般，一席話，滿場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拍手贊成的。二先生說：「對的，古人云：樹不砍不成器，逆子不教難成材，叫咱政府的王法，好好把他們教育教育才對」。維持會那些村警狗腿，聽老武說只要悔過自新，就可找保釋放，高興的就向衆人請求：「你們誰敢保我？我以後再也不敢壞了。」只見連問幾聲，衆人都默默不語，老武看見羣衆痛恨漢奸，無人担保，便說：「既然沒人敢保，咱們就一塊把他們送抗日政府好了。」當下便集合起武工隊員，正在要走，樺林竊一步搶到老武面前，假仁假義的對老武說道：「我兒不成器，送去叫咱政府教育教育才合我的意思！」老武一聽，知道他是賣狗皮膏藥沒有搭理，便把維持會那一夥人交給武工隊員帶上，往靠山堡回去不提。

這邊人們見武工隊押上漢奸們走了，好似長在身上的一塊貼骨疔瘡，今天才一刀子割掉。個個都眉笑顏開，人心大快，當場就討論了整理農會組織，建立新政權，張忠老漢被選爲村主任，白文魁、康大嬸、雷石柱被選爲代表。大會開到這裏，太陽已經落山，人們正想

散會回去，雷石柱忽然開口說：「還有一件大事沒討論。」

第十八回

青年自動當民兵 老武半夜得急信

上回說到，大會開到太陽落山，人們正想散會回去，雷石柱忽然說道：「大家再等等，還有一件大事沒有討論。」人們立時一靜，雷石柱接住說：「現在咱們把維持反掉了，並不是就平安無事了，敵人會更毒的來報復，爲了防止敵人報復，保衛咱們全村，需要建立民兵，咱們村過去就有民兵，是祕密的，今天維持反掉了，就公開幹吧！誰們參加民兵來報名！」話音未散，張老漢就高興的應聲說道：「後生們，這是好事，你們齊報名吧，我要年青十年，非報名參加不可！」張有義見父親號召別人，先跑上來對當記錄的康明理說：「寫上我，第一個張有義，再寫我兄弟張有才。」記錄剛把他的名字寫完，周丑孩就起來說：「寫……寫上我……周丑……丑……」周丑孩結巴了半天一個「孩」字說不出來，衆人笑着打趣說：「不用難受啦！記錄知道你這個結巴巴啦！」這時康大嬸用手推了一把站在他臉前的一個年青後生說：「人家都報名參加民兵，你這麼個棒後生怎不說話呢？」只見那年青後

生轉回頭來，把康大孀瞧了一眼，很不自然的走到一邊，又坐到另一處人堆裏。原來這後生叫康有富，二十四五年紀，家裏很窮，又沒父母，只他寡身一人，在樺林霸家裏當長工。這人胆子最小，有個原因，小時他一個人在山上放羊，突然來了五六條狼，撲進羊羣，羊被沖散了，四下亂跑，他去打狼，就被四條狼三面圍住，那時他才十六歲，有一個狼撲上來，爪子搭在了他的身上，正嚇得丟魂丟魄的時候，山上過來一羣鋤地的，這才把狼趕走。從此後，康有富嚇輸了胆，話也不多講了，上嘴唇經常乾着兩道鼻涕。變的像個癡人一般。康大孀見康有富躲開他坐到別處，正要喊叫，那邊飛毛腿李有紅忽的站起來說：「寫上我李有紅！」他轉回頭來叫道：「康有富，你爲甚不參加民兵？」樺林霸也起來說：「參加民兵保家鄉，是好嘛；你快參加吧！」其實樺林霸說這幾句話，一則是在衆人面前賣好，朦蔽衆人不懷疑他，再則是想叫康有富參加了民兵，收買他做工作，這是後話。康有富見掌櫃也說叫參加民兵，那敢不參加，吃人家飯，由人家辦。也就報了名。這時又有人從東房角喊過來：「寫上我馬保兒！」「寫上我康三保！」記錄忙的筆桿亂動，報名的人，好似水中波浪，一個緊挨一個湧來，真是人人有志，個個爭先。待記錄擱筆一念，新參加民兵和過去的暗民兵，共有雷石柱、康明理、孟二楞、武二娃、張有義、張有才、周丑孩、李有紅、馬保兒、康三保、康有富十個青年。大家齊聲，選雷石柱當民兵分隊長。當下天色已晚，主席宣佈了

散會。散會後，雷石柱又和老武計劃了一下民兵站崗放哨，和準備砍樺林的事，到上燈時分，便召集全村民兵開會。會上討論了今後民兵的任務，又訂出放哨查夜的制度，隨即就派出孟二楞張有義到村口放哨。老武們這才回家睡覺，當下無話。

到鷄叫時分，老武正睡的美的時候，「咚咚咚」，突然門外有人打門，那聲音，好似擂鼓一般，非常之急。老武從夢中驚醒，輕聲問：「誰呀？」「是我，快開門！」老武聽出是孟二楞的聲音，急忙穿衣下炕，開了門便去點燈，待他點上燈回頭一看，只見孟二楞身後，跟進兩個人來，老武仔細再一看，有一個有二十八九年紀，粗胖個子，肉團團臉，兩條濃眉，長到了一塊，鼻子好似一頭蒜。一隻手揹條牛槍，一隻袖子是個空筒筒。此人正是退伍軍人趙得勝。民國二十六年，國共合作，×路軍北上抗日，他在平型關大戰中，叫敵人的機關槍打斷了左臂，下來住了三個月醫院，左臂成了殘廢，便退伍回到家裏來。這次馬區長來望春崖組織民兵，他因為不願受敵人的蹂躪，自動幫助馬區長，在村裏組織起秘密民兵，他被選為民兵分隊長。他雖然只有一條臂膀，可是打槍非常準。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一把手」。後一個是桃花莊的民兵分隊長崔興智，今年二十四歲，生的又黑又醜，穿一身黑衣裳，罩一塊藍粗布手巾，腰裏插兩顆手榴彈，燈下一看，真是黑人一般。老武看了一刻，開口便問孟二楞：「他們是那裏來的？」孟二楞見老武問他，便挺生氣的說道：「我們在哨位

上扣住的，問他們那裏來的，他只說前村的，一定要見你才行！」老武聽罷，心中正在疑惑不安，只見帶牛槍的那一個人，一步跳上老武跟前說：「你就是武得民同志？」老武應了一聲是，那人便伸手到腰裏去摸。站在一邊的孟二楞，以爲那人是掏什麼傢具謀害老武，正要伸手抓他，忽見掏出來的是一封信，才把手縮回，老武接信，打開湊到燈上一看，是馬區長來的信，上邊寫道：

武得民雷石柱二同志：今天聽說你們那裏的維持反掉了，桃花莊望春崖兩村的維持，昨天也一齊反掉了，我現在正發動羣衆，準備進行砍樵林鬥爭。上級指示說：不要給敵人一根木料，不容易保護時，可以毀了它；大家要努力發動羣衆，粉碎敵人修鐵道的鬼計，阻住敵人蠶食，把它擠出去。你們那裏發動的如何？我有很多事還不能離開，今介紹桃花莊分隊長崔興智望春崖民兵分隊長趙得勝二同志，前去找你處，共同商討反木柴鬥爭。

馬長勝。

老武看罷驚喜異常，忙陪着笑臉，招呼那兩人上炕，口裏不住的說：「早就聽說過你二人的名字了，想不到你們今天來啦，很好。」隨即又吩咐孟二楞，去叫雷石柱快起來，就說有要緊事討論，孟二楞答應，便飛跑出去。

不一刻，雷石柱來了，進門見炕上坐兩個人抽烟，有幾分面善，但又不敢認。這時，老

武便把剛才那封信遞給雷石柱看。雷石柱接住剛唸了幾句，便高興的拍腿大叫起來：「老武同志，那可鬧好了哇！」接着又繼續往下看。老武笑了，炕上那兩個人也笑，只是孟二楞一人，好似裝在鼓裏，摸不着是爲着什麼，一時心急，便把頭也入到燈前，爭着和雷石柱看信，可是他認識字，只見滿紙灣灣扭扭，還是不知說什麼。於是他急的踩着脚大叫道：「到底是什麼事，你們專捉弄咱這瞎眼睛子啦！」雷石柱看罷信，趕快把孟二楞的頭搬過來，附耳點了幾句，孟二楞便高興的又去放哨。這邊雷石柱和那兩個人介紹認識了之後，四個人便行開會。交換了一下三村的情況，桃花莊分隊長崔興智便說：「反木料鬥爭，我負責動員一百人！」

第十九回

三村民兵放警戒 五百羣衆砍樺林

上回說到，雷石柱等幾個人交換了一下三個村的情況，桃花莊民兵分隊長崔興智便說：「反木料鬥爭，我村我負責動員一百人！」一把手趙得勝醒了一下蒜頭鼻子說：「我們望春崖動員二百人不成困難。」雷石柱想了一下，也說：「我們村能動員二百人！」老武聽了三村動員的人數，共是五百多人，手撐住腮巴沉思了一陣，便說：「這次大家加油幹！反木料鬥爭，不成問題勝利完成。七天以內，各村把人都動員好，除過民兵要放警戒，其餘人編三個大隊，到十一月十三那天，鷄叫吃飯，天明趕到樺林山就幹。」

討論完畢，正好天色大亮，崔趙二人要回，老武便匆匆給馬區長寫了一封回信，告知會上的規定，交代崔興智帶回桃花莊去。把崔趙二位送走，老武雷石柱就分頭到各家做動員工作，一連數日，暫且慢表。

回頭再說樺林霜，自從那天開罷大會以後，一面因心中氣憤，不便發洩，一面是兢兢心康

順風到政府裏事情鬧大，露了餡子，便愁思成病，每日躺在炕上，門縫不出，只打發婆姨，白天在村裏打聽點消息，看風行事。

只說有一天黑夜，樺林霜的婆姨小算盤從康順風家串門子回來，已有三更天。村子裏人已睡定了。她路過馬有德老漢門上，忽然看見家裏還點的燈，窗紙上明晃晃的，有幾個很大的人影子在動。那婆姨一見，心中生疑，便蹣手蹣腳的走近牆跟偷聽。只聽見裏面雷石柱的聲音說：「咱村去二百人，你老人家不是還有一把大斧，把他拿上，咱們人多手快，一天就把狗日的砍光了！」小算盤沒頭沒尾聽了幾句，屋裏便靜了下來，等了老半天，還是沒人說話，她凍的不行，正想走開回家，忽然屋裏馬老漢的話，把她嚇的魂飛魄散，好像跌下崖去一般。她定了定心，獨自心中暗想：「原來順風婆姨說，村裏這幾天正圪吵着砍樺林，真是這樣呀？」這時，屋裏又有一個粗聲音傳出來：「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先下手為強，咱們不砍，敵人還不是要抓民伕給他砍，咱們砍了還能變賣成錢，要讓敵人砍去修起鐵路，這一帶的老百姓可算害上貼骨疔瘡啦！」只聽見又一個老漢，咕咕囔囔的說：「不管怎說，樺林山總算咱村幾輩子的個寶，刨藥材，採蘑菇，打野獸，往年家家都有幾兩銀子的進項，如今砍了實在心痛。再說三天兩天砍座山，你們試打，萬萬是辦不到，半道上日本人知道了，那是柴火裏燒山藥，灰事情！」一場爭辯之後，屋子裏又無聲無息的靜下來。停了老半天，轟

的，窗上一個老大黑影站起，揮着手說：「砍了林子是可惜，可是咱們只要保住這地方，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往後還不是要甚有甚！」小算盤聽到這裏，心亂如麻，再也聽不下去了，正要回去告訴樺林霸，又聽見屋裏有人說：「別說了，大家回去準備吧，後天就動手幹！」吱的一聲，窖門大開，開會的人擁了出來。小算盤急忙把身子往牆角一閃，避過衆人，快步跑回家裏來。見了樺林霸，把剛才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把個樺林霸大吃一驚，猶如晴天霹靂，平地起浪，半天吐不出一句話來。過了一陣，才長的吐了一口氣說：「閻羅殿上撐好漢，我叫他們一個都從我手上逃不過去！」馬上抽筆開硯，要要要一氣寫好一封情報，到第二天，便差康順風婆姨假裝歐親戚，送往漢家山據點。

却說這幾日據點的敵人，正忙着運東西抓民伕，積極準備砍山，突然接到樺林霸送去的情報，說這一帶羣衆準備砍樺林，這一氣非同小可，當下就點起僞軍日軍幾十名，準備襲擊砍山隊，暫且不提。

却說到了十一月十二這天，砍樺林的前一天，康家寨家家都忙着蒸乾糧，尋傢具，準備砍山。周丑孩翻過大山，到他姑舅家借來了五把大斧，分給村裏沒傢具的人，到天黑，老武同雷石柱相跟上挨門看了一遍，斧子呀，繩子呀，乾糧呀，家家都鬧了個便當，村裏的營生——照門、喂牛、站崗、送信，樣樣事都安頓給婦女們。雷石柱看罷，心中非常高興，回家

也把自己的工具準備好，又美美擦了一下槍，這才上炕睡覺，一夜無話。

雞叫時分，雷石柱一睜眼見窗上泛起白色，就趕快穿衣起來，吼醒婆姨做飯，便出門到村裏吼各家起床。剛一出門，覺得臉上濕濕的有雪花飄打，抬頭一看天色，滿天烏雲，陰了個鍋底一般。到村裏把人吼起，各家燒火做飯，趕天大亮，人們都抗着傢具揹着乾糧，吵吵嚷嚷的如數聚到了十字路口祠堂門前。民兵帶步槍、火槍、手榴彈等各種武器，雄糾糾的由老武帶領前面上山放警戒，其餘的人把傢俱扛在肩上，由雷石柱領隊，浩浩蕩蕩，直奔樺林山而來。誰知北風越刮越大，天色越陰越黑，不一陣陣，鵝毛大雪，漫天飛舞，舉目一看，四山白茫茫一片，好似銀鑄玉塑一般。砍山隊沖風冒雪，剛到老虎山下，迎頭看見對面山圪梁上，望春崖、桃花莊的砍山隊也來了，唱的笑的，吼的叫的，肩上的斧子鋸子，明晃晃的閃着光。人們的心，都烈火一般。路被雪蓋沒了，領隊從排頭傳下話來：「上山了，大家操心！」人們便一個拉一個，喊着叫着往上爬，好似一條鐵鏈。不一陣三路砍山的人，都進了樺林山，只見滿山叢生的高大樺樹，密得好像人頭上的頭髮一般，人們都記得每年夏天，這林子長的多麼俊秀，多麼的茂密呀！花兒紅，葉兒綠，樹枝交叉着樹枝，人們做營生做累了，便鑽到這涼簌簌的林子裏，採野果子，歇晌午，可是現在爲了和敵人鬥爭，人們要把這心愛的寶庫砍掉。人們清楚知道，日本打不走，林子再好，也不能夠幸福的享受呵！沒有一

個人猶豫，劃分了地盤，五百多砍山羣衆，分開幾路，散到每一個角落，像太平年打圍場似的，揮斧搭鋸，開始了工作。兩個人把住一顆大樹，鋸的鋸，砍的砍。這邊「碰通！碰通！」那邊「嘶嘩！嘶嘩！」這邊有人高興的唱起了「牛槍小調」，那邊有人在亂喊大叫，斧聲鋸聲人聲，剎時響遍山林，那聲音真好似六月天發山洪一般。一陣工夫，每個人頭上都汗似蒸籠，滾滾如雨。脫衣解扣，鼓氣加油，只聽得這邊有人大聲喊過來：「倒呀！倒呀！操心騰開了！」人們亂跑着過來看，「彭」的一聲，一顆三丈高的樺樹砍倒了，接着那邊也有人叫：「倒呀，倒呀，那面拉鋸的散開！西頭那樺樹下的人，快跑開，大樹向西頭倒下去了！」「彭」的一聲，又一樺樹倒下來。一會，東頭又有叫聲起來，接着是大樹倒下來了。聲音。「彭彭彭……」數不清的倒樹的聲音，從各個角落響起來。整個樺林山，好像地震似的動盪起來。樺樹一聲不斷一聲的往下倒，山鳴地動，滿山飛濺着雪花，人們在白地氈似的雪上跑着，好似無數受驚的地鼠在雪地裏找食物一般忙碌。張勤孝領着他的大鋸組滿林子飛跑，聽見這邊，彭的響一聲，趕緊過來搭起大鋸，三尺遠一截，三尺遠一截的鋸起來，鋸完，趕快又跑到另一處。就這樣鋸着砍着，約摸晌午時分，人們正幹的熱火朝天，突然山後邊，「叭」的響了一槍，山頂上飛跑下一個人來。

第二十四回

過大年民兵放班哨 送酒肉特務設機關

上回說到，衆人砍樺林正在砍的上勁，忽聽的「叭」的響了一槍，從對面山上跑下個人來，衆人驚的都停了手，只見那人跑到雷石柱跟前，喘着氣說：「敵人出來了，不要緊，咱老武領着三個村的民兵，卡住山那面那個細腰路，雪下了這麼大，坡陡路滑，他狗日的保險上不來！就是上來，手榴彈也夠他吃喝的！」這時，雷石柱向林子裏吹起一聲哨子喊道：「敵人出發了，大家別怕，加油砍咱們的！保險沒事。」馬上衆人又加油幹起來了，雖然山那面的槍聲，打的像炒豆子一樣，可是沒一個人害怕，斧頭砍的更緊了，鋸子拉的更快了。到天快黑時，雪停風息，山那邊槍聲也不響了，砍山隊把能做枕木的大樹，齊砍倒了。大家正在圍着火堆烤吃乾糧，只見山頭上老武帶着警戒的民兵下來，拿日本旗的，戴鋼盔的，箭一般的穿到火堆跟前。這一下，人們乾糧也忘記吃了，一齊圍上去，高興的吼喊起來。老武向四週看了一遍，見一座黑壓壓的樺林山，變成了個禿子頭，只剩一些碗口細的小樹了，遍地

都是三四尺長の木椿樁。常下老武高興的嘻嘻笑笑，坐下吃了一頓乾糧，又告訴了各村幹部，要防備敵人報復。各村的砍山隊這才說說笑笑離開樺林山。

康家寨的幹部們，一回到村裏，就動員全村空室清野，每天派民兵，到據點跟前活動。轉眼間已到舊曆年關，康家寨雖經過敵人一年來的壓榨，家家光景都不如以前了，可是三百六十天，好容易才熬到過年，又反掉維持得到解放，家家都是想盡辦法糶米買麵，割肉打酒，忙的不可開交。到了三十這天，家家糊的新窗子，貼的紅對聯，小娃娃們穿着花花綠綠的新衣裳，跳出跳進好不興頭。雷石柱看到這個光景，心中很不自在，獨自思謀了一陣，便把民兵齊吼到一塊說：「敵人在咱村吃了大虧，趁過年說不定要來報復，看咱們咋家才能保衛全村，太太平平過這過年。」馬上有的新民兵嘍起嘴說：「哼！老百姓過年，咱民兵不能不過年呀！」有的老民兵說：「村裏成立起民兵，就是爲了保護老百姓嘍！咱們吃點苦沒關係，總不能叫全村人有個差錯。今夜崗哨更要加緊哩！」有的說：「咱打的敵人出也不敢出來，怕甚？胆小不得高官坐，怕死不得見閻王。息心睡覺吧，敵人也過年哩！」這時孟二楞飛起掃帚眉，跳起來吼道：「敵人報仇還管你過年不過年，又不是婆媳婦嫁閨女：要挑黃道吉日。要是敵人來了，哼！過年？我看過過年吧！沒人放哨了咱一個人去。」大家討論了半天，最後都說要加強崗哨，保衛全村過大年。決定在離據點五里路的牛尾巴梁上放班哨。雷

石柱馬上就把民兵分成兩班，第一班孟二楞、張有義等五個，其餘的算第二班，後半夜替換。第一班的民兵，都帶上武器穿上皮襖走了。雷石柱先找到張勤孝幾個幹部，商量了一番。於是分頭去動員羣衆，叫家家把牛馬牲畜寄到村外，舖蓋吃食齊收拾妥當，一聽見打手榴彈，就往村西炭窖裏躲。有的人家聽了幹部們的話，私下裏說：「嗨！真是脫了褲子放屁：找的麻煩咧！有民兵保衛，萬無一失。再說十冬臘月滴水成冰，牲口寄到村外，又沒棚又沒圈，凍死誰賠呀？」因此只有少數人家，把牲口寄到村外了。

却說樺林霸，這天早晨接到敵人的一封信，說夜裏要來「掃蕩」，叫他把民兵想法拉住，不要放哨，事情辦好了賞他一千塊錢。到下午又聽說村裏民兵放了班哨，戒備的很嚴，不由得眉頭上挽起顆疙瘩，心中十分愁悶，雙手摸着光溜光的腦門心，在地下轉圈，過了好半天，忽然把手一拍，對他老婆說：「喂！炒上二斤肉，倒上二斤陳酒，我給放哨的民兵們送去。」小算盤正在捏餃子，聽了這話，把臉一板說：「把你個老糊塗虫！東西是錢換來的，又不是土疙瘩，把你個老不……」小算盤正要痛罵一頓，忽然想到過年不該說不吉利話，便把口閉住了。樺林霸過去對她悄悄說了幾句，小算盤才又高興的說：「一把米換個肥母雞，好生意，好生意。」便叫兩個兒媳婦備辦酒肉。到上燈時分，樺林霸找來他的長工康有富親熱的說：「嗨！你們民兵實在是辛苦啦！過大年還要放哨，忍飢受凍，担驚受怕，這

都是爲了全村安生呀！叫我們實在過意不去。你把這些酒肉，送給放哨的民兵們吃喝上點，好叫壯壯胆子。這可是一顆麥子敬神：一點小心嘛！嗨嗨……」康有富是個氣悶心，傻傻的也沒有想到有甚陰謀，聽了，拿上酒肉，飛也似的送到牛尾巴梁上，把樺林霜的話，原原本本說了一遍，孟二楞一把攔住說：「我看這狗日的不會放上砒霜吧？」康有富說：「他不敢，你不要把人家的好心當作喂貓食。我看這老傢伙到有點轉變了！」放哨的民兵正凍的沒法招架，見了酒肉，如見親娘一般，湊到一坨堆大吃二喝，忽然孟二楞大吼道：「啊呀！壞了，看村子那邊是怎啦？」衆人急忙回頭一看，只見村子裏冒起火光，照的兩面山上通紅。康有富說：「嗨！今天過年啦！誰家院裏能不擺塔塔火？我出村時，家家都點着了。」於是又放心的你一口我一口的喝起來。康有富沒有回去，和大家喝酒閒談，誰也忘記放游動哨了。就在這個時候，漢家山的敵人，已經從溝底下摸過來了，這股敵人，不騎馬不帶砲，不咳嗽不吐痰，穿的都是軟底鞋，一路上輕腳輕手，直摸到康家寨背後的山坡上，便都爬下了。帶隊的豬頭小隊長，這時站起來，向村裏一望，見家家院裏燒着一堆炭火，全村子安安靜靜，等了大半天也沒有一點響聲。馬上便把四十個僞軍分成四路，把村子包圍起來。親自帶着三十個日軍衝進村裏，見門就進，見人就抓。這且不提。

却說雷石柱，睡到半夜，一古腦爬起來，穿好衣服，正要出去叫上第二班民兵去換哨，

忽聽的街上，狗亂咬，又聽見人聲噪雜，哭喊成一片，不由的打了個寒戰。從門縫裏往外一睇，見撲過一個人來。

第二十一回

日本鬼殺人如割草 張老漢誘敵跳絕崖

上回說到，雷石柱從門縫裏往外一睇！見撲過一個人來，「砰！砰！砰！砰！」幾腳，「嘩啦」把門踢開了。雷石柱連忙閃在門後，進來的是個日本兵，端着上刺刀的槍，兇狠狠的往裏撞，雷石柱看的真確，舉起頂門杖，照着日本兵的後腦，猛的一棍打去，沒哼一聲便死了。雷石柱連忙回到屋裏，把婆姨喊醒說：「快！快！快！敵人來了！你快躲，我要衝出去。」婆姨吓的楞住了，全身發抖，一把抱住他的腿，嗚嗚的哭着說：「不能管你跑呀！要死咱死在一起……」雷石柱又急又氣，二話沒說，抱起婆姨，一直抱進山藥窩裏，返身出來，把上邊蓋好。拿起日本兵的槍往外就衝，忽然又停住腳尋思道：「敵人一定把村子包圍了，光咱一人一槍就能衝出去？」想了一下，便把那個死日本兵的衣帽剝下來，穿戴在自己身上，把帽緣拉下來，掩住眉眼，這才走出門去。只見街上手電火把照的通通，滿街是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日本人跟在後面，用槍托皮鞭趕打着，有的頭上被打破了，一股一股冒



的兵本日着照，杖挖門頂起舉
。去打棍一的猛，腦後

血，有的光身上紅腫起一棱一棱，哭着，喊着，亂紛紛的一團。雷石柱擠在人堆裏，心痛的連頭也不敢往起抬，人們見他過來，以爲是真日本人來了，都往兩邊擠。雷石柱趁空緊跑幾步趕到村口上，忽聽的黑暗中好幾個聲音吼道：「什麼人！站住！」雷石柱聽出是放哨的偽軍，便假眉三道的口裏咕嚕道：「太軍的，筱麵河撈一馬司！」偽軍也把他當成是真日本人了，便沒再問，雷石柱撒腿飛跑上牛尾巴梁。

却說敵人，把全村男女老幼，一齊趕打到康家祠堂旁邊大場裏，場當中，七橫八豎的堆着一堆桌椅板凳、亂柴亂草，燒着熊熊的大火。場周圍站着幾十個敵人，槍上都上着刺刀。全村人被圍在火堆跟前。這時豬頭小隊長手裏握着明晃晃的洋刀，和獨眼窩翻譯官，走到人羣前面，唔哩哇啦的吼道：「誰的是民兵！嗯？說，不說通通的撕拉！」衆人你看我我看你，全場子靜的鴉雀無聲，只有呼呼的西北風狼嚎般的吼着。連問了幾聲，也沒一個人喘氣，氣的豬頭小隊長暴躁如雷，大吼一聲，撲過去從人堆中拉出個年青媳婦來，那媳婦穿着一身單衣裳，全身抖的站都站不穩當了。火光裏照見慘白的臉，嘴唇變成了黑紫色，原來是孟二楞的婆姨。豬頭小隊長問道：「你的說，說了的不殺！」那媳婦急急巴巴的說：「我不知道……不知道！」豬頭小隊長喉嚨裏豬叫似的呼嚕一聲，馬上撲過兩個日本兵來，舉起槍托，照那媳婦肚上腿上沒頭沒腦的打，「拍拍」的亂響，打一陣問一句，問一句打一陣。那

媳婦癡豬般的嚎哭，撕破嗓子的喊叫：「噯噯噯！我實在不知道呀！媽媽呀！噯呀……」一陣昏過去，一陣又醒過來，爬起，跪下，躺倒，兩眼一翻一翻的望着全村人。全村人都是眼淚滾滾，一個個嚇的臉如黃土，連頭也不敢抬了。敵人拿槍托死命的打着，鞭子下去，衣服便隨着開一綻，血浸濕了衣服，那媳婦疼的滿地打滾，忽然翻了個身，喉嚨裏「哦」的一聲，便不動了。

豬頭小隊長又拉出個年青後生來問：「你的民兵？」「不是。」「誰的是？噯？」「不知道！」「砰」的一洋刀把頭砍了，那顆頭像西瓜一樣，突溜溜滾在人堆跟前。前邊的人，吓的齊往後擠。這時翻譯官走到人堆跟前，人堆擠的更緊了，女人們尖聲叫，娃娃哭成一窪聲。翻譯官一把拉出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來，和氣的說：「小朋友不要怕，誰是民兵？你好好的說。」從口袋裏掏出幾塊糖，塞在小女孩手裏。康明理幾個民兵急的乾瞪眼，握着兩手心冷汗，只怕說出來，可是那女孩，說了聲：「我不知道。」把糖丟到火堆裏了。翻譯官氣的兩條眉一豎，提起那小女孩扔到火裏了，一時頭髮着了，衣服着了，口裏叫罵着，小腿小胳膊亂動，火着的更旺了，鍊的人油「吱吱」的響，發出一股一股臭味。突然辛老婆從人堆裏擠出來，披頭散髮，像瘋了一樣，連哭帶罵：「斷子絕孫的日本鬼子呀！殺了我娃，老娘也不活啦！」村裏人扯也扯不住，她彎腰揀起一塊石頭，照準翻譯官的面門打去，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嗖」的一聲，翻譯官剛把頭一偏，正好打在他後邊的一個日本兵頭上，「卜通」一聲栽倒了，黑血直冒，口裏「啊呀呀」亂叫。馬上衝進六七個敵人來，刺刀在火光裏閃着，照準辛老婆左一刀右一刀的刺，不一時辛老婆渾身刺成蜂窩一般，躺倒死了。豬頭小隊長眼睜的像銅鈴，洋刀在硬凍的地上敲着，一跳三尺高的吼道：「通通的壞了心的！通通的撕拉！」場子邊上的敵人散開了，按起兩挺歪把把機關槍，開機關槍的人爬倒了，槍機「嘩啦嘩啦」的響，人羣擠成了一癩瘡，悲慘的哭嚎成一片。二先生嚇的上下兩排牙不住敲打，心中想道：「說了吧！死上幾個民兵就能救下全村人」。五六個民兵被人羣圍在當中，擠的上氣不接下氣，康明理對其餘的民兵們低聲說：「捨上命幹吧，反正是個死」。周圍的人齊低聲的喊：「幹！」正要發作，忽然張老漢從人堆中擠出來，卜通跪下求告道：「皇軍大人，誰是民兵，我齊知道，民兵都在村外哩！我引老爺們捉去！」小隊長聽着高興的笑了說：「你的頂好，前邊開路的，捉住民兵，大大的有賞。」張老漢站起來又說：「民兵多哩！皇軍把兵馬齊帶上吧！少了捉不住。」日本人答應了。張老漢引向左邊山上爬，後邊跟着串敵人。四周一片漆黑，西北風狂吼着，豬頭小隊長緊拉着張老漢的腰帶，生怕他飛了，爬了有半里多路，張老漢忽的站住說：「到了，我喊出來你們就捉。」後邊的敵人都臥倒了，只聽張老漢高喊道：「老武同志！石柱子！我姓張的總算對起全村人了……」話還

沒說完，冷不防返身抱住豬頭小隊長，死命向前一躍，「嚙隆隆」滾下去了。敵人急的都站了起來，拿手電四處照，這才看清前面是幾十丈深的個絕崖，翻譯官急燥的亂跳亂吼，指揮日本兵下去找小隊長的屍首，但轉了半天連路也尋不上，只好帶上隊返回村裏，跑到場子上時，連個人影也沒有了。

第二十二回

魔王頭祭奠烈士 新政府救濟難胞

上回說到，敵人返回村裏，跑到場子上時，連個人影也沒有了，馬上分頭到各家找尋，仍然沒有找見一個人。原來村裏人，一見張老漢引上敵人爬了山，便都躲藏了。敵人找不見老百姓，又氣又恨，滿村子亂竄，見牛駝東西就拉就搶，見房子柴草，就點就燒，擱下慢表。

回頭再說雷石柱，化裝從村子裏跑出來，黑暗裏跌跌撞撞，一直奔到牛尾巴梁上，見那幾個放哨的民兵，都背靠背睡着，雷石柱急的連喊帶推吼醒說：「你們哨怎放穩的，敵人把村子也包圍啦！」民兵們因為喝了陳酒，都醉呼呼，聽了這話，嚇的酒都變成了冷汗，一齊爬起來，孟二楞喊了一聲：「走！打去！」大家拿起槍就往山下衝，雷石柱連忙攔住說：「去送死呀！敵人多咧！咱們分成兩路，夾攻敵人吧！」馬上分配孟二楞領三個上北山，自己領兩個上南山。雷石柱這路，爬到山頂上往下一看，只見全村大火，好似火海一般。也顧不

得氣喘汗流，三個人爬下就開排子槍。接着對面山上孟二楞們也打開了，村裏敵人好似麻雀窩裏扎了一棍，亂跑亂叫，僞軍們驚慌的喊着：「老八路來啦！」趕着牛騾一氣往村東敗退，兩路民兵順屁股追打，直追到牛尾巴梁，奪下三頭牛。

這那天已大明，看着敵人進了漢家山據點，這才趕上半返身回來，路上雷石柱批評民兵們放哨不負責。民兵們就一五一十，把夜裏樺林竄送酒肉，大夥喝醉的事說了一遍，孟二楞睜圓眼說：「保準是這老狗日的搗的鬼，回去拉出來槍斃了吧！」說着邁開大步前邊就跑，康有富緊緊跟隨，兩個人進了村，見村裏人忙的正在救火，滿村子煙燻氣，像鑽進炕洞裏一般。兩個人一直跑到樺林竄的院裏，只見西邊的一間房子燒塌了，全家男女正在救火，有水澆的，有拿雪壓的。樺林竄頭上包着布，站在圪台上，看見他倆進來，便一拐一拐的過來，拉着康有富，傷心的說：「孩啦們可回來啦！唉！夜裏敵人一來，捉住我逼問民兵在那撻，我說不知道，那些瘟神就往死的烤打，夾棍板子把我打的死過去，又用涼水澆過來。三推六問我也沒露一句真情。孩啦們！我知道你們在那撻，還給你們送了酒肉嚙！可是我不能說呀！這些瘟神把我的房子也燒了……」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原來樺林竄用的是苦肉計，敵人根本沒到他家，他恐怕民兵看出破綻，便把一間不用的房子，親自放火燒了，並裝成敵人打過的樣子。却說康有富和孟二楞，聽了樺林竄這一席說，滿肚憤怒都煙消雲散了，沒說

別的話，轉身出來，正碰上趕牛的民兵們回來了，孟二楞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雷石柱纏着眉頭說：「這老傢伙又不知搞甚鬼啦！」說完剛走了幾步，就見張勒孝紅着眼圈跑過來叫了聲：「石柱子……」哭的又說不下去了，用手朝十字街口指了指，便把民兵們引到康家祠堂旁邊大場裏。火堆還在冒煙，場上直挺挺的躺着三具屍首，僵硬的像石頭一般，黑血結成了冰，把屍首和地凍到了一塊。雷石柱看着，不由的流出了眼淚，其餘的民兵也都暗暗傷心。孟二楞看到他婆姨的屍首，氣的眼裏直冒火星，握緊拳頭怒冲冲的一句話也不說。這時村裏又來了好多人，圍住雷石柱們，告訴敵人夜裏拷問殘殺村裏人的事情，說到張老漢引上敵人找民兵的事時，張有義氣的跳起來吼：「我大也當了漢奸啦！抓住槍斃！」話剛落音，忽見山上跑下個人來，急急巴巴的說：「捨身崖底下又有個死人，看不清是誰。」衆人聽了，相隨着從溝裏繞進去，到跟前看時，原來正是張老漢緊緊抱着豬頭小隊長摔死了。這下人們才鬧清，張老漢捨命救了全村人。衆人流着眼淚，七手八腳把屍首分開，把張老漢抬回來，也擺到場裏。

村裏人越來越多了，密密層層站下半場，一個個唉聲嘆氣，愁眉不展。雷石柱走到屍首前，「卜通」一聲跪下了，全村人都跟着跪下。這時張有義從溝裏飛也似的跑來。一手握着明晃晃的刺刀，一手提着豬頭小隊長的腦袋，「砰」的扔在張老漢身邊，爬到地上放聲大哭，

全場子的人，都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一個個鼻涕眼淚糊下一臉。過了半頓飯時，雷石柱站起來，十分沉痛的說：「他們在敵人刀子下沒低頭，死了也是光榮的。張老漢捨命救了全村人，夠的上個英雄，咱們活着的人光哭不頂事，要替死了的英雄報仇！」場子裏的人都站起來了，擦乾眼淚齊聲吼道：「對！替死了的英雄報仇！」正在這時，忽見對面山上塵土飛揚，闖下一彪人馬來，全場子人不由的大驚失色。霎時人馬已到跟前，只見盡是些老百姓，有措鍋的有拿碗的，五六個牲口馱着糧食口袋。擁擁擠擠站下一大堆。從人堆中閃出一個後生來，身披羊皮襖，腰裏別着支手槍，全村人一看原來才是武工隊的老武。這時老武走到屍首跟前，恭恭敬敬的鞠了三個躬，轉過身來說：「衆位父老們受苦了！今天一早聽說康家寨受了敵人繃害，政府忙撥了十五石小米兩萬農鈔，讓我來慰問大家。」又指着相隨來的這些羣衆說：「他們齊是靠山堡村裏的老百姓。聽說敵人把家家的鍋灶都搞壞了，他們自動滾了些傢具，送給你們使用。」接着那些人插進康家寨村裏人當中，親熱的和大家握手，人羣中亂烘烘的說：「政府和你們太關心我們啦！」「誰家也有三災六難哩！咱互相幫助嚮！」全康家寨的人，看到這個情景，一個個感動的哭了。靠山堡的羣衆又安慰了一番，把東西拿到村裏放下，便趕上牲口回去了。當下雷石柱和張勤孝領着村裏人，尋出四付棺材，把四位死難烈士安葬了，到清明時節，全村人又集錢結立了碑，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這天老武就幫着幹部們，查點清村裏的損失：有燒了門窗的，有丟了牛馱的，有打破鍋灶的，有沒了糧食的……馬上就按受災的輕重，發給救濟錢糧；死難家屬就發了撫卹金，靠山堡羣衆送來的鍋盆碗筷，分給沒法作飯的人家使用。從此以後，民兵們就提高警惕，每天放出坐探，監視敵人，這樣過了一月多光景，倒也相安無事。

一天，雷石柱從區上開會回來，已經半夜了，這時月明如畫，照的那山山樹樹一清二楚。雷石柱一路上只是唉聲嘆氣，走一陣站住了，兩手在身上亂摸一陣。原來他把個小本本丟了，那上邊寫的盡是村裏的祕密工作，平時連他婆姨都不讓看，就在貼身的口袋裏裝着。今天在區上開會，正要掏出來報告工作，才發覺丟了。也不知丟在那裏，也不知甚時丟的。心中好生氣悶。路上邊走邊想，不覺的已進了村，來在家門口，從街門縫裏看見窰洞窗子上還有燈光，隱隱約約聽見窰裏有人說話，雷石柱心中一怔。

第二十三回

妻瞞夫暗偷文件 父騙女毒害親夫

上回說到，雷石柱來在家門口，從大門縫裏看見窰洞窗子上還有燈光，隱隱約約聽見窰裏有人說話，雷石柱心中一怔，連忙轉到院東邊牆根，從牆上爬了進去，輕腳輕手的走到窗子跟前，用舌尖舐破窗紙，往裏一看，只見漢家山他岳丈，坐在炕邊上抽水煙，他婆姨吳秀英正在火上燒水，忽聽他岳丈說：「那個本本偷下啦？」吳秀英說：「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才偷下。他裝在上一時一刻也不離，還是夜天黑夜，他睡着才……。」雷石柱聽了，氣的頭都快炸了，正想撲進去；忽然又聽的岳丈說：「你給我吧！送給皇軍定能得賞金。」吳秀英說：我怕他搜見，已經藏了，在一進毛房右邊牆上，倒數第四排石頭下壓着哩！」雷石柱連忙悄悄地走到毛房裏，在倒數第四排石頭下一摸，真的摸出個小本子來，湊月光下看時正是他丟了的那個，心中好不高興。剛裝到口袋裏，忽然又掏出來，仍然放到原地方，暗暗思忖道：「捉賊要捉賊贓！」於是又從牆上爬出來，走到門上，「砰砰」打了幾下，喊道：「

開門來！」吳秀英答應着跑出來，一邊開門，一邊親熱的說：「這陣才回來，叫我好等。唔！我大大來啦！」雷石柱裝成沒事人一樣，進家見了岳父，隨便應酬了幾句，便說道：「阿喲！好頭疼！」婆姨和岳父齊說：「你快上熱炕上睡吧！想是着涼啦！」雷石柱跳上炕，也不脫衣服，蒙上被子就睡，不一陣就假睡着了，很響的打着鼻鼾，耳朵却露在外面聽。忽聽的他岳父開門出去了，聽的走進毛房，過了一陣又聽的咳嗽着出來了。雷石柱這時猛的爬起，跳下炕撲了出去，月光下看見他岳父手裏握着小本本，正往懷裏裝，雷石柱一把奪過來，當胸給了一拳，氣恨恨的罵道：「你還算是個人嗎？老子揍死你這個漢奸親戚！」他岳父嚇的兩腿亂抖跪到地上搗蒜似的磕頭，雷石柱想到：「出去叫來民兵把他送到政府吧？又怕他趁空跑了，一個人又照不住兩個人。」想了一下，便一把拉住岳父的腰帶，一直拉出街門外，把門倒關上，拉上要到前街去找孟二楞，他岳父死命不走，兩個人拉拉扯扯，剛走了二十來步，忽然他岳父轉身沒命的跑了，雷石柱低頭一看，腰帶還在手裏握着，原來被那傢伙割斷了。雷石柱急的追了半天也沒追上，只好轉身回到家中。這時吳秀英擠在炕角裏，吓的臉白唇紫，渾身亂抖。雷石柱氣的眉毛站了起來，指着她說：「哼！你作的好事。」吳秀英見雷石柱拿到了本本，手裏還捏着他父親的腰帶，心早嚇的亂跳起來，爲了掩蓋自己，就故意亂哭亂喊，牛似的用頭亂撞雷石柱，嘴裏聽不清罵些什麼。雷石柱見吳秀英如此

做作，更是氣上加氣，伸手就把她打了兩巴掌，這一下吳秀英哭喊的更兇了，高一聲，低一聲，就像死下人一樣。

正在這時，康明理推門進來，看見雷石柱立起眉毛，臉上爆起青筋，蹲在炕沿上粗出氣，吳秀英坐在炕上披頭散髮，啾啾嗚嗚的哭喊，楞了一下，便上前問雷石柱半夜三更這是爲什麼事？雷石柱氣的往地上一跳，用手直指住婆姨，咬牙切齒的說：「你叫她狗日的說，是想往死害我哩嘛！不知道什麼時候，那狗日的把我的筆記本本偷的給了她大大，不是今天我知道了，這腦袋也賣到她父女手裏了！」「你胡說，你胡說，誰說是我偷的，你抓住啦！」吳秀英一邊哭，一邊回嘴。雷石柱見她不認錯誤，還這般強硬，聽的更氣惱了，脫下鞋，撲上去就要打，康明理趕快上前一把攔住，勸解了幾句，雷石柱才又退到一邊。康明理便悄悄告訴雷石柱說：「來了一連×路軍說要襲水峪鎮去，留下個姓陳的醫生，說叫你去商量動員担架的事。」雷石柱聽了，馬上把鞋子穿好，相隨康明理往外走，臨出門，他把吳秀英狠命盯了一眼說：「你不用給我哭，等老子回來再說！」

雷石柱隨康明理走了之後，那吳秀英仍啾啾嗚嗚的哭了一氣，哭着哭着，想起剛才的事，眼裏便沒有了淚水，猛的下下炕，想起了甚麼似的，一直往村口跑出去。

剛到村邊邊上，前面地塆底下，突然閃出一條黑影來，吳秀英一見，就低低的吼了一聲

「大大」，那黑影便跳了過來正是她爸。原來雷石柱岳父已經偷偷來過兩次了，是敵人給他的任務，叫把雷石柱害死，把女兒領回去。但現在任務還沒有完成，他不敢回去。在村外等了半天，見女兒跑出來，趕快一把拉到跟前悄聲問道：「石柱怎的啦？」吳秀英便把雷石柱回來打架的事說了幾句，又說道：「如今咱們快回漢家山吧！要不明天回來我也不得活了。」半天聽不見她父親說什麼，正在心中疑惑，突然覺得脖子裏涼涼的，有淚水落下來，隨即就聽見她父親哭着說：「可怎辦呀？你爸爸在日本人那裏劃了押，保證把石柱子害死，這陣雞也飛了，蛋也打了，你爸爸可不敢回去了，回去日本人就是個殺頭啊！」隨手摸出個紙包包來遞給女兒說：「這是日本人給的一包毒藥，你回去明天放在飯裏，把石柱子毒死，咱父女們好逃活命呀！」吳秀英聽了，不由的也掉了傷心的淚蛋蛋，想起雷石柱，平時待她的恩情，實在不忍下這毒手，哭着說道：「石柱子是個好人，我實在不忍心害他呀！他爲村裏人辦事情，偷他的本本已經作錯了，怎忍心再……我不能呀！」他父親却說：「好我的娃哩！你要救爸爸的命呀！不是你爸爸狠心，實在是沒法子呀！不毒死石柱子，你爸爸就活不成，你偷了本本也活不長久啦！」一頓哭的吳秀英心中又亂又怕，想起雷石柱平時待她的恩愛，又想起父親從小對她的恩養，心中七上八下，好似亂麻。又看到她父親哭的那個樣子，實在不忍心叫敵人殺了呀！於是把心一橫，接過毒藥來，別了父親，低着頭，跑回家來，獨自躺

上炕，心中暗暗盤算，雷石柱回來，怎樣對答。却好雷石柱領上民兵配合軍隊襲擊水峪鎮去了，一夜沒回來。到第二天吃了早飯還沒回來，這婆姨便打點她的包袱、手飾，準備放了毒，和父親一同回漢家山去。却說她把東西打點停當，已是做後晌飯時分，她便趕快燒着火，做熟飯，自己先吃了兩碗，便把毒藥包掏出來，剛要往鍋裏放，心跳手抖，試了幾下也放不下去。她心裏想，究竟是放呀不放的？放下吧，害死了自己的丈夫，不忍心。不放的，父親的命也難保，自己也活不久。心中左右作難，最後下了決心，「呼」的一聲把毒藥撒進鍋裏，用杓子攪了幾攪，她便把包袱一挾，急忙走了。

第二十四回

石柱中毒遇醫生 有紅睡覺走漢奸

上回說到，吳秀英把毒藥撒進鍋裏，用杓子攪了幾攪，她便把包袱一挾，急忙走了。到上燈時分，雷石柱才回來，揹着一布袋勝利品，進家一看，窰裏黑洞洞的，吼了兩聲，也沒人答理；他以爲婆姨到誰家串門子去了，便從爐子裏點起個火，把燈點上，掀開鍋蓋，熱騰騰的飯，直冒氣，雷石柱肚子早就餓了，拿起碗筷上就吃。呼嚕呼嚕吃下第一碗，覺得肚裏有點痛，他只以爲吃飯過猛，壓住了冷氣，等他舀上第二碗時，肚子痛的突然厲害起來，一股一股，簡直像刀子攪一樣。他把飯碗一丟，馬上腰也直不起了，隨身倒在地上，兩手卡住肚皮，就是個來回打滾，嘴裏痛的直叫：「媽呀！媽呀！」身子一會圍住，一會伸開，翻過來，又倒過去，頭上出下一頭汗，疼的把衣裳鞋襪都蹬開了。喊叫的聲音力竭，頭暈眼黑，眼看就不得活了，這時門外闖進一個人來，只見那人穿一身灰棉軍裝，嘴上罩着一塊雪白的口罩，身上揹着個牛皮掛包，上面用紅布綉一個很粗的「十」字。原來此人正是八路軍的陳

醫生，昨晚隊伍襲擊水峪鎮據點，攻開一個小礮堡，打死敵人二十名，得了槍枝二十多件，自己也有三個戰士帶花，担架剛抬回來，他正是來找民兵分隊長雷石柱，想叫他另派一批抬担架的人，連夜把傷兵送到後防去。誰知一進門，見雷石柱在地上躺着打滾，便吃驚的叫道：「雷石柱！雷石柱！」連叫幾聲，雷石柱也沒應聲，他趕緊上前拿過燈來往臉上一照，「哎呀！」不禁使他大驚失色，只見雷石柱嘴上湧出一堆白沫，眼珠也白白的亂翻，用手摸了摸胸口，還有熱氣，他就趕快撒手往外跑去，按下不表。

却說雷石柱婆姨吳秀英，把毒藥放進鍋裏之後，挾起包袱就走，出了村口，天色已是漆黑一片，迎着刺骨寒風，她一直向通漢家山的路走去。她走着想着，念起夫妻之情，心裏漸漸後悔起來，正想原路返回去，突然迎頭過來一個人，正是她父親來接她；只聽見吳秀英說：「你回去吧，我不想去了。」她父親刷的抽出一把手槍說：「你不走今天我打死你！」她父親便一把拉上她的手，抄小路走了。

這天晚上，牛尾巴梁上放哨的民兵，是武二娃和李有紅；武二娃年紀雖小，却很機智，對工作非常負責。李有紅是新參加民兵的，別的甚也好，就只一個懶毛病；經常愛睡覺，要是他一睡着了覺，就是對住他的耳朵放大砲，也不能把他震醒。

這晚兩個人來到牛尾巴梁上，武二娃就對李有紅建議說：「你看今天陰天沒月亮，咱們

這可得特別小心，光在這大路上放哨不行，還得到小道上轉一轉！」李有紅一聽，却把嘴一撇說：「有我李有紅在這兒，蚊子他也飛不過去，放你的心好了！」李有紅抽出烟袋，抽了幾袋烟，四週轉了一遭，便把皮襖往身上一裹，團了一團，在避風圪凹裏「呼嚕呼嚕」的睡了一覺。武二娃見李有紅睡了覺，恨的也不叫他，由他去睡，自己便一人在路邊地埂下來回走動瞭哨。大路轉了一陣，他剛轉到小路上，突然聽見前面，「沙沙沙」的有脚步聲響，他趕快一跳，就把身子隱蔽到一條水渠渠裏，槍口瞄準，保險機打開兩眼死盯住有響聲的地方。一會，路上黑黝黝的上來兩條人影，一高一低走的非常之急，眼着就從武二娃身邊閃過去；武二娃身上一緊，「嘩啦」槍拴響了一聲，隨即喊道「站住！」那兩條黑影，聽見喊聲，撒腿就跑。武二娃一急，跳起來追上去，一把就擒住一個，只聽見那人「大大呀」尖叫了一聲，就軟癱在地上。武二娃見另一個黑影，風快的往漢家山那裏跑了。要上去追，又恐擒住的這個跑掉，不上去，眼看那人就跑了，於是就急得放聲大叫：「李有紅，有敵人了！」叫了半天，也不見李有紅過來，再看那黑影，已跑的無有了踪影。武二娃氣的肺都快炸了，把捉住的那人仔細一看，使他大吃一驚，原來是分隊長雷石柱的婆姨吳秀英。武二娃摸不着頭腦，吳秀英也只顧嗚嗚的哭，武二娃把她拉起來，到了避風圪凹裏。一看李有紅還在那裏死豬似的，呼呼睡着。武二娃氣急，一槍把子把李有紅打醒，說明剛才發生的事，李有紅一聽靈了

眼了。武二娃火氣上來，把李有紅罵了幾句，李有紅便問吳秀英黑天半夜那裏去？吳秀英這時難受極了，想起放了毒的事，好似鋼刀攪心一般，良心責備，使她再也忍不住了，便哭着說：「我沒臉見人了，我受了騙，你們趕快回去看看，我往飯鍋裏放上毒藥，不知道我男人吃上了沒有？李有紅一聽，好似火燒眉尖，告訴武二娃說：「你快回家去看吧！石柱嫂交給我。」武二娃馬上邁開大步，飛快的直向村裏跑回來。

却說陳醫生見雷石柱那般光景，不知得了甚麼病，正想出來問一問鄰居，一出大門，正好碰上武二娃氣喘着跑過來，武二娃一見陳醫生，就趕快一口氣把雷石柱婆姨放毒藥害雷石柱的事，如實說了一遍。陳醫生聽罷，算定雷石柱是中了毒；兩人就急忙進家，把雷石柱扶起，武二娃又到鄰家舀來一碗開水，陳醫生趕快從掛包裏拿出一包藥麵，給雷石柱灌上；停了一會，雷石柱呻吟起來，陳醫生又給喝了幾個圓顆藥，雷石柱才慢慢的清醒了。爬到炕邊邊上，「圪哇圪哇」的把肚子裏的飯吐了一氣，才覺得渾身輕鬆了許多，猛的站起來，氣怒的對武二娃說：「你，把櫃裏的步槍快給我取出來，叫我追到漢家山把這孫子們除滅了！」陳醫生趕快上前抱住說：「你剛吐過，需要很好的休息一下！」武二娃也插上說：「你別急，你婆姨被我們放哨扣住了，李有紅在後面引着，一陣陣就回來！」話音未落，只見門外李有紅領着吳秀英回來，眼睛哭的像兩顆紅棗，一進門，嚥通一下就跪到地上哭着

說：「我受了騙，害了自己的男人，我沒臉見人了呀！」雷石柱在炕上見仇人回來，霎時氣的兩眼冒火，七竅生烟，一隻猛虎似的撲過去，一把擒住吳秀英的頭髮喊道：「你說，誰叫你往死害我的？說！」吳秀英說了一句：「全是我：我：大：」便哭的語不成聲；雷石柱提起腿來，照準吳秀英的胸脯就是一腳吳秀英被踢倒了，雷石柱正要踢第二腳，却被一個人抱住了。扭頭一看，見是李有紅，李有紅說：「石柱哥，你別打婆姨了，這事不能怨她，全是你丈人害的，你婆姨在路上把甚事都給我坦白了，停一會我全告訴你！」雷石柱急問：「我丈人扣住了沒有？」李有紅忙說道：「沒有抓住，這全怪我睡着了覺，把狗日的給跑了！不要緊！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你丈人放在我李有紅身上，將來非抓回這老狗日的不行！」雷石柱聽罷這一席話，方息怒坐上炕去，問陳醫生：「傷兵下來了沒有？」陳醫生說：「下來一陣了。」雷石柱一聽傷兵下來，忙吩咐李有紅武二娃去招護傷兵、派担架，這時陳醫生也要出去看看，雷石柱一把拉住說：「你不用去，反正村裏有人招護，派担架也還得一陣哩！今天要不是你趕巧來，我的命早完了，你在我家吃頓飯再走！」吳秀英一聽是陳醫生救了丈夫，心裏又難受又感激，忙從地上起來說：「陳醫生，你今天救了他，真是我們的大恩人，我大說×路軍全是殺人的土匪，看陳醫生這麼好，我知道全是叫人騙了！」說着說着，淚顆又串珠般落下來，陳醫生安慰了幾句，吳秀英便燒火給陳醫生做飯不提。

到第二天，李有紅一大早就來找雷石柱，把昨天雷石柱婆姨坦白了的話，一五一十講了一遍，雷石柱說：「這事實昨天晚上她也給我全說了，真是怕人哪！她大大是日本人的特務，一月賺二十塊白洋，人家叫她去和翻譯官結婚，也當特務哩！」兩個人正在說笑，突然間，門外二先生張勤孝和一大堆婆姨娃娃進來。

第二十五回

偷樑換柱騙敵僞 調虎離山奪耕牛

上回說到，突然開門外二先生張勤孝和一大堆婆姨娃娃進來。原來都是聽說雷石柱婆姨害雷石柱，耽心的來探望。吳秀英一見來了這麼多人，便又難受的哭起來，一邊哭，一邊就當衆人面，把她父親欺騙她陷害雷石柱的事實講了一遍，衆人聽了，都大吃一驚，二先生上前對衆人說：「古人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以後咱們可是要小心特務活動啦，」婆姨們見吳秀英哭的傷心，便上去勸說了一氣才走了。

却說雷石柱在家裏躺了幾天，身體逐漸復原。一天，天氣和暖，便出來街外遊散，一出門，只見小河裏的冰已消開，桃、杏、柳樹，都已吐出了綠芽芽，他心裏想：「春耕工作馬上就要搞了！」走到祠堂門口，只見有一堆人在那裏議論。這個說：「往年趕正月盡頭就送開糞，驚蟄就開犁，今年驚蟄也過了幾天了還甚動靜也沒！又有的說：「動靜，牛全叫敵人搶走了拿甚來動嘛！今年等死吧！」雷石柱聽到這些話，愁的兩條眉綳成了一字，惹回家

中，躺在炕上，拿被子蒙着頭，一陣又坐了起來，一陣又躺下。忽然跳下炕來，一氣出去找見李有紅說了一氣，李有紅說：「能辦到，漢家山我很熟。」說罷就使匆匆的走了。這邊，雷石柱便把民兵小隊的人全吼來家裏說：「春耕來了，村裏人都愁的沒耕牛，我們計劃到漢家山去奪耕牛，李有紅已經去探情況，等他的回來我們就動身。」大家一聽說是奪牛去，都高興炸了，這個說回去把槍擦一下美美幹，那個說趕快回去縫一下手溜彈帶子跑起來快，說時，民兵們便都回去各自收拾行裝不提。

天黑，李有紅還沒回來，過了一陣，村裏趕集的人捎封回信來，雷石柱打開一看，上面寫着：「石柱哥：情炕（况）都炭（探）好了，晚上來把（吧），我在村口等你們（們）。暗號四（是）扔石頭。李有江（紅）。」雷石柱看完趕忙集合起民兵小隊，便一陣大風似的，直奔漢家山而來。

這天晚上，月色昏暗，漫天風沙刮的枯草樹枝沙沙亂響。不多一陣，已到了漢家山村外，側耳一聽，鷄不叫狗不咬，村裏靜悄悄的，見前面土牆上有一個黑影；雷石柱心想，這大概就是李有紅了！便使出暗號，就地揀起一塊小石頭投過去，果然那個黑影便起身跑了過來。大家一看正是李有紅。當下大家都隱蔽到暗處，李有紅悄悄的對雷石柱說：「甚也鬧清了，你看！山上那兩個碉堡住的是日本人，天一黑就不下來了。村東頭點燈的那個樓院，住

的是偽聯合村公所。西頭那個關帝廟裏住的是偽軍。搶來的牛馬齊在關帝廟後院喂着哩！」雷石柱忙問：「街上有沒有哨兵？」李有紅說：「街上沒哨兵，只是偽自衛團打更巡夜咧！關帝廟魁星樓！有個偽軍瞭望哨，一打更就撤下去了。剛才打了二更，現在動手太早一些。」雷石柱聽完，思謀了一陣，對大家說道：「你們就在這裏等一等，我和李有紅進村去看看地形。」說完兩個人提上槍，彎着腰摸進村裏了。

這村子中間有一條小溝，把村子分成了東西兩半，當街有個小石橋。雷石柱李有紅；剛走到石橋跟前，忽見從東頭過來兩個巡夜的自衛團；一個敲梆子，一個敲鑼，正在打三更了。雷石柱拉了李有紅一把，忙閃到牆角裏，這地方魁星樓上的哨兵可巧看不到，等那兩個打更的過來了，雷石柱和李有紅兩支槍一齊對準胸口，壓低聲音喊道：「不準喊，要喊就打死你！」那兩個偽自衛團，吓的「卜通」跪到地上求告道：「好×路爺爺哩！咱們是好百姓，日本人強迫幹的呵！」雷石柱忙拉起來和氣的說：「不要怕，我們只向你打聽件事，跟我們到村外來。」那兩個人便乖乖地跟上來到村外民兵隱蔽的地方，雷石柱查問了一頓村裏的情形，和李有紅說的一模一樣。又問他們打更怎個打法，那兩個人說：「一夜打五次更，有了情況就亂敲鑼，沒有情況就更打一下，二更打兩下；五更打五下；一打五更，魁星樓上的哨兵就撤了。」雷石柱聽完，馬上便把他們的鑼和梆子要過來，給了李有紅和周丑孩

說：「咱使個偷梁換柱計！你倆替他們打更吧！」又低聲說了幾句。兩個人便去接上打完三更，回來沒隔了半柱香工夫，又去打四更。又隔了半柱香工夫便打了五更。這時正好頭鷄叫，月亮也落了。魁星樓上的哨兵也撤下去了，其實這時也不過多半夜。雷石柱對兩個僞自衛團說：「老鄉，我們今夜要奪耕牛，明天敵人知道了，你倆的腦袋也長不住，我看把你倆綁起來吧！敵人要查問，就說×路軍綁住不能報告皇軍。」兩個自衛團高興的說：「這可是個好辦法，我們正愁明天沒有交代哩！」當下民兵們便把他倆綁在村邊樹上。雷石柱又派周丑孩領了兩個民兵，去石橋跟前埋伏，如果日本人出來，截住就打。親自領着其餘的民兵，一直繞到關帝廟的後院西牆外，都停下來。民兵們舉目一看，只見院牆有丈數來高，後門倒關着。雷石柱便叫武二娃站到孟二楞肩背上架起去。武二娃爬到牆頭，看到北邊一排馬棚，牛廐都在「沙沙」的吃草，有的「嘆嘆」的叫。武二娃正要溜下去開門，忽然對面房子裏點着燈了，一個人提着燈籠出來，走到槽跟前照了照，說道：「媽的屁，一萬人切草也供不上吃，又完了。」接着又朝屋裏喊道：「張萬勝，起來切草吧！天明讓上士看見沒草，又要挨耳光。」只聽屋裏答應着又出來一個人，兩個人便切起草來了。武二娃看到這個情形，只好下來。民兵們氣的唉聲嘆氣。孟二楞急的拉了雷石柱一把說：「石柱哥打進去吧！就那兩個灰人還怕他，一錘就搗扁了。」雷石柱還沒來及答話，李有紅又湊到雷石柱耳朵上說：「前

邊廟門前有一堆乾草，我去點着吧！要個調虎離山計。」民兵們等了有幾袋煙工夫，果然瞭見廟前火光冲天，有人吼喊：「着了火啦！快救呀！」接着聽見廟裏的偽軍們也亂喊亂叫，門子摔的「砰砰」亂響，後院裏兩個剝草的也慌慌忙忙跑出去了。前邊人聲嘈雜，好像天塌了一般。後院裏却靜的鴉雀無聲。馬上孟二楞又把武二娃架進牆去，把後門打開，民兵們便一擁進去，把所有的牛廐，一齊拉出來，派了三個民兵前邊往康家寨趕，雷石柱自己帶着幾個民兵隨後掩護。一出村，埋伏的周丑孩們也來了。大家趕着牛廐走了有五六里路，看着後面沒有追兵，這才停下來喘氣，雷石柱一查點人數，才發現短了李有紅和孟二楞兩個。雷石柱急的正要轉回去尋找，忽見漢家山的路上塵土飛揚，趕來一哨人馬，有的喊道：「往那裏跑？站住！不站住開槍了。」民兵們聽了，一個個嚇的手忙腳亂。



的有所把，去進擁一便們兵民
。來出拉齊一，馱牛

第二十六回

說假話騙出真情 裝敵人抓回特務

上回說到，康家寨的民兵，從漢家山據點奪回耕牛，急急忙忙走了五六里路，看看後面沒有追兵，這才休息下來，這時天已漸漸明了。雷石柱一查點人數，才發現少了孟二楞李有紅兩個；雷石柱急的正要返回去尋找，忽然聽見漢家山路上塵土飛揚，追來一哨人馬，遠遠的聽見有人喊道：「站住！媽的，不站住老子們就開槍了！」接着就是「砰」的一槍，民兵們立時嚇的手忙腳亂。雷石柱指揮大家趕緊爬下，子彈推上膛，手榴彈揭開了蓋，準備戰鬥。過了一陣前邊來的人走來了，才看清滿共只三個人。等過來一看，原來正是孟二楞李有紅，還綁着個雷石柱的丈人吳爲才。孟二楞沒等人問，就高聲的叫喊道：「這老傢伙，半路上跑脫了，我打了一槍才抓住。」

你道孟二楞李有紅，怎價能把吳爲才抓來呢？原來夜裏民兵奪上耕牛臨出村的時候，李有紅走在最後，忽然想起，那天在雷石柱跟前誇下口，便一心要把漢奸吳爲才抓來，叫別的

人看一看。但是自己一個人又怕辦不了。正好孟二楞也在後邊，李有紅便拉了他一把，悄悄的說：「咱倆幹一樁買賣去罷！狗日的漢奸吳爲才，叫他女兒放毒藥害過咱石柱哥，咱乘這機會把老狗日的抓來，替咱石柱哥報仇！」孟二楞搖了搖頭說：「石柱哥臨來不是告過咱們麼！這回主要是奪耕牛，搞別的事怕把這大任務就攔了咧！」李有紅聽了心中想道：「這傢伙楞頭楞腦，倒是滿有主意。俗話說請將不如激將，讓我激一激他吧！」於是鼻子裏哼了一聲說：「哼！你這傢伙胆小怕死，還推三推四哩！你不敢去，我一個人也敢去。」這一激，孟二楞氣的跳起來說：「老子怕死？王八旦才怕死！就是日本人彌堡裏，老子也敢殺他個三進三出。走！你到那撻，老子跟你那撻。」李有紅聽了心中暗喜。兩個人在村外站了一陣，聽着民兵們趕上牛走遠了，這才返身進了村裏，遠遠望見廟門前的大火，照的大街通明，火勢趁着西北風燒的更旺了。僞軍有担水的，上房的，亂紛紛的救火，全村子鷄叫狗咬亂成一片。李有紅和孟二楞，穿進一條小巷巷裏，快走到大街上了，才想起自己並不知道吳爲才在那撻住，兩個人正在爲難，忽然旁邊的一個黑油大門「吱」一聲開了，閃出一個老漢來，朝着着火的地方看。孟二楞不問清紅皂白吼道：「太！老傢伙，吳爲才在那個院裏住？」那老漢冷不防聽見有人喊，急忙回頭一看，見是兩個揹槍的人，吓的就關門，李有紅連忙上前拉住說：「老人家，我們是皇軍便衣隊的，昨天晚上才調來，剛才皇軍叫找吳爲才有緊要事，

勞駕你指引一下。」那老漢這才放心的說：「原來都是自己人呀，我也是維持會的文書嘍！」又向東指了指說：「從這裏往東，再往北拐，路西第四個大門就是，門口有棵槐樹，好找到的。」李有紅一聽說這老傢伙也是漢奸，本想抓上走，忽然看見門裏還站兩個人，於是扭頭和孟二楞照着老漢的話，一直找到吳爲才門上，只見兩扇破街門緊閉。孟二楞抱起塊大石頭正要去砸門，李有紅忙攔住說：「冒失鬼不要動。」又悄悄說了幾句，便自己上前打門，過了一陣吳爲才開門出來了，拖着鞋，揉着眼罵道：「死下人啦！半夜三更……」李有紅搶着說：「這是皇軍大人讓我們叫你，你不想去了回睡去！」吳爲才一聽說是「皇軍」叫，嚇的屁滾尿流，連忙穿起鞋。跟上李有紅就走，一直走到村西口上，吳爲才看着不對勁，站住說：「皇軍」在山上礮堡裏住嘍！怎走到村西來了？」李有紅說：「哼！康家窠你女婿請你放毒藥去咧？」吳爲才一聽知道了圈套，轉身就跑，不想後面孟二楞拿槍逼住了。兩個人把他押上，走了二三里地，忽然吳爲才掙脫跑了，孟二楞着急打了一槍才抓住，又用腰帶網上，一直追上趕牛的民兵。

却說吳爲才見了女婿，心中又羞又怕，好像唱旦的胭脂沒擦勻，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十分難看，身子不住的亂抖。雷石柱却氣得兩眼冒火星，說了聲：「你也有今天！」把子彈往槍膛裏一推，吳爲才霎時吓的魂不附體，「卜通」跪下了。雷石柱照準他的腦袋正要撲火，

忽然想起老武說過：「新政權是寬大政策，小漢奸只要決心改頭換面作好人，可以不處分。」於是把槍一收說：「走吧！回去再算賬！」民兵們趕上牛駝，高興的說說笑笑，往康家寨而來。遠遠就看見村口上站一大羣人，民兵們一到跟前，人們都圍上來了，有的拉住民兵們的手，親熱的問長問短，有的指着吳爲才說：這就是雷石柱那灰丈人，有的摸着自家的牛駝說：「唉！幾天工夫，瘦的屁股都尖啦！」牛駝見了自家人，都「噢噢」的叫着擺着尾巴。人們聽罷民兵講完奪牛經過，亂紛紛的吵嘈道：「咱村的十條牛，四頭駝齊奪回來了，這下可有活法啦！」「咱村的這些民兵，真比長板坡前的趙子龍還威。」「唉！比楊香武三盜九龍盃也日能哩！」二先生高興的在人堆中穿來穿去，伸着大拇指說：「後生們奪牛這是第一個大功勞，抓漢奸是第二大功勞，咱村應該立個功勞簿，都記上呀！」衆人齊聲歡呼：「對呀！二先生執掌功勞簿吧！」民兵們也高興的喜眉笑眼。把牛駝趕進村，都蹦蹦跳跳，嘴裏打着「呼哨」各自跑回家去。李有紅和孟二楞押着漢奸吳爲才，一直來到雷石柱家。吳秀英正在做飯，一見抓來她父親，馬上氣的臉都白了，指着吳爲才大哭大罵：「你還有甚臉進雷家的門啦！跟上你，害的我人不在鬼不鬼。我好苦命呀！早死的媽媽呀！」哭着用頭向吳爲才碰去，雷石柱連忙攔住說：「不要這樣吧！在路上他都給我坦白了，快點收拾吃了飯，咱把他送到政府裏，讓他改邪歸正。」吳爲才也哭喪着臉說道：「孩啦！齊是你大大的罪過。」

可是水有源病有根，你大大昧了良心，也是日本人逼的呀！

第二十七回

保衛春耕鬧爆炸

誘敵上溝踏地雷

上回說到，吳爲才哭喪着臉說：「孩啦：齊是你大大的罪過。可是水有源病有根，你大大昧良心，也是日本人逼的呀！」父女倆又是抱怨，又是悔恨。吃過早飯以後，雷石柱給老武寫了一封信，就派李有紅和孟二楞，把吳爲才送到區上。

到半下午，李有紅和孟二楞回來了，一人揹着三個地雷，一進門就高興的嚷嚷：「石柱哥，這回咱奪牛勝利，區上獎了咱村六個地雷。老武同志說你學會用了，快教咱們吧。」雷石柱也高興的說：「這下保衛春耕可有辦法啦！我是上次到區上開會學會的，回來中毒以後把這事就擱下了。」當下，雷石柱召集民兵，教埋地雷方法，民兵們聽說區上獎了六顆地雷，都沒見過是個甚樣樣，齊跑來看稀罕。一進門，見炕上擺着六個鐵圓坩蛋，每個有碗口來大，旁邊兩個耳耳，頂上有個嘴嘴，衆人七手八脚的摸着說：「這就是個地雷呀！這咋家用哩？」雷石柱馬上就告訴衆人說：「把肚肚裏裝上炸藥，嘴嘴上按上爆發管，埋在地下以

後，把爆發管的火綫接在踏板上，敵人一踏就炸啦！」說着就耐心的教衆人用法：怎樣挖雷坑，怎樣埋雷，怎樣偽裝，民兵們興奮的飯也忘記了吃，覺也忘記了睡。一連幾天，都學會了埋雷。

這時，村裏家家都在修理犁耙，調劑種籽，準備出牛。爲了響應政府搶耕搶種的號召，全村組織九個變工組，把有牛沒牛的都配搭開，選了張勤孝當生產大隊長。又決定民兵輪流放警戒，變工隊給他們種地，從此以後，每天清早一打鐘，民兵們就背上槍打上地雷，到前邊警戒去了，各變工組就趕着牛，一羣一夥的上地動彈。

有話卽長，無話卽短。過了七八天工夫，一天早晨，村裏打了上地鐘不一陣，變工隊和民兵都集合到康家祠堂門口了，只見雷石柱和張勤孝幾個幹部，從祠堂裏談着話走了出來。雷石柱滿眼血絲，站到上馬石上提高嗓子說：「今日上地動彈，咱們更要好好的組織一下哩！夜天黑夜區上叫我去開了一夜會，老武說漢家山據點，猛然增加了一百多敵人抓民伕，在村周圍修圍牆，恐怕還要出來擾亂春耕……」沒等說完，孟二楞大聲的搶着說：「走！咱先打他個下馬威，叫他知道康家寨的民兵不是好惹的！」好多民兵齊附和說：「對！對！」這時變工隊的人們都議論開了，康天成老漢說：「唉！人家人多勢重，有洋槍洋砲，就憑咱村的幾個民兵還能頂住，三拳敵不過四手呀！」另外幾個老漢也說：「哼！打下馬威？不要

老鼠溜貓屁股，給咱村惹下禍害吧！」只見孟二楞氣的一跳三尺高罵道：「媽的屁！你們這坨爛頑固坨蛋！誰說民兵不行誰就是漢奸！」衆人誰也再不敢喘氣了，有的坨蹴下抽烟，有的呆呆的站在那裏。心中却暗暗罵道：「剛打了幾回豆子大的勝仗，倒不曉的貴姓甚了，我們的地不種總可以吧？」

雷石柱看得這個局面，連忙接着說：「如今咱還不是找上打敵人的時候，咱主要是保衛春耕。夜天在區上開了一夜會，老武給咱們想下個好辦法；就是各村鬧聯防，咱村和望春崖桃花莊的民兵聯成一片，敵人到了那一村，那一村就打信號，另外兩村的民兵就趕快去救應，這樣咱們的力量就大了。再說咱們還有地雷，總能保護住村子。」人們聽着聽着，都高興的站起來了，齊聲說：「這地價可關美了，強將手下無弱兵，有咱石柱子甚也不怕了。」當下，張勤孝又把變工隊重新組織了一下：老年人留在村附近耕種，年青力壯的到前邊去。雷石柱照例領上民兵，到最前頭去警戒。一爬到牛尾巴梁上，就見漢家山村周圍塵土飛揚，再一細看，模模糊糊瞭見有幾百號人在那裏修圍牆，民兵們齊藏到樹林裏監視。到半晌午時分，忽然瞭見從漢家山出來二三十個敵人，向康家寨而來，後邊山上的變工隊看見，嚇的扔下牛馱牽耙，四散奔逃，幾個新兵也必慌意亂，康有富還沒看清敵人在那裏，把手榴彈不拉火綫倒扔出去了。這時雷石柱沉着的說：「敵人還遠哩！至少也隔三里路。怕甚？讓他來

吧，正好試試咱的地雷。」馬上派周丑孩通知後邊的變工隊，一齊藏到山窪裏。親自帶着孟二楞和李有紅，下溝裏去埋雷，又囑咐山上的民兵們作掩護。

却說雷石柱們下到溝裏大路上，連忙挖坑掏土一字長蛇埋下三顆踏雷，用衣裳把挖出來的新土包的倒了，埋雷的地方又蓋上舊土，上邊用三個指頭點了好多印印，和原來羊走過的一樣了。剛埋好，只見康明理在山上擺手，三個人以為敵人來了，慌慌急急就往山上爬，趕爬到山上一看，原來敵人從左邊小路上來了。孟二楞氣的罵道：「臊他娘的，不讓你來你要來，讓你來你又不來了。」雷石柱更是着急，早就想試驗一下地雷威力，提高民兵們的信心；這回炸不成，不知甚時才有機會哩！想了一陣，忽然說道：「咱們裝個女人，把敵人引進溝就好辦了。孟二楞喊道：「我給咱裝女人！」康明理說：「你裝成女人，一下去敵人就回去，還當是牛頭馬面出世了。」民兵們聽了都大笑。這時雷石柱把夾襖脫下翻過來穿上，原來是綠裹子，頭上包了塊白手巾，站起來扭了幾步說：「像不像女人。」衆人都笑了起來，齊說：「像倒像，就是腳大啦。」這時康明理也要去，雷石柱說：「你有顏色衣服哩？」康明理點了點頭，應了聲「有的是」。便把頭髮披下來，也罩了一塊白手巾，把衫子脫掉露出裏面穿的紅毛衣，裝扮的和個女人一樣了。兩個人翻山跳溝向敵人那裏撲去。追到敵人屁股後邊，雷石柱奴着嗓子叫了兩聲：「嫂嫂」，扭頭就跑。敵人一見是花姑娘返身就追，口中

叫喊着：「花姑娘的不要跑，皇軍的頂好。」雷石柱康明理拚命的跑，敵人死命的追，真像流星趕月一般。山上的民兵們都替他們捏着一把汗，看看快追上了。忽然雷石柱康明理向右一拐，便進了埋雷的那條溝，繞過地雷，便一屁股坐到塊大石頭上喘氣，敵人追進溝裏，見花姑娘坐在那裏跑不動了，一齊撲過來要活捉，看看離有五六十步遠了，忽然腳下「轟隆隆」三個地雷一齊響了，一股紅光，一股黑煙，山崩地裂一般；敵人的腿胳膊，隨着塵土飛到了半空，兩邊石崖上樹木上貼滿了血肉，敵人悲慘的哭叫着。山頭上的民兵們高興的拍手叫好：「過癮，過癮！」後邊隱蔽的變工隊，也都站到山頭上看熱鬧。正在這時，忽聽的溝裏「轟隆隆」一連又是兩聲。雷石柱不由的吃了一驚：一共埋了三顆地雷，怎變成五顆了？原來敵人踏響了地雷，嚇的屁滾尿流，沒有死的急急忙忙向後逃命，你撞我，我碰你，有丟了鞋子的，有丟了帽子的，前邊的擠的爬倒了，後邊的便從身上踩了過去。誰知把兩個手榴彈木把踩斷炸了，又炸傷了幾個，哭爹叫媽亂成一團，夾着尾巴一溜煙逃跑了。山上民兵見敵人跑了，孟二楞領頭，打着「呼哨」一齊撲下溝裏去搶勝利品。雷石柱生怕敵人來個「二反長安」，扯開嗓子吼喊叫留下一些作掩護，民兵們那裏還聽得見，緊吼慢吼早已撲下溝底來了，雷石柱見人都下來了，只好一個人又爬到山上去監視敵人。

却說民兵們撲到溝底，滿溝裏是火藥氣，只見炸倒的六七個敵人，橫七豎八的躺在路



「……轟，轟，轟」

上，有炸爛腦袋的，有炸破肚子的，缺腿的，沒胳膊的，紅血白腦漿這裏一灘，那裏一灘，好像進了殺房一樣。還有兩個沒炸死的敵人，爬到那裏哼。孟二楞一見，恨的睜圓銅錢眼，就地抱起塊大石頭，「砰砰」幾下把兩顆腦袋碰成個爛西瓜，轉身便又去找沒有死的敵人。其他民兵們，却一窩蜂似的撲過去收拾東西，有拾鋼盔的，有脫皮鞋的……康明理早揀起一支手槍和一支自來水筆，武二娃檢起一個哨子，高興的吹着跳着。正在這時，溝前邊張有義和康有富吵起架來了，張有義就是張忠老漢的大兒，參加民兵以後，打仗挺勇敢，就是有點二流子氣，愛吃愛穿，穿一身窄窄的衣服，胸前有十多道扣門子，頭上留長頭髮，後腦上包一塊綢手絹。剛才沖下溝裏只顧搶紙煙，忽見石頭上放一件日本大衣便拿了起來，誰知才是康有富放下的，一見張有義拿起便撲過來奪。兩個人扯着一身黃呢大衣。只聽康有富瞪大眼睛窩說：「甚是你拾的，炕圪楞裏拾老婆，早就有主了，我從死人身上剝下來，放到石頭上剛一轉身，你倒搶去了。快放手吧！後生。」張有義挺着肚皮罵道：「甚是你的？你把他的答應。哼！老子拚上命打下的江山讓你坐，尿你也沒空空。」「有本事奪敵人的去！你不放開，扯碎也不能讓你受用。」說這號話不要屁臉，老子沒本事！不像你鬆包，日本人還在牛毬國就不拉火線扔手榴彈。不服氣咱倆開上一火。」互相罵着，拉扯着，真是銅盆撞了鐵掃帚，誰也不讓誰，只聽得「刺」的一聲，把大衣扯成兩半了，兩個扭到一塊就撕打。

第二十八回

美人計有富上勾 破暗號三村候會

上回說到，張有義和康有富，兩個人扯着大衣誰也不放，「刺」的一聲成兩半了，兩個人扭到一塊就撕打；康明理和幾個民兵看見，趕忙過來，強拉硬扯才勸開。打掃完戰場，一齊爬到山上。雷石柱聽說打架的事，馬上就在山頭上，領導大家開了檢討會。大家都提出了批評，兩個人口上都承認了錯誤，但心裏還是都不服氣。到下午收工時候，民兵們戴着鋼盔，穿着皮鞋，得意洋洋回到村裏，村裏人聽說民兵們打了勝仗，又見帶回好多勝利品，自然又是高興不盡。這且慢表。

却說樺林霸，五次三番定計害民兵，不但沒害了，反而民兵越鬧越兇了。日本人幾次來信，罵他不忠實，並說如果再不設法把民兵除滅了，定要把他家滅門九族。今天又聽說民兵打了勝仗，嚇的坐臥不安，後來又聽說民兵張有義和康有富打架，心中這才痛快了一點。晚上一個人坐在太師椅上，兩手摸着光溜光的腦門心思。忽然高興的自言自語道：「哈！內

亂必敗，先用美人計勾上一個就好辦了。」想着想着便想到了大兒媳婦身上，原來他和大兒媳婦就有一手，不算盤也知道，因此他最怕老婆。樺林虧想了一陣，打定主意，便悄悄溜到後院西窰裏，只見他大兒媳婦穿着一件水紅夾襖，正在燈下作針綫，樺林虧冷不防從背後抱住，用鬍子就那嫩臉且上亂挖擦，口中說道：「親親呀，幾天沒和你耍，可把大大想壞了。」大媳婦起先吃了一驚，定睛一看是他公公，順勢便倒在他懷裏，一隻手抓住他焦黃鬍子，一隻手摸着那光溜光腦門心，撒嬌撒癡的說：「老騷鬍！老騷鬍！」公公兒媳耍鬧了半天，聽得院裏有腳步聲，兩個人慌忙從門縫裏向外一睇，月光下只見長工康有富挑着水進來。樺林虧見康有富進來，趕快對着媳婦耳朵，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氣，慌忙出去，當晚無話。

到第二天大清早，康有富正一個人在後院掃院，忽聽見大媳婦在西窰裏尖叫道：「有富，我的爐灰滿的火也生不着，你先來給我把爐灰掏一下。」康有富趕快放下掃帚，尋來鐵鏟筐子。一進西窰，只見大媳婦在炕上還沒穿褲子，故意露出一條白腿，康有富一邊掏灰一邊暗想：「這狗日的，男人幾年不在，大概是熬不住啦罷！」大媳婦一邊穿衣一邊問道：「你們民兵夜天打了勝仗，人家都有勝利品，怎你沒。」康有富嘆了一聲氣說：「唉！咱檢住一身黃大衣，又叫狗日的張有義扯爛了，衆人還批了咱的評，真是老鼠鑽到風箱裏，兩頭受毆氣哩！」大媳婦說：「唉！他們這是齊心欺侮你哩嘛！」忽然又撩逗的說：「你看我沒

打仗，可是得了日本人的兩張好像片！」康有富說：「拿來我看！」只見那媳婦白牙把下口唇一咬，臉上顯出兩個酒窩，斜瞟了有富一眼說：「不在手邊，你黑夜來！」康有富一見這個樣子，心裏早有七分明白，心想：「這傢伙調戲我哩嘛！和他搗叫民兵知道了，可是不得了。」忽然又想：「見肉不吃是傻瓜。兩個人的事別人怎能知道了。」

到晚上，康有富把水担罷，便溜進大媳婦房子裏也假意要看像片，那媳婦裝着掏像片，故意解開上衣，露出饒饒似的白奶頭來，康有富看着看着，像中了電一樣，全身發麻，耳邊只聽見大媳婦說聲：「你來看！」呼的吹了燈，猛的把他抱住了……突然，門「砰」的一聲踢開了，只見一個人一手提盞馬燈，一手拿根棍站到門上吼道：「康有富，好，你作的好事！」康有富定神一看，原來正是樺林齋，頓時嚇的面如土色。大媳婦這時也把臉一翻，指着康有富哭着說：「你騙了我，你欺侮了我呀！」樺林齋把帽子往後腦勺上一推，露出光溜光的腦門心，睜圓眼，用棍指着康有富說：「你是民兵，強姦良家婦女，這是犯了刑法啦！這是死罪呀！咱網上你到政府去！」康有富聽了，吓的好像打擺子一樣亂抖，赤屁股跪到炕上，搗蒜也似的磕頭，求告道：「好大叔哩！我再也不敢了，由你處罰我吧！千萬不要送政府呀！好大叔哩！」求告了半天，樺林齋這才鬆了口氣說：「唉！這也是家門不幸，生下你這種敗壞倫常的子弟，咱們是門第人家。叔嫂同姦，把祖先們的德也缺了。唔！不送政府也

行，只要你答應給我作一件事。」康有富連忙又磕了幾個響頭，穿上衣服說：「好大叔哩！只要你救了你姪兒的命，慢說一件，就是十件八件，我也盡心盡力替你老人家作。」樺林竊道：「好！有富，這是你說下的，不能翻口。以後民兵中間有什事都來告我，挑撥他們和村裏人鬧不團結，破壞武器……。你們年青人的事我也不管，要是走露了消息，小心你的腦袋。」停了一下又問道：「你們民兵裏，有些甚秘密事情哩？」康有富這時心中十分熬煎，真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不說吧？又怕他報告了政府。說了吧？這明明是破壞抗日的事嘛！吱吱唔唔半天也不說，樺林竊又威脅了一氣，康有富心中害怕，便把桃花莊望春崖鬧聯防的事說了。把三個村用放火聯絡的暗號也說了。樺林竊聽了說道：「哼！聯防咱看你們聯成聯不成！」湊到康有富耳朵上悄悄說了幾句話。只聽見說：「三更時分點火，辦成了有你的好處，辦不成，哼！哼！」說完又給大媳婦使了個眼色，便沖沖出去了。康有富低了頭一句話也不說，心中又怕又氣，這時大媳婦摟着抱着他，甜言蜜語的給灌了些米湯，俗話說：女人是枕頭邊的風；不聽也得聽。康有富叫這女人引逗的心花撩亂，便答應了給他作事，大媳婦又留着過夜。兩個人正在睡的甜蜜，忽聽窗子上敲了幾下，樺林竊的聲音喊道：「有富，時候到了，快去吧！」康有富只好起來，扛了一捆柴草，開了後門出去，繞過哨位輕輕腳輕手的摸到村外，一氣爬到村後山頂，匆匆忙忙點了兩堆大火。

這夜在村口放哨的馬保兒，一見村外山梁上起了火，慌慌張張跑回村裏，就叫雷石柱集合民兵。孟二楞早已脫了衣裳睡了，聽見街上人吼，急的只穿了條褲子，光膀子提上步槍就跑出來，一見衆人，便大喊起來：「不怕死的跟我來佔山頭！」只見張有義和剛溜回村裏來的康有富，一行四五個民兵，跟到孟二楞後面，猛虎似的衝上了山頭。四處一看，山山凹凹，靜悄悄的連半個人影也沒有。孟二楞暴跳的大罵道：「臊他媽！這是怎日鬼的嘛！」張有義也氣的往地上一蹲說：「老子正夢見打下日本人的大米罐頭會餐哩！把老子的好夢也就攔啦！」這時康有富也假眉三道的說：「一定有人搗鬼！今天不是保兒放哨嗎？問問他是誰點的火！」正說中間，雷石柱馬保兒也跑上來，孟二楞第一個搶上來問馬保兒，問了半天，馬保兒也說不出個究竟，康有富就趁勢說：「問你甚，你不知道甚，像你這放哨，不放的行哩！」這一下，把馬保兒氣炸了，衝過去分辨道：「老子又不是馬王爺長了夜眼，在村前放哨，後山梁上放火就能看見是誰啦！別吹打，誰不抵你放哨，一個狼就嚇的尿到褲襠裏。」康有富見馬保兒又翻他的老眼，氣的無話可講，拿起手榴彈就要打馬保兒，剛舉起臂，被孟二楞跳上來猛一推，康有富早躺到了一邊，孟二楞罵道：「半夜三更把大家吼起來看你們打架來啦！」這時康明理從雷石柱身邊走過來說：「你們別鬧，我有個辦法，點火的人，他總不能飛到山上，他上來總有踩下的脚印，咱們現在去找脚印，看他是從那裏來，又往那裏走

了，然後咱們就好調查了！」衆人聽罷，不住拍手叫好，就在山上找了些蒿草，扭成火把，從放火的地方開始，衆人跟着康明理，一步一步的找下去。山頭上火堆旁，只丟下孟二楞一個，一邊拷火一邊生氣的說：「磨屁哩，賊走了才拴門哩！毳事不頂一條！」只說衆人一直從山坡上找下去，到了村口的個場裏，因為場裏沒有鬆土，突然脚印不見了，衆人正搖着火把，上下四處亂找，忽然山頂上「碰」的響了一槍，孟二楞大聲喊道：「同志們快上來，敵人來了！」衆人聽見槍聲，慌忙丟了火把，各執武器，一氣跑上山來，借着月光四下一看，只見前面山凹裏，圪攤圪攤跑下一梢人來，雷石柱趕快把手一揚說：「大家準備，等狗日的下了溝就打。」剎時，民兵們全都隱藏的隱藏，臥倒的臥倒。孟二楞性急，爬了一刻，那能等到對面的人馬過溝，忍不住早已「碰」的又一槍打過去，其他人聽見開了槍，便也「砰砰」的打起來，突然，通桃花莊的山梁上，也隱約看見下來一梢人，雷石柱忙喊住衆人停止打槍，回頭和康明理說：「恐怕是望春崖桃花莊的民兵來救應吧！」康明理看了看，也不敢斷定，對雷石柱說：「派個人到溝畔上吼的問一問！」雷石柱便對康有富說：「你到溝畔上吼的問一問去！」康有富怕真是敵人來，躲躲閃閃不想前去，馬上周丑孩從一邊跳起來說：「我去！」飛快跑了下去。

約有半頓飯時分，周丑孩領着望春崖的民兵上來說：「我們打了自己人，望春崖有一個

民兵頭上掛彩啦！」孟二楞一聽，氣的從地上跳起來說：「我臊他個媽，抓住點火的人非千刀萬剮了不行。」一陣，桃花莊的民兵，跑的滿頭大汗也上來了，一問說是沒有敵人，都好像豬尿泡上戳了一刀，霎時大家都洩了氣，埋怨批評康家寨民兵，放哨不負責任。

第二十九回

大意炸傷自己人 賭氣臨敵不上陣

上回說到，望春崖桃花莊民兵來，一問沒有敵人，都好像豬尿泡上戳了一刀，大家都洩了氣，埋怨批評康家寨民兵，放哨不負責任。雷石柱看到大家這般情緒，心中非常難受，給兩村的民兵說了一頓好話，兩村民兵便生氣的連夜回去，雷石柱也領着民兵回來，當下無話。

不說樺林寨繼續破壞，只說山梁上放火的事，雷石柱調查了好幾天，也沒查出個結果。有一天民兵們開會，雷石柱在會上說：「我們的暗號叫壞人知道了，要一下查出來很難，防止以後壞人再搗亂，我倒是想出個辦法，名叫「地雷放哨」。衆人聽罷急問：「你快把辦法講出來！」雷石柱便說：「我們多買些地雷，在村周圍挖好坑，規定打鐘戒嚴，天一黑，地雷下窖，誰都不能出村，天一亮打罷鐘，地雷再取回來。」衆人都說這辦法絕妙，當場就決定把樺林山砍下的木料，賣一部份換地雷。

到三月初頭，民兵們的地雷換回來了，差不多每人都有一顆，於是就實行地雷放哨的辦法，這辦法果然靈驗，差不多半個多月，敵人也沒敢來，村裏沒有發生意外，每天仍照常是晚上埋上，早晨取起來。又過了半個多月，民兵們情緒更鬆懈起來，有時晚上打了鐘，有的也不去埋雷，天明打了鐘，有的也不去起雷。

却說有一天，已經吃罷了早飯，張有義才去起雷，剛走到半道，就聽見埋雷的地方「轟」的一聲響，他緊跑了幾步，過去一看，原來是康天成老漢的羊羣踩上了地雷。只見幾隻炸死的羊，血淋淋的在一邊踰着，康天成老漢手上帶了傷直哭，一見張有義過去，就罵：「你們民兵，盡是往死害人哩！鬧了些鐵坩蛋，炸不住日本，倒把我老漢的命要啦！」張有義一聽，把包頭手巾往後一推說：「看你老漢，我們民兵一年辛辛苦苦，還不是爲了你們，炸死你幾隻羊到心痛的不行，不是我們保護，你這羣羊早叫日本人殺光啦！」「叫日本人殺不光，倒是叫你們炸光啦！」張有義冒了火，生氣的罵道：「你個老頑固胡說什哩！村裏地方大哩嘛，誰請你到這放羊啦！炸了你的羊，我們再到據點裏給你奪回來賠你，你踏了我的地雷，給我賠！」「我老漢不活啦！你們民兵厲害把我殺了，好容易你們打了幾下日本！」說着，康天成就用頭往張有義身上闖，張有義倒退了兩步，見康天成老漢還是只顧碰他，就把手裏的槍端起，「嘩啦」槍栓一拉說：「你不要在我跟前賴皮，小心爺爺槍斃了你！」兩人

正在搨鬧，忽聽身後有人吼道：「張有義！你那是幹什麼？」張有義慌忙轉身一看，見是民兵李有紅和馬保兒來了，便把槍放下生氣的說道：「你們看這灰老漢，他放羊不操心，把咱埋的地雷踩響，反過來還講咱民兵的不是。哼！不是可惜子彈，我真想一槍斃了這老傢伙！」兩個聽張有義把爭吵的情形講說一遍，李有紅便插嘴說：「這些老百姓，簡直是把好心當成駟肝肺，我們民兵整天流血打仗爲的誰？咱們村裏數這老漢灰啦，上一回我們打仗去，農會幹事叫他給咱代耕，到這陣莊稼快入鋤的時候都還沒耕完！」馬保兒見李有紅說的那麼起勁，他也搶前一步，楞裏楞怔的說道：「咱村裏，灰老漢可是多啦，都是榆皮青石包餃子，又光又頑；我大大，敵人把房子燒了都不說甚，那天咱民兵埋雷丟了他隻爛鐵，到好像是割了他的二股筋，一見石柱哥就叨叨。要有一天開大會，非把這些老傢伙鬥一下不行！」康天成老漢和張有義搨鬧，正裝滿了一肚子氣，不料又碰上這兩個來，不勸解，反而火上加油，指責他的不是。康老漢本來有氣，這一下更是氣上加氣，心中一恨，早已衝上來用頭碰張有義。張有義年青性燥，不管三七二十一，火性上來，舉手要打，却被李有紅一撲抱住說：「說是說癢，你真的動起手啦，打人可是要受處罰啦！」張有義不聽勸告，仍一邊掙扎，一邊大聲說：「你放開，咱民兵不打好人，壞人還是要打哩！」康老漢看見張有義來勢兇闖，知道再硬下去，要吃後生們的虧，就趕快把羊一趕，飛快回村裏去了。李有紅說

道：「來，把炸死的這幾隻羊給他措的送回去！」張有義把眼一瞪說：「送！措回去給狗日的餐去吧！」三個人說着笑着，便措着死羊回來。

却說張有義們剛回到村裏，和康天成老漢撕鬧的事，雷石柱已經知道了，就趕快跑去找康天成老漢。康天成老漢見雷石柱來問他鬧架情形，霎時又是氣又是哭，一把鼻涕兩行眼淚，把地雷炸羊的情形，仔細告訴了一遍。雷石柱非常生氣，出來就找張有義、馬保兒、李有紅三個談了一次話。到第二日前晌，又把全村民兵集合起，開會檢討這件事，批評張有義們三個的錯誤。整整開了一前晌，李有紅和馬保兒都當場承認了錯誤；單單張有義一個不接受批評，反把大腿一拍吼道：「對這號老頑固，全是叫你們慣壞了，除不開會鬥爭，反叫我去給他賠情，老子寧願拚上命到據點裏奪回羊來賠他，我都不賠這情去！」康明理見張有義拗勁不退，過來勸解道：「我們民兵，是康家寨全村的好子弟，康家寨的人，都是我們的父母，做下缺點，就應當向衆人承認才行……」康明理的話還沒說完，張有義氣憤的說：「你們智識份子有文化，老子解不下你這一套漂亮話，要賠情你賠去，老子不幹民兵就行啦吧！這是拿上腦袋頂買賣哩嘛，誰還非幹不行！」說着，「忽察忽察」把子彈帶、手榴彈，全都從身上解下來，丟在地上。馬保兒見張有義如此情形，便着急的說：「張有義，我就和你不一樣，我的脾氣怪，做下錯就改，只要叫我幹民兵，賠十回情都行！」十個指頭不一般

齊，一娘生的，一個樣，你少給我拍屁！」馬保兒叫張有義一碰，那個火性早又起來說道：「走，賠情去！」上去一把扯上李有紅，頭都不回的跑出了門。這時，滿屋的人，爲張有義的事，吵成一團。雷石柱康明理只管打勸，孟二楞着急的牛眼睜的挺大，頭上直冒火星，掙着要上去打張有義。屋裏正在吵吵嚷嚷，人聲沸騰的時候，突然康天成的老婆，滿頭大汗，拉着馬保兒和李有紅進來，那老婆一站住腳，便着慌氣喘的說道：「你們叫孩兒們賠甚情呢？快！我家他大，今日在前山放羊，從漢家山出來五六個黑狗子，把我家羊趕走，把他大也拉走啦！石柱子，你們快給我想法子打回回來！」孟二楞在門口聽着，臉上早已變了顏色，隨即把步槍一提，響雷般的吼道：「奪羊的人跟我走！」馬上李有紅、馬保兒、武二娃，各執武器，應聲跟上去。正要出門，雷石柱一聲吼住說：「別急，聽我說，你們四個一路，跑快些，從老虎山頭穿下去，頭子上截住，我們後面從溝裏下去奪羊，保險他一隻也趕不走！」孟二楞聽罷，吼了一聲「走」，一陣大風似的閃出了門。這時屋裏雷石柱們，急忙掙起武器，準備出發，只見張有義臉色蒼白，蹲在那裏動也不動，周丑孩着急問道：「張有義，你……你怎不……不收拾武……武器走呢？」張有義把身子一扭說：「咱不去，咱的命值錢，打死了誰抵命呢！」這時，滿屋民兵都急的滿頭大汗。

第三十回

民兵打仗救羊羣 順風奸頑假坦白

上回說到，民兵一個個揹槍掛彈，說時就要出門奪羊去。只有張有義嘴裏嘟囔着，兩臂抱住頭，蹲在地上一動不動。民兵們見他這樣，都急楞了，康明理過去拉了一把說：「你怎不動，挨了點批評就灰心喪氣麼？走吧！」張有義把康明理拉他的手摔開，又換了地方蹲下來，抱住頭說：「老子不去！」等了半天，張有才見張有義還是不動，也生氣的說道：「他不去咱們走，那是犯了錯誤啦嘛；又不是打了勝仗，給誰擺毬架子哩！」周丑孩在門口，也急得脖子通紅，嘴裏「結結……」說不成話。這時雷石柱非常着急，走到張有義身邊說道：「有甚麼意見，咱打罷仗回來再說行不行！」見張有義仍不吭聲！便氣得把手一擺，相跟民兵們走了。

康天成老婆，見張有義不去，更是萬分焦急，知道是那天老漢得罪了他，便賠罪的央求道：「你們年青人嘛，爲甚和那些死老漢賭氣呢？那天都是你叔叔那老糊塗的不是。人常

說：「殺人要見血，救人要救澈」，你先打仗去，將來叫你叔叔給你磕幾頭也行哩！」說着，從桌上取過子彈袋手榴彈袋，哄小孩子似的給掛在身上。嘴裏不住的說：「孩兒，你們可不要和那些死老漢一般見識，那是快脫死的些人啦！去吧！他們已走遠啦！」張有義心裏難受極了，暗想：「自己犯了錯誤不對，再不去打仗更是不對的……」於是從地上跳了起來，一邊措槍掛彈，一邊有力的說道：「嬌嬌，只要話說到「坦白」處，我張有義犧牲了也沒有問題。事情打仗回來檢討！」說罷一個箭步，跳出屋門，飛也似的走了。

這時，前面山梁上已經起了槍聲。張有義沒有追雷石柱他們，便直向溝底穿了下去，見前面十丈左右地方，有兩個黑狗子拉康天成老漢，康天成緊抱住路傍的一顆大樹，死下不走。其餘的三個在趕羊羣，羊羣驚亂了，滿溝裏亂竄。張有義不慌不忙，端起槍瞄準前面一個，「碰」的一槍，那傢伙一個倒栽葱，便應聲倒了下去；其他幾個剎時嚇的丟鞋丟帽，直往漢家山方向逃了。張有義趕快上去，把康天成老漢從地上扶起。看時，那老漢已嚇得人事不省，半晌才睜開眼睛。一看見張有義，頓時老淚橫流，哭着半天說不成話。

此時，老虎山梁上，和牛尾巴梁上孟二楞雷石柱領的兩路民兵，也都穿下溝來，見羊羣無損，康天成已被張有義救下，不勝歡喜。康天成老漢定了定心，也攤開兩臂，感激的向衆人說：「後生們，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死老漢的不是，你們救了我的命，今天我可認識

了民兵的用處啦！回去，我老漢殺隻羊慰勞你們！」雷石柱說：「那天那事情，主要是民兵們的不對！」張有義也搶上來說：「對！第一，是我的不對，第二作風不好。」康老漢見張有義如此說，連聲嘆道：「不能不能，主要是我老漢的缺點！」說着就叫大家快回，晌午要請民兵在他家吃飯。民兵們嚷着：「不用！不用！」拉拉扯扯，熙熙攘攘，趕着羊羣往村裏回來。

晚上，樺林竊聽說民兵又打了勝仗，氣的飯也不吃，全身倒在太師椅上兩手抱住光溜光的腦門心，心中好似壓了塊千斤重石，半天透不過氣來。忽的，他想起了什麼似的，抽筆開硯，在燈下寫起了一封信，正要封口，只聽得窸門「吱」的響了一聲，輕手輕腳，閃進個人來。樺林竊也沒看清是誰，急忙把手裏的信，裝着摸虱子，往褲襠裏一塞，調過身，進來那人已經開腔說道：「老哥！幾個月不見；你連我也避諱起來啦！」樺林竊聽聲音很熟，定睛一看驚訝的說道：「是順風呀！你甚時回來的！聽佳碧回來說，你正在區上悔過自新，坦白哩嘛！」康順風開門，鬼鬼溜溜，往外看了兩眼，轉身把門拴上，坐下說：「自己人不說假，坦白是坦白啦，可是你想一下，一臣不侍二主，咱們是閩督軍的人，怎就能隨了他們×黨，實說吧，你看這陣日本人那裏，村長、縣長，多半是閩司令長官派去的幹部，我還聽說閩司令長官在臨汾安平和日本人開了會，齊心消滅×黨，將來把×黨消滅了，這天下

還不是咱們的！」幾句話，把個樺林霸高興的，又是摸鬍子，又是掏耳朵，歡喜不盡。接着康順風，又把在區上假坦白的情形，從頭細說一遍，樺林霸聽了，也把幾個月村裏民兵發展活動，康有富破壞的情形，告訴了一氣，忙從褲襠裏掏出那封寫好的信，遞給康順風看。康順風看罷，低頭抽煙，尋思了一刻，仰起頭來便說：「既然民兵鬧的這麼厲害，就趕快想法一網打盡才是。依我看，你老兄是才多見廣，想出的這辦法，是再好不能了，到那一天，佈好天羅地網，叫康有富把他們引上老虎山，保險是甕中抓鼈，不信他能逃過一個。」只見樺林霸急問：「你說這計劃，叫誰進據點和日本人商量去呢？計劃雖好，商量不妥也是枉然呀！」康順風見說，把手裏的水煙袋一擱說道：「不怕，沒人去我去走一趟，明天是六月十五，又逢集市日，我就借上趕集去，幹部們以為我坦白了，保險也不會懷疑！」樺林霸聽言，真是高興的發狂一般，誇獎了康順風幾句，忙吼婆姨炒菜溫酒，想請康順風痛飲幾盅，不料婆姨早已在正窩裏睡了；聽見樺林霸在門上吼喊，恨恨的臭罵了一頓，樺林霸再沒敢叫下去，只好乖乖的自己拿來酒菜，和康順風又吃又喝，直到三更多天，康順風才從樺林霸家出來。第二天，康順風一早起來，便措了一斗糧食，假意去趕集，到下午太陽落山回來，沒進家就去見樺林霸，把進漢家山和日本人計劃的情形，如實講了一遍，才回家去吃飯。挨天黑上燈，樺林霸便急急忙忙，跑到後院大媳婦住的東窩裏，把康有富吼來。

康有富這幾日，叫樺林霸大媳婦纏住，昏昏迷迷，喝了迷魂湯一樣；每日民兵中的事情也不去過問，營生也不多做，成天在大媳婦窩裏鑽着，聽樺林霸來吼他，連忙跟着跑進正窩裏，開口便問：「大叔吼我又有什麼事來？」樺林霸不慌不忙，從桌上提起酒壺，滿滿的斟了一杯遞給康有富，說：「有點小事，來先喝一盅酒。」說着笑着，把斟酒的酒盅，雙手送到康有富臉前。康有富一見樺林霸這樣，好不自然，接住喝吧，有點担不起，不喝吧，已經送到臉前，心中想：「我掌櫃最近對我真是好，有甚麼事，只要能辦的一定辦。」接住酒盅，吱的一聲喝了個乾。樺林霸說：「我知道你是個好人，你的事，我能辦的就辦，這陣我大媳婦，叨舖暗蓋都由你，可是我還有一件事要你幹。」康有富傻虎虎的說：「大叔你齊說，能辦的一定辦！」「好！」樺林霸說着，便走近康有富，把要幹的事，低低一講。康有富說：「今天晚上輪我放哨哩！」樺林霸高興的摸着黃鬍子說：「輪你放哨那就更好辦了，你就說是中潤村送來的情報。」此刻康有富心裏，一面感激樺林霸，一面想着那大媳婦，那管其中有什麼厲害，滿口答應了樺林霸給的任務，忙跑到村口哨位上轉了一圈，又溜回大媳婦窩裏睡了。到三更時分，康有富正抱着那媳婦睡美了，睡夢中忽聽的窗外有人低吼：「有富快起來，時分到了。」

第三十一回

特務奸計佈羅網 民兵被圍老虎山

上回說到，康有富正抱着樺林霸大媳婦睡美了，睡夢中忽聽得窗外有人低吼：「有當快起來，時分到了。」康有富一聽是樺林霸的聲音，想起了昨晚吩咐的事，急忙披衣起來，滿村亂吼亂叫：「敵人來了！敵人來了！」村裏民兵們聽見人聲，一時三刻，都揣着武器出來，一問甚麼事，康有富便假裝着急的說：「我放哨時，有中澗村兩個人送來一封情報，說水磨鎮敵人要來包圍咱這村子，看石柱哥又到區上開會走啦，咱們怎麼辦呀？」康明理把康有富手裏的情報拿到手上，划着洋火一看說：「石柱哥也不在，他臨走吩咐咱們的任務是保衛村子，不主動的打硬仗，要是打出亂子來怎辦？」孟二楞早已聽的不耐煩起來，伸手把情報往過一奪，幾下撕了個粉碎，說：「去你的吧，怕甚麼！打了再說，打出亂子我二楞負責！誰怕死誰就不用去！」趁勢，康有富也插上說：「敵人來了，老虎山是個好地形，早佔山，打個好埋伏。」這時張有義也傲氣十足的說：「咱民兵那一回打過敗仗？打，保險沒錯，這

回打勝仗，第一打下勝利品美美會狗日一次餐，第二……」他話沒講完，民兵們都吼着要打，各人便披掛武器，準備開拔。康明理看看無法，堅持不叫去，到在衆人面前落個怕死鬼的灰名譽，於是順水推船，也隨着說了聲打就打！」就叫飛毛腿李有紅到山梁上放火，給望春崖、桃花莊民兵打信號，前來助戰。李有紅去了不多時，只見山梁上火光四起，等李有紅下來，孟二楞、康明理率領全部民兵，如飛似躍，飛奔而去。剛翻過牛尾巴梁，猛聽的溝前，響了一槍。衆人一時驚亂，正要散開隱蔽，張有義在隊前喊道：「前面已經發現敵人，大家快跟我搶山頭去！」民兵們地形熟悉，拐彎抹角，跳溝攀崖，便從一條崎嶇山路，上的老虎山來。

却說這老虎山梁，雖村子只有五里，三面臨溝，一面連山，是個很好的地形。要上山只有一條小路，只要把這條小路卡住，四面皆斷壁絕崖，插翅也難上來。山頂上有一座古墳，四面有土砌圍牆，墳裏蒼松翠柏、牌坊石桌、到處都是。只說民兵們一氣跑上老虎山梁，昏月西斜，已是鷄叫時分；民兵們不知是計，四處觀望，真來個好地形。張有義高興的說：「好地形，有障礙物，這回可打個痛快吧！」說猶未了，右面山梁上，「轟」的一聲，流星般的划天飛過一顆砲彈來，康明理趕快大叫一聲：「快散開！」「轟嘩」砲彈已經落在臉前的地裏，火光中，冒起一人多高的塵土。原來康順風、樺林鑽訂下計謀，想把康家寨民兵引到

這老虎山上，一網打盡，於是康順風進據點，便和敵人訂好日期，敵人便派來三十多個人，兩挺機槍，兩門擲彈筒，早早埋伏到兩面山上，等民兵來，四面合擊，來個一網打盡。

康明理看到這般光景，知道中了敵人的埋伏，一時心慌，沒有了主意，看看桃花莊梁上，也不見那兩村有人前來營救，心想：「一定是那天鬧誤會，打傷了他們的人不願再來！」正在想法突圍，左面山上敵人，也開了機關槍，子彈飛蝗一般，嘶嘶的在身邊亂飛，康明理見敵人火力強，便喊：「同志們！咱們被敵人包圍了！趕快衝鋒突圍，死也不當俘虜！」大家一聽他喊，都飛奔着往小路下去突圍，誰知敵人早把小路也封鎖了，火力很強，插翅難飛，只好又一擁回來，有些人便埋怨起來。張有義說：「埋怨甚嗎，打仗就得犧牲流血，一個換一個，和敵人拚到底！」於是大家一下散開，借着石碑、松樹、圍牆，向敵人打開排子槍。一連打了三排子，左面山上敵人的機槍，又「咯咯咯」的掃過來，一道光帶，直打得松樹葉子。撒撒飄落。張有義氣的不行說：「臊你媽，老爺一槍打你個啞巴！」爬在牌樓後面，瞄準看穩，碰的一槍打過去，真的那挺機槍突然啞然無聲了。

這時背後山上有漢好喊道：「快投降吧！快繳槍吧！」孟二楞聽喊，早氣得臉青肉脹，往起一跳，聲大如雷，吼道：「賣國賊，二楞臊你八輩祖宗，再叫二老子打斷你的舌頭，抓住非把你們生吃活啃了不行！」敵人激怒了，「轟」的又一個擲彈筒打過來，正好落在張有

義爬的牌樓上，打得牌樓四散倒地；接着又是「轟轟轟轟」四砲，「咯咯咯……」的機槍，槍聲砲聲，好似急雨帶雹般打過來，震得地動山盪，黑煙遮天，彈片飛舞，碎石四濺，整個山頭，剎那間變成座煙霧世界，誰也看不見了誰。只聽得砲彈落處，有人哎呀哎呀的亂叫。

原來是二楞和張有義，被砲彈打塌的牌樓壓住了身子。孟二楞兩手撐地，用力一扛。又從亂磚瓦中鑽了出來，把張有義也拖出來，推上子彈，繼續射擊敵人。

打着打着，東方發白，天已漸亮。突然，正面上的槍聲，戛然停了下來。康明理一想不對，怕是敵人要衝上來了，便匆匆伏腰跑過去，對住周丑孩說：「敵人停了槍，恐怕是要衝上來，你快到細腰路上埋雷，敵人一上來就炸！」周丑孩見說，慌忙拊了兩顆地雷，繞着地邊，轉了下去。敵人真的衝上來了，馬嘶人吼，聲音老遠傳來，周丑孩着了忙，好像要拉屎找不到毛房一般的急；轉了兩個圈子，選擇了個好拐灣地形，人急力大，三兩下就刨好兩個雷坑，前一個後一個埋好，準備上一批敵人拉一顆。

剛把地雷埋好，隱蔽起來，下面已坩擁上來六個敵人。周丑孩在水坩裏，瞅的清，看的明，猛力把雷繩一拉，天崩地陷般的巨響，六個敵人應聲倒地順着陡坡滾下去了。不一陣，又衝上來六個敵人，周丑孩心想：「保你一個也跑不了！」瞅着瞅着，敵人踏進地雷圈，猛力把雷繩又一扯，爆發管響了却不見地雷爆炸。你道爲何地雷不炸？原來民兵中很多

地雷，叫特務康有富破壞了，是把雷裏的火藥吐出來，裝上了烟筒裏的黑土。周丑孩看見地雷不炸，心中疑惑，伸頭一看，敵人發現有人，直向他撲來，這時周丑孩所處的地形，左右無路，上下無門，眼看敵人追來，正急得手足無所措，汗如雨下，忽然想起腰裏還帶一顆手榴彈，他便往出一抽，心想：「反正我活不了，你們也不能好死，我一個換你們六個吧！」敵人撲過來抓他，他心急手快用口咬開保險蓋，說時遲那時快，「鏗」的一聲拉斷了火綫，握在手裏不動，想和敵人同歸於盡，可是敵人見他拉斷了火線，急忙都散開四處臥倒，單聽手榴彈的爆炸。等了半天，不見響動，敵人起來一看，周丑孩早已飛快順山梁跑了上去。原來這手榴彈，也是叫康有富偷偷尿到裏面，火藥受了潮濕不炸。只說周丑孩三步併作兩步，如箭似飛的跑上山頂，結結巴巴的大喊：「地……地雷沒炸，敵人衝……上來了，我們堅……決抵抗到底。」

第三十二回

二勇士血染陣地 三民兵捨命跳崖

上回說到，周丑孩三步併作兩步，如箭似飛的跑上山頂，結結巴巴的大喊：「地……地……雷沒炸，敵人衝……衝上來了，我們堅……堅決抵抗到底。」衆民兵應喊，又抖起精神，沉着應戰。剎時，砰砰叭叭的槍聲，又響成一團。

却說把民兵引來老虎山梁的康有富，嚇得槍也丟了，鞋也掉了，藏在一棵大枯樹後面。渾身癱軟，兩腿亂抖，好似吃上煙油子一樣，少不了屎尿早拉一褲襠；他真萬沒想到，原來樺林窮叫他幹的，是這麼一件危險可怕的事情。要跑，砲彈如雨，插翅難飛，聽周丑孩跑上來一喊，早已三魂丟二，七魄剩一；正在焦急，見眼前黃臉臘衝上來幾個敵人，心裏一急，不分東西南北，撒腿就跑。這時一個子彈飛來，正好穿透他的左耳，鮮血順頸頸淌了下來，他顧不了這些，糊裏糊塗，直往前跑，正好闖到敵人懷裏，被敵人抓住了。

這時爬在坡地裏的孟二楞、張有義、馬保兒、李有紅，看見敵人順大路衝上來，手榴彈

也打完了，就檢起石塊雹子般打過去，把三個敵人打的頭破血流倒在地上，孟二楞牛眼通紅，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從圍牆跳出來，對準帶了傷的敵人「撲刺」「撲刺」三刀戳死三個。剛一回頭，身後又衝過來三個敵人，早被一個敵人抓住了他的衣領，孟二楞扭轉身過來一刺刀，不偏不斜，正從另一個敵人的胸膛裏穿過去，拔出來正要刺另一個敵人，一見刺刀彎了，拉開拴，槍裏也沒有了子彈，正在着急；張有義、馬保兒已從後面闖上來，和那兩個敵人撕拚，那兩個敵人丟開孟二楞，去戰張有義馬保兒，孟二楞乘機猛撲上去，一下抱住了一個，一咬牙，便把敵人摔倒在地。舉拳打了兩拳，不抵事，就地搬起夠八十斤重的一面石桌，一下把敵人腦袋，搗了個血漿迸流。

天已大亮了，民兵們打退了敵人三次衝鋒，已是筋疲彈絕。康明理看見無法支持，便商量轉移突圍，可是路被敵人封着，三面盡是斷崖絕壁，看看只有跳崖一途，於是大家便離開坡地；剛一出動，又只見一大羣敵人衝了上來，「碰碰」兩槍，周丑孩左臂上掛了花，康三保「哎呀」了一聲，便直挺挺倒在地上，嘶聲喊道：「同志們快往出衝吧，我完了！」大家看見無法突圍，又急忙退回坡地裏，敵人衝過來要俘虜康三保，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敵人通了他三刺刀，康三保便光榮的犧牲了。

敵人直追過來，民兵中張有才，一刺刀通死一個敵人，頭部重傷，也光榮犧牲了。張有



。去過穿裏膛胸的人敵個一另從正，斜不偏不

義見張有才死了，仇恨怒火，一時狂燒起來，兩眼通紅，吼道：「同志們，我作掩護，你們都往後退！」這時撲來四個敵人，一個抓了他的槍，一個在他臂上通了一刺刀，另一個却攔腰抱住了他。只見端着刺刀的一個敵人，又向他兇恨的刺來，說時慢那時快，張有義用了一股猛勁，將抱他的敵人摔倒在地，轉身就跑，一跑跑到溝畔上，沒管高低，躍身跳了下去。周丑孩被敵人打傷了左臂，剛回轉身，又叫敵人打傷了右臂，槍也掉在地上，他趕快拾起槍來，忍痛掛在額子上說：「槍是我的命，我人不死，槍一輩子也不能丟！」繼續往前跑，突然腿上又受了傷，倒在了地上，眼看敵人追來，情況十分危急，就兩臂把槍一夾，從山頂滾下了崖底。馬保兒被三個敵人圍到溝畔，一看脚下，斷壁絕崖，四五人高，敵人虎狼般直撲過來攆他，便不管高低，一躍身也跳了下去。

爬在坟堆後面的孟二楞武二娃、隱蔽在松樹後面的康明理，見敵人一個個都跳進了圍牆，一羣餓狼似的，挺着刺刀張大嘴，「哇啦哇啦」嘶喊着撲了上來，康明理一急，就地抓起破磚碎瓦，一塊接一塊的向敵人頭上打去，敵人堆裏，早有幾個頭上挨了磚塊，鋼盔「噹」噹郎」的響着落在地下。另幾個敵人，擁上來直撲康明理，康明理趕快往後一閃，坟堆後面的孟二楞，早把武二娃拊的一顆大地雷奪過來，把雷繩套上自己的脖子，然後兩手托着地雷，見敵人直撲康明理，使勁向前一推，地雷順着坟堆滾下去，「轟」的一聲，在衝上來的

敵人堆裏炸了。孟二楞大喊一聲「好」，猛聽得腦後「八格呀魯！八格呀魯！」的亂叫，回身一看，後面圍牆上又跳進一羣敵人，早把康明理抓住，又有兩個敵人去捉武二娃。武二娃赤手空拳，眼看就要被擒，便把腰一彎，老鼠打洞似的，兩隻手不住的往身後刨黃土；一剎時塵土飛揚，如起大風，兩個敵人的眼睛，被土迷得睜也睜不開。孟二楞見敵人只顧用手揉眼，馬上猛撲上去，一下抱住了一個，不管三七二十一，張開嘴往那個日本人臉上一咬，早已連皮帶肉啃下來一塊。這時後面又過來五七個敵人，用刺刀逼住，才把孟二楞武二娃擒了，用鐵絲捆了手臂，又踢又打，帶回漢家山去。

話分兩頭，且說雷石柱在區上開會，正吃早飯，看見「飛毛腿」李有紅，滿頭大汗跑來，說民兵在老虎山打仗，被敵人包圍，有的犧牲，有的跳了崖，有的被敵人抓走。雷石柱和區上的人一聽，好似晴天霹靂，個個都驚得面色煞白。當下雷石柱隨了老武，拔腳急往村裏回來。一路，三人心焦腿快，一邊聽李有紅報告受包圍的情形，一邊心裏難受。原來這李有紅，不是有一套爬牆上樹的本領嗎？老虎山突圍時，剛下坡見敵人衝上來，他就趕快調身往東跑，迎頭又遇上幾個敵人撲來；他轉身又返回西面，看看臉前，正是幾人高石崖，半空石頭縫裏面，懸空長了些荊條草根。李有紅把腰一縮，攀住半崖的荊條草根，幾下溜到了溝底，藉着溝溝渠渠當掩護，避過敵人的火力，才突圍跑了回來。雷石柱聽他把包圍的情形講

完，心裏好像鋼刀在戳，難受得幾乎落下淚來。抬頭一看，已回來村邊，就告訴李有紅說：「你快到村裏叫些人來抬上担架，我們先前面去看。」眼下李有紅跑回村裏，和衆人一講民兵受了包圍，一下就前來二十幾號人，抬了五付担架，兩付到老虎山梁，抬犧牲了的民兵，三付到溝底抬跳了崖的民兵。

衆人急急忙忙，霎時來到老虎山下溝底，分頭四處找尋一陣，在一個泉水窪裏，找到了馬保兒。只見他半個身子陷在稀泥裏，滿臉紫血斑，口中微微喘氣。衆人趕快打救起來，扶上担架。又四處找一陣，忽聽得半山石頭縫裏，有人聲「哼哼」，趕快上去一看，原來周丑孩夾在個石頭縫裏，槍也跌做兩段，人還沒有跌死，又趕快扶上担架，衆人便又東顧西看，四處找張有義。可是找前尋後，一條溝都跑遍了，並不見張有義的影子。雷石柱着急，向李有紅道：「不是敵人抓走了吧？」李有紅說：「沒有，我親眼看見他抱住槍跳下來的！」衆人一聽，又分頭找了一陣，還是不見。正在着急，忽然有人站在高處往崖上一看，見半崖一棵樹上掛一個人。說時，李有紅早已攀荆拉草，圪溜圪溜從崖上爬了上去；一看，果然是張有義，急忙從樹上取下，人還沒有跌壞，只把全身衣裳掛扯許多，李有紅解了兩條腰帶，打個死結，把張有義從崖上吊下來，扶上担架，一夥抬着回來。

村裏人聽說民兵抬回來了，都提心吊胆的出來瞧看。康順風也混到人堆子裏，一見抬回

來的只有三個帶傷民兵，心裏說不出的高興，於是跑到民兵家屬門跟前，假裝憐憫的說：「這些娃娃真可憐，看打成甚樣子啦，咱說一句不好聽的話吧，咱正規部隊都打不走日本，靠你們民兵可抵什哩，那是毛石板上打滾哩，尋的往死坑裏跳哩嘛！」叫他這麼一煽動，民兵家屬們都哭哭號號，跑來找雷石柱要人。

第三十三回

受煽動家屬哭鬧

探情況混進據點

上回說到，村裏民兵家屬受了康順風的煽動，都哭哭號號，跑來找雷石柱要人。武二娃媽媽拍着手大罵：「你們把我兒害了啊！給我找回來！」康明理婆婆張翠魚，哭得滿臉是淚水，拉住雷石柱喊：「給我把他找回來，不找回來我和你們拚命呀！」雷石柱見這般光景，心裏難受，好似滾油煎心。恰在這時，村裏人把老虎山梁犧牲的民兵也抬回來了，只見張有才媽媽，披頭散髮連哭帶喊，一隻瘋雞似的闖進來，撲到犧牲了的張有才身上哭喊說：「看！你們把我大兒打成這樣，把我二兒叫日本家打死，我一家不活了，給我賠兒……」哭着又往張有義身邊一撲，號啕大哭起來。

張有義本來傷痛不想說話，見媽媽和村裏家屬們如此哭鬧，二憨子火星又冒起來了，忍痛叫道：「你們這些人真是落後，沒有半點犧牲觀念。打仗就的流血呀！再說這怎能怨石柱哥呢？第一是咱民兵太大意，沒聽石柱哥的囑咐，第二是地形不利呀！」躺在擔架上的周丑

孩，見他婆姨和媽媽在身邊哭喊，心裏早不耐煩起來，大聲直叫：「你們亂……亂哭甚哩！犧牲幾……幾個人不……不算甚……」衆人不聽他喊，又哭又鬧，把房子都快鬧翻了。雷石柱無法，急得頭上直淌汗水，忍着難受勸說道：「打了盆說盆，打了罐說罐，既然事情鬧成這樣，衆人光哭鬧也不行呀，咱們得想辦法解決……反正我的責任沒負到，叫民兵們受了損失，……」說着，想起犧牲被俘虜的民兵，心裏一陣說不出的難受，淚顆拋珠撒豆般滾落下來。武得民同志在一邊見雷石柱難受的哭起來，便接住對衆人說道：「我看現在的辦法，是先把受傷的人，送到靠山堡醫院養傷口，叫敵人抓走的，咱們想法子往出救，光榮犧牲了的，咱們買棺材裝起來，開追悼大會埋葬。你們說除了這樣辦還有甚麼法子呢？」衆人一聽，老武講的有道理，雖然還免不了啼哭難受，但總算各自散了回去。

此時天色已半後晌，老武馬上要回區上，討論辦法，雷石柱就急忙派人，把三位受傷兵，跟隨老武抬往靠山堡醫院。又東奔西走忙了一陣，第二天把犧牲的民兵裝了棺木，心上的十分憂愁，這才算解去三分；唯有這被敵人抓去的民兵無法營救，把他愁得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婆姨和他說話，他也不理，只願獨自蒙起被子睡覺，睡上一會，突然起來坐一會，嘴裏直叫：「唉！急死人了，急死人了！」一會，又躺下蒙上被子。一天工夫，愁得好像害了傷寒病的一樣。

第二天下午，雷石柱正蒙住頭發愁，忽聽門外進來一人說道：「雷石柱，你光每天發愁也不算個辦法呀！」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區上武得民同志。雷石柱把被子一掀坐起，兩條濃眉，愁得皺成一條。問道：「你有甚麼法子呢？咱往區上走的時候，千囑咐萬囑咐，結果他們自大，闖下這個禍害，鬧的叫村裏人埋怨我。唉！一年的成績這一傢伙是豆腐掉到灰堆裏，沒法子收拾啦，沒辦法……」老武見雷石柱悲觀起來，就安慰着說道：「同志！爲羣衆服務，遇上困難不能悲觀喪氣。這次的問題，一方面是民兵們自大輕敵，另一方面可能有壞人煽動破壞，我們得想辦法才行！」雷石柱急問：「你說有甚辦法呢？這幾天敵人正在三路掃蕩三分區，我看待幾天那裏的反掃蕩結束，咱們正規軍過來，配合把漢家山拿下就有辦法了！」武得民說：「靠軍隊當然也是辦法，但是正規軍有大的戰鬥任務，人家不能爲了這幾個個人來打仗呀！人家還有更重要的戰鬥。我看現在還是先探點消息，了解了解察明理他們幾個的情況，我回去區上商量了一頓，馬區長也是這意見。」雷石柱一聽大喜說：「好！這辦法好！」馬上找來李有紅說：「明天漢家山逢集，你化裝一下進去，探一探察明理他們幾個的生死！」李有紅答應，雷石柱便給他找來上次打仗，搞到中澗村的一張「良民證」。到第二天吃畢午飯，李有紅就裝扮起來，措了一斗小米，假裝趕集糶米，往漢家山去。

却說漢家山據點，碉堡修成以後，又四村抓苦工；在村周圍築起夠三里多長的一道外圍

牆，把村子緊緊圍住。最近新從水峪鎮換防調來一隊日軍，仍住在碉堡上，偽軍照舊紮在關帝廟裏。且說這天，外圍牆門口站崗的，正是新調來的日軍，人生地不熟，檢查也不嚴密。李有紅攆着米袋，裝做個拐腿，一跌一蹶的來到門上。守門的偽警問了一聲那裏來的？看了看「良民證」，翻了翻米袋，李有紅便順利入的村來，直往正街上走去，口中一邊喊「誰糴米！誰糴米！」一邊偷看街上的情形；只見村後山上兩座碉堡，日本人上上下的跑。看看街面過去的四五家字號都關門了，除了些賣零食的小攤和兩家飯館外，就是敵人的料理館、合作社；來往行人，多半是穿戴破爛的偽軍，喝得醉薰薰的日軍，東跌西撞，隨便打人搶人。李有紅邊看邊走，跳過當村的小水渠，老遠的見關帝廟門口，兩三個喝得兩眼血紅的日軍，嘴裏嚷着：「托麻鵝的大大的好」。圍住了一個老婆婆籃裏亂搶雞蛋。原來這位老婆婆籃裏的雞蛋，是來集上賣的，撞上了這羣惡鬼，不分清紅皂白，搶了個乾乾淨淨。

老婆婆跪在地上，哭喊央求，被日本人又踢又打，橫躺在街上，死了一樣。李有紅正看得肚裏冒火，突然身子後一個赤身子日本人，一把抓住了他的米袋，他回身一看，見也是個醉鬼，趕快邁開長腿，三幾步閃進一條衚衕裏，正急沒處藏躲，忽然前邊走來個老漢，問他米價。這老漢叫孫志強，家境貧窮靠掏炭過活，自幼生性強悍；看不慣強權欺人的事情，遇事只要理上不順，傾家蕩產，割了腦袋也要鬧個水落石出。老婆在第一次敵人來時打死了，

只有一個兒子叫孫生旺，在煤窰上掏炭。李有紅見他問價，忙答道：「都是自己人，你給多少就多少！」孫老漢見李有紅做事爽快，到有五分合了脾胃，隨把他吼回家中，米過了斗，便找錢給李有紅。可是找來找去，剛巧差一百塊錢，孫老漢正着急無法籌鬧，猛聽得門外有人進來吼着：「臊他祖宗，這還成世界啦！」孫老漢一見是兒子孫生旺回來，便問甚麼事，孫生旺把燈盞從頭上取下來生氣的說：「這炭是掏不成啦，窰上受窰主的氣，掏了一個月賺的一千個票子說拿回來買米，今天進堡門叫狗日日日本人掏上走啦！」孫老漢是個強性子人，馬上氣得眉毛都立了起來，柴堆裏摸了把斧頭，就往外走，口裏嚷道：「是那一個掏了你的錢，叫我劈了這孫子。」

第二十四回

李有紅虎穴遇故友 康明理牢籠思同伴

上回說到，孫老漢是個強性子人，聽兒子說工錢叫日本人掏走了，馬上氣得柴堆裏摸了把斧頭，就往外走，口裏嚷道：「是那一個雜種掏了咱的錢，叫我劈了這孫子去！」李有紅急忙上前攔住，勸說道：「刀子尖上賭氣，到頭還不是苦了你的老命。」孫老漢一聽，自想到胳膊腕扭不過大腿去，便帶氣的對李有紅說：「你看，我們幾輩子的莊戶人家，落的這陣糶的吃穀米哩！」李有紅乘機就問起據點負擔的情形，孫家父子拿出烟袋，坐下便傷心的告訴起來。

談了半天，李有紅又問：「據點這幾天有沒抓回來的人？」孫老漢長嘆一聲說：「前兩天聽說又抓回四個人來，每天警察隊來派各家送飯！」李有紅問道：「怎麼你們還給抓的人送飯呢？」孫老漢說：「可不是，咱們這裏，甚麼都要老百姓負擔，就說這送飯吧，咱們知道抓回來的人，全是西山上×路軍和民兵，有的人家輪到送飯，就故意做的稠些，再拿上幾

塊窩窩，可是一送去，人家不叫吃，把窩窩扔的喂了狗，把稠飯滲上涼水！」孫老漢越說越生氣，突然把包頭的手巾一解，伸過頭去給李有紅看，說：「那天我送的飯稠，人家罵我『大大的良心壞了的！』我和那狗日們的頂嘴，叫一個僞軍一槍把子，把我的頭搗了銅錢大的窟窿！」李有紅見孫老漢聲大噪高，氣憤的大罵起來，生怕有人看見不利，抬頭一看，紅日已快到天當中，便起身要走，孫老漢說：「你看沒一百個票子怎辦哩！」李有紅說：「不要緊，我常來，下次來了給也行！」孫家父子一聽，感激不盡。李有紅正要出門，只見劈門進來一人，那人兩眼直向李有紅射來，好像要和他說話的樣子。李有紅把那人渾身打量一番：只見他有二十七八年紀，瓜子臉，絡腮鬍，穿一身又油又髒的草綠軍衣。立時覺得他一身冷汗，鬧了個進退兩難。原來進來這人，正是康家寨被敵人抓去的辛在漢。且說他自從四二年被敵人抓到漢家山，做了一個月苦工，後來敵人見他是本地人，想利用他做點工作，便強迫他到翻譯官房裏押了手指腳印，調他到城裏偽警察所幹警察。翻譯官並威嚇他說：「現在中國軍隊叫皇軍消滅完了，中國成了皇軍的天下，你在皇軍這裏要好好幹，不能偷跑，要是偷跑叫皇軍找回來剿斬你的全家！」辛在漢是個老實人，每日鑽在據點，也不了解外面情況，真以為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便當上了僞軍。辛在漢自從當上僞軍以後，每日愁眉不展，話也不多說，只是思念母親妹妹，雖然離家很近，但總不敢離據點半步。最近剛調來漢家山，

想家的念頭更加厲害起來。每天晚上一個人站到院裏，望着康家寨那面的山頭，心裏更加焦煩不安起來，恨不得長了兩隻翅膀一下飛出去。晚上睡到床上，一閉眼，便看見了媽媽蒼白的頭髮，妹妹黑溜溜的眼睛。他耐不住了，於是決心要回去一趟。可是一想起翻譯官威脅他的話，好似涼水澆在火堆裏，心便又冷了下來。這樣反來覆去，心中愁悶難解，每天便到酒舖喝酒解悶。且說這天，辛在漢因爲一件小事，叫班長踢了兩皮鞋，心裏正在難受，一出關帝廟大門，又看見許多日本兵把一個賣雞蛋老婆婆，打的躺在街上。辛在漢上前一看，見那蒼白的頭髮，削瘦的手臉，想起了他的媽媽，不知現在怎樣，忍不住內心一陣酸痛，早已流出了眼淚，順步便來到孫志强老漢家。原來孫志强老婆婆，和他母親是親姊妹，想打聽一點母親妹妹的情況。剛一進門，見地上站個人，對看了幾眼，辛在漢早認出是他村的李有紅，便驚訝問道：「你今天怎到這裏來啦？」李有紅也早認出了是辛在漢，只是不敢先開口。人常說：「人心隔肚皮，裏外不相覷」倒底他如今是狼是虎，深淺一點也摸不透。於是只回句，「趕集來啦！」生怕他看見「良民證」露了馬脚，急急回身便走，被辛在漢上前一把拖住，拉到院裏牆角坐下急問：「一年多沒見過咱村一個人，今天見了你爲甚就走呢？」李有紅只是心裏發抖，不敢回話。辛在漢看出他的心事，便低聲說：「你別怕，咱們一塊長大，你倒不知道我是怎的個人啦！我問你，這陣我家裏的人怎麼樣啦，可是把我想壞啦！」

李有紅見辛在漢和先前的樣子一樣，還是那麼直爽親熱，便直言把他走後抗日政府幫助他家，後來敵人來，把他母親打死，把他妹妹扔到火炕裏燒死，一五一十，全都講了出來。辛在漢一聽敵人殺死了他全家，早氣得心內燒火，七竅生烟，含着淚，拳頭把地皮「通」的搗了一聲，哭泣着說：「好！李有紅，我不報仇不姓辛！」李有紅忙說：「你知道一件事不知道？」辛在漢問：「甚麼事？」李有紅聲低話急，一氣把康家寨民兵受包圍、康明理孟二楞武二娃康有富抓去的事，小聲講了個大概，辛在漢大吃一驚說：「那天我聽說抓回些人，沒有見面，還以為是抓的老百姓。」伸手抓了抓頭皮，突然說：「這事包在我身上！他們保衛了咱村，幫助了我的家，我辛在漢又不是沒有顆人心！我一定想法打救就是！」說着指着孫老漢的門口對李有紅道：「我孫志強姨父，脾氣直，人可忠厚，以後你就到他家聽我的消息！」李有紅一聽高興的說：「原來你們是親戚，這可好啦！」正說間，外面街上有人喊叫，李有紅急忙揣了口袋，和辛在漢分手，出的門來，直向康家寨回來。

回村天色將晚，李有紅見過雷石柱，告知了在據點遇見孫老漢，巧逢辛在漢的一行情形，雷石柱喜出望外，高興得又笑又叫：「有了辦法，有了辦法！」雷石柱婆姨吳秀英在一旁問道：「你有了什麼辦法嗎？」雷石柱却只顧大笑：「咯……咯……我知道，我知道……咯……」很快給靠山堡區上寫了一封急信送去，這且不提。

回頭再說老虎山被敵人抓的康明理、孟二楞、武二娃、康有富四個民兵，當天抓回擄點，便關進村東關帝廟的大殿裏；這座大殿敵人加工修築，專用來關俘虜用的。裏面有三個大木籠，密密釘着鐵釘，窗上釘有鐵柱，網滿鐵絲，牆跟留個一尺多高的小口，算作出入之門，再外面，五寸厚的大門，上着二斤重的鐵鎖，森嚴恐怖，活地獄一般。

康明理幾個被押進去。一看，裏面又黑又潮，又髒又臭；遍地屎尿橫流，無處搭腳，房裏兩個木籠，早關有×路軍的同志和老百姓。他們四個，被關進另外一個空籠裏，只聽得外面的鐵鎖「卡嚓」一響，監房內馬上像熄了燈似的，暗無一絲光亮。由於傷痛疲累，孟二楞武二娃康有富三個，一進木籠便死了般的躺倒，只有康明理一人，呆呆的蹲在木籠裏，暗暗傷感落淚。他想起了跳崖的同伴，想起了雷石柱，舉目看看這插翅難飛的監牢，焦急得好似落到水缸裏的螞蟻，團團打轉，無計脫身。且說過了兩天，一天天黑時分，只聽的門外的鐵鎖「卡嚓」一響，進來一個掛洋刀的日本兵，一個穿草綠軍裝的僞軍。

第三十五回

千刑不改英雄色 萬苦難移壯士心

上回說到，一天天黑時分，只聽得門外的鐵鎖「卡嚓」一響，進來一個掛洋刀的日本兵，一個穿草綠軍裝的偽軍，打着手電，氣兇兇的打開另一個木籠，網走一位×路軍的同志。康明理他們看着，摸不着頭腦，心早不由的驚跳起來。

約摸到上燈時分，門外鐵鎖又響了一聲，進來的還是先前那兩個傢伙，兇狠狠的打開木籠，把他們四個全都綁了，背上一搥，屁股上一脚，穿宅過院，來到敵人審問口供的刑室。康明理進門一看，不禁毛骨悚然，大驚失色。只見正面桌上，點着三支洋蠟，新調來的松本小隊長，立眉橫眼，青面判官似的坐在上面。左邊，是有名的殺人魔王獨眼窩翻譯官，兩邊日軍偽警，持槍警衛。地上四處，滿堆拷打的刑具：三角「精神鍛鍊棒」、鐵板、鐵絲火盤、電絲、吊鉤、鐵火爐、椎子、竹針、皮繩、藤繩、木槓子、腳鏈、手鏈、辣子水、肥皂水、冷水桶……。

康明理們四個正在吃驚不安，只見獨眼窩翻譯官把桌子一拍，喝道：「不說帶進來！」應聲，兩個日本兵，拖着赤條條的個人從門外進來。借着燈光一看，康明理早認出是先拉來的那位×路軍的同志。只見他渾身細滿蜘蛛網似的藤繩，被四個胖大日本人拚力對拉，眼看藤繩就要陷進肉裏，那同志聲色不動。這時獨眼窩陳翻譯官，走上來問道：「你到底是哪一部份？」「我是抗日部隊！」「你們的長官是誰？」「長官是老百姓！」「你們隊伍在那裏住？」「到處都有！」「有多少人？」「四萬萬五千萬！」這位鋼鐵英雄，一字一彈，把個獨眼窩翻譯官頂得眉皺眼瞪，張不開口，喊聲：「上刑！」兩個日本兵，早抬過一塊釘滿鋼釘的釘板；四個日本兵撲上來，把那位同志的四肢扯了，猛的舉在空中，大喝一聲「放」，「碰」的一聲，那位同志便摔在了釘板上，「哎呀」一聲痛叫，鋼釘全數釘入皮肉，鮮血泉水似的滿釘板淌了下來。獨眼窩翻譯官上來踢了一腳，笑着問道：「硬骨頭你說不說？」「只見那位同志，眼裏流出幾點熱淚，搖着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喊聲未絕，早又跳上去幾個日本兵，胸口肚上一陣皮鞋亂踩，×路軍的同志，便聲斷氣絕，死於敵人的暴刑之下。

康明理看着這種慘景，又恨又怕，心裏說不出甚麼滋味，忍不住一陣心酸，熱淚從臉上流下來。康有富看着，早已魂飛魄散，渾身發抖，孟二楞武二娃，且瞪着四隻怒眼，心裏在

燒着怒火，恨不得一下掙脫鎖鏈，拚個你死我活。四個人看着，心裏正在自作感慨，桌上松本小隊長「咕嚕咕嚕」幾聲喊，一個日本兵便把他四個推到桌前，解開細繩，說時從門外又進來個日本人，端着紙烟、菓子、酒瓶，擺到康明理四個面前。獨眼窩翻譯官過來，拍拍康明理的肩膀笑着說道：「看見吧，堅決份子，就是那個下場！你們都是良民，今天你們到了皇軍這裏，就歸順皇軍了，共同剿滅這裏赤匪。來吧，吃糖抽烟……」抓起桌上紙烟糖菓，便給他們四個發散。這時康明理心裏暗想：「住師範校的時候，校長常講：革命要有堅決不屈英勇犧牲的精神，不受敵人任何利誘。」又想到：「假使我不接受東西，就只有犧牲，要是犧牲了，就不能再打日本，是不是乘這機會，假投降了他們，以後敵機會逃跑還能……」腦子裏正在暗暗盤算，只見康有富手抖腿顫，已把紙烟接在手中，獨眼窩翻譯官又去給孟二楞，孟二楞一肚子怒火正好噴發出來，手臂一揚，早把獨眼窩翻譯手中的糖菓紙烟，打得拋到半懸空裏。獨眼窩翻譯官眼一瞪，鼻子裏哼的一聲說：「你們這些民兵，皇軍好心勸你們歸順，你們倒狗上鍋台不識抬舉了！」隨即氣兇兇的地上撈起一條三角木棍，說道：「今天從實說，你們隊長是誰？你們村裏經常住多少武工隊？領頭的是誰？你們是不是××黨？」這時四個人，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嘴就像生鐵水灌了似的，誰都不啗氣。獨眼窩翻譯官恨恨的把孟二楞打了一棍，孟二楞氣憤的大嚷：「我不是特務，我怎知道的那麼詳細。」

翻譯官又去問武二娃康明理，問死問活不說一句話。康明理心想：「知道你是要我們當漢奸，剿滅西山×路軍，反正我不說。看你問個什麼！」武二娃把康明理溜了一眼，雖然沒說話，心裏的想頭一樣：「不說話，由你問！就是××黨，你們還配抓××黨！」獨眼窩翻譯官正要去問康有富，松本小隊長見民兵們這樣剛強，早氣得臉上青一陣藍一陣，拍桌大嚷：「上刑的！上刑的！」馬上撲來四個日本兵，把孟二楞武二娃渾身衣裳剝個淨光，用繩子捆了，脚朝上，頭朝下，倒吊在一個木架上；兩個日本兵拿起「精神鍛鍊棒」，劈頭劈身的打了。一輪一下，乒乓蓬蓬，直打得他兩個，閉住嘴，咬緊牙，耳朵裏嗡嗡響，到後來天旋地轉，分不清棍子的輕重。一陣光景，身上的肉成了血棉花一樣，血滴不住掉下來，從架上解下來時，已死了一樣。康明理一旁看着，心裏火辣辣的就像着了火，暗想道：「可怎熬過呀！」獨眼窩翻譯官又上來問他道：「你受的了這苦嗎？」康明理心想：「受不了也得受，反正落到你們手裏，由你們糟蹋吧！獨眼窩翻譯官見康明理不說話，喝道：「賤皮子，不打不招！」上來兩個日本兵，把康明理的衣裳剝去，從門外拿進一盆木炭火，上面放着一團燒紅的鐵絲，攔在康明理臉前，那熱氣噴人。康明理心裏打着哆嗦，獨眼窩翻譯官又問道：「說實話，你是不是××黨，投降不投降？」康明理急忙把頭扭過去，看也不看他，燒紅的鐵絲，已放到康明理背上，冒起一股青煙，皮子燒得蓬吱蓬吱的響。鐵絲由紅變黑，又放進火



……他看不也看，去過扭頭把忙急理明康

盆裏燒，放到背上燙，康明理支不住，臉色灰白，眼裏一黑，冒了一股火花，便昏倒過去。審刑室充滿了燒肉的惡臭味。

獨眼窩翻譯官用手捏住鼻子，走過去問康有富：「你投降不投降？」康有富早嚇得人事不省了，渾身癱成一堆，少不了屎尿又拉下一褲襠。獨眼窩翻譯官連問了幾聲，康有富嘴裏只「我我……」了一氣，口癡得說不出肚裏的話。翻譯官以爲他也是堅決不講，兩個日本兵扯住他的耳朵，臉上罩上白布，漏水管架在嘴上，把辣子水，一口緊一口的往下灌。不一會，康有富的肚子，便皮球似的鼓脹起來。敵人又用槓子在肚皮上一壓，灌進的水，又全從口中倒流出來。反覆數次，康有富也死了似的，直挺挺躺在地上發喘。此時，天已三更時分，敵人看看拿這幾個民兵無法，便又把他們原舊拖回監牢木籠裏去。

却說這一夜，康明理幾個都是昏迷不省人事，約到四更時分，房外一陣「轟隆」的雷聲，把康明理驚起來了。一看，房內漆黑，一聽院外風雨交加，雷聲大作，他翻動着傷痛的身子，衣服沾在了傷口上，那痛勁兒，就像有千條毒蛇在鑽在咬。伸手摸摸身邊的武二娃，都滿身血糊糊的，使他難受得心如刀攪。霎時，老虎山被圍的情景，犧牲的民兵，康家寨的羣衆武得民雷石柱，……一切一切，全都出現在眼前了。彷彿老武在他耳朵邊嚴正的說：「死就死，爲革命犧牲，爲全村人犧牲，是最光榮的……」他忍不住了，用手支撐着坐起來，

突然傷口一陣劇痛；身子一倒，正好撞壓在孟二楞身上。孟二楞仍在昏迷之中，把臂一擰叫道：「殺就殺，刮就刮，不投降！」康明理一聽，心裏又難受又高興，自言自語的說：「爲人民犧牲死，我們死到一埗。」

就這樣睜着眼睛，忍住傷痛一直到天亮，門上的鐵鎖，又「卡嚓」的響了，一陣皮鞋，進來四個日本兵，打開籠門，把康明理、武二娃、孟二楞、康有富全都捆了，拖出牢門，穿宅過院，通過大街，來到村南一個廣場上。康明理抬頭一看，只見天空烏鴉亂飛，地上骷髏滿地，兩隊僞軍持槍站在兩旁，明晃晃的刺刀閃閃發亮。有十幾個戴腳鏈的老百姓模樣的人，在場中挖埋人坑，稍一遲慢，日本兵的皮鞭，便「拍啦」「拍啦」的亂打。康明理尋思道：「過去聽說敵人活埋我們的幹部、民兵，今天我們也要被活埋了呀！」用眼再四處一看，突然使他大驚失色，原來左邊四十步遠處的一個大木樁上，早已捆着一個人（這是敵人包圍桃花莊時被俘去的農救會祕書）周圍四隻狼虎般的日本洋狗，在被捆的那人身邊爬着。遠遠聽見那人喊道：「全中國老百姓會替我報仇……」洋狗鳴的一聲四面撲上，一陣狂吠撕咬，霎時把那人啃成一個血人。康明理正心如油煎般難受，日本兵却在後狠命推着，把他們四個拉到場中，獨眼窩翻譯官上前問道：「投降了吧，只有最後一分鐘？」被拷打得遍體鱗傷的孟二楞睜大牛眼，飛起掃帚眉，看見翻譯官那副鬼像，怒火早又起來，真想上去一口生

嘴活吞了他。乘他上來問話，伸手要打，手被手銬砸得動彈不得，於是含了一口唾沫
「呸！」的一聲，向獨眼窩翻譯臉上吐去，獨眼窩翻譯官沒有來及躲閃，早已滿臉口水。老
羞成怒，大喝一聲：「刀砍活埋！」說時遲那時快，偽軍中早閃出四個人來，把孟二楞武二
娃拉到挖好的坑前。這邊也早有兩個日本兵，伸手往腰裏一抽，「簌」的一聲，抽出兩把明
晃晃的砍刀，把康明理康有富壓倒在地。突然，從旁邊偽軍中，跳出一個人來。

第三十六回

定巧計刑場救戰友 破猜疑監牢談越獄

上回說到，敵人把康明理康有富壓到地上，舉起洋刀，正要往下砍，那邊把周丑孩武二娃推入土坑，正要刨土活埋；只見從旁邊僞軍中跳出一人，臉色驚的灰白，慌慌張張跑到獨眼窩翻譯官面前，「忽」的行了個軍禮，急促的說道：「報告翻譯官，請先不要殺了這幾個，他們是康家寨的骨幹民兵，將來皇軍要清剿靠山堡的赤匪，留他們幾個有大用，我和他們是一個村裏，只要派我去勸說，歸順皇軍的事，保險成功！」獨眼翻譯官一看此人，原來是辛存漢。

且說他自從那天見了李有紅得知母親妹妹被敵人殺害，康明理們被俘的事，心裏又氣，又悶，又急，麻煩難受得真說不來是個什麼味道。飯也不吃，話也不講，晚上睡到炕上，翻來翻去，急得渾身冒汗。好次幾，他想跳起來，殺兩個日本人逃跑，出這口仇氣，但一想康明理幾個還在監裏押着，便又說不出的愁苦起來了。他想：「監牢那麼堅固，閒人又不能

便去，康明理們怎樣個救法呢？」整整一夜，似睡非睡，朦朦朧朧的做了幾個惡夢，天還不
明，就已醒來，腦子裏想着，心裏急着，一直到了天亮，披衣起來，頭重的好像患了熱症一
樣。早飯後，辛在漢正悶在家裏發愁，忽聽班長來叫：「辛在漢，快到殺場上去放警戒！」
辛在漢一聽這話，就像迎頭澆了一桶冷水，打了個寒噤，渾身的毛孔都豎了起來。沒喘氣，
揩起槍，急忙往村南殺場上跑去。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六個日本兵，推着康明理，孟二
楞、武二娃、康有富出來，渾身傷痕，滿臉血斑，衣裳撕得粉碎，一縷一縷的拖在地上，康
有富嚇得眼珠子一翻一翻，木偶一般。日本人打着推着，到了場子中間，眼看就要殺頭活
埋。辛在漢在一旁，急得心裏發冷，手心出汗，暗想道：「我若再不救可就遲了！」趕快跑
上翻譯官面前，假編假造了幾句。

却說獨眼窩翻譯官一聽，笑問道：「你有什麼法子呢？」辛在漢頭一低，計上心來，忙
回道：「只要把他們另闢一間小房，不出五天，你問我要人就是。」獨眼窩翻譯官把辛在漢
上下打量幾眼，見他說話聲音急，態度穩，以爲真是如此，摸着鬍鬚，心中暗想：「我原來
用的是陪斬計，想嚇他們投降，豈不知僞軍中辛在漢有這樣辦法，就答應他吧！」隨即裝出
幾分驚喜神態，拍着辛在漢的肩膀說：「你是皇軍的忠實幹部，這任務就交給你吧，將來事
情成功大大有賞！」說罷，便招手吩咐，叫把康明理們四個，關進關帝廟大殿後院的西房

裏。辛在漢看着翻譯官下命令，心裏暗喜，真是：你是一條心，我是一條心，陪斬本是假，勸說也不能真。

却說康明理們四個，在殺場上見辛在漢對翻譯官講了那麼幾句話，又見敵人把他們圍到這間小房裏，以爲辛在漢把他們出賣了，心裏真是怒火上昇。康明理正想開口問孟二楞話，孟二楞早已臉紅筋暴的跺脚大罵道：「好，你辛在漢，一年多工夫，你狗日倒變成敵人的走狗啦！」武二娃也說道：「他狗日敢來勸我投降，我非一口咬死他不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好個沒骨氣的東西！」康有富胆小鬼，這幾天挨打受怕，嚇的活像瘋子一樣，一陣鳴嗚的哭，一陣癡癡的不說話，老是翻着眼睛珠子盯人，此刻見衆人痛罵辛在漢沒良心，不知怎樣一來，突然想起了自己被樺林霸利誘的事，一陣慚悔的難受翻身倒在地上，兩手摀着胸脯，「嗚嗚」大哭起來。康明理見康有富又突然哭起來，便說：「你總是哭，男子漢大丈夫，做事要有骨氣，死就死，總不能像辛在漢那樣賣國賊，出賣自己人！」康明理的話，本來是借罵辛在漢來安慰他，誰知這句話鋼針似的更加觸動了康有富的心，難受的拭着眼淚，心中想道：「我對不起你們！樺林霸害了全村，我害了你們！」更加放聲大哭起來。

正在這時，只見門輕輕的開了，閃進一個人來，康明理一見是辛在漢，氣得把身子一扭，不想見他。孟二楞朝着辛在漢吐了一口說：「你有甚麼臉來？」武二娃人小心狠，破口

大罵道：「你媽媽你妹妹，都叫日本人殺了，你還在這裏孝敬你東洋老子，你有顆人心沒有？」辛在漢從殺場回來，本來帶着滿心的歡喜，來看一年多未見的鄉親，誰知遇到的却是這般光景。一想，知道他們誤會了，看看他們想起自己一年多……往地上一蹲，淚顆斷綫珠子般落下來。難受了一氣，泣聲說道：「你們鬧錯了，我家裏的事，我知道了，不是爲救你們，我辛在漢早報仇跑了，你們以爲今天我害了你們，今天我是用的個計，往出救你們啦！」康明理們四個一聽，真是說不來的驚喜，馬上圍過來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嘛？」辛在漢拭乾眼淚，去門口看了看，回來難受的把這一年來當僞軍如何想家，那天巧遇李有紅的事，講了一遍，好似隆冬火，伏天風，聽得都長出了一口氣；幾天的憂愁，好像來了一陣大風，呼的一下吹散了。滿心歡喜，身上的傷也忘記痛了。武二娃高興的往起一跳，腳上的鐵鏈，震的「嚓啣」一聲，正喊了半句：「我們……」康明理馬上用手堵住武二娃的嘴，吃驚的說道：「不要大聲，小心外面哨兵聽見，可壞了大事！」說時，放哨的日本兵，突然跑來門口，探頭往裏察看。見辛在漢在那裏說話，四個民兵低着頭，便又走開了。康明理見哨兵出去，忙問：「一定聽見了！」辛在漢說：「不怕，這是個新來的日本人，不懂中國話，只要操心不叫僞軍密諜聽見就行！」大夥的心這才放了下來。馬上你一言，他一語，又問又說，那種親愛樣子，真是難以形容。

五個人正談到高興之處，猛聽得門外哨兵叫喊：「甚麼幹活的！」衆人一楞，接着又聽見有人回道：「翻譯官叫來找辛在漢的！」辛在漢聽出是警備隊的人來了，趕快使眼色叫大家散開，便假裝勸說，尖起嗓子說道：「你們好好想一想，不要老是那麼死腦筋，想不開……」說着，外面那人早已進來，叫道：「辛在漢，翻譯官叫你去有緊事！」辛在漢暗暗吃驚，忙回道：「就去！」偷偷瞟了康明理一眼，便跟着那人出來，直向獨眼窩翻譯房裏來。

却說康明理們四個人，見來人把辛在漢叫去之後，心裏便就憂起來。左等一陣不見來，右等一陣還不見來，一直等到日落天黑，辛在漢才慌跑進來，順手閉上門，失聲說道：「壞了壞了！翻譯官說，水峪鎮日軍『紅部』來了命令，叫把這裏的俘虜，趕後天都送到水峪鎮，說要送到關外受訓練去，這怎麼辦呀！」康明理一聽，驚得兩眼圓睜，瞅住辛在漢，半天說不出話來，康有富剛有了點活氣，這一下又嚇的翻起白眼珠子，孟二楞武二娃兩個，愁得氣兒不喘，抱住頭，只顧發呆。五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呆呆的想不出法子。

停了一陣，康明理突然說道：「我看事到如今，只有越獄逃跑一條路！」說罷，眼睛盯住大家，徵求回應。武二娃忙接住說：「對，到半夜，把門上的哨兵殺死，槍奪過來，從院牆上跳出去，捨上命跑就算了」孟二楞急着說不成話，只叫：「同意！」這時，辛在漢低頭想了一下，問道：「你們的傷痛怎辦。」大家說：「能跑！」辛在漢便看了看天色，小聲而

有力的說：「對！要是大家能跑，我看也只有這條路。可是今天不行，天已經黑了，跑的路也沒調查好，大門外面放哨的，也不知是誰，叫我明天上午，專門把四面院牆出路看個清楚，再給咱村民兵捎個信來村外接咱們，到半夜逃跑不遲。」大家都同意，看看天色已到上燈時分，辛在漢便出去了。

第三十七回

智勇發展暗民兵 奇謀營救衆英雄

上回說到，大家商量已定，看看天色已到上燈時分，辛在漢便出門去了，一夜無話。

第二天，辛在漢早早起來，假裝散步遊逛，把院內院外，牆高牆低，從那兒跳，從那兒跑，看了個一清二楚，牢牢記住。吃罷飯，去告訴了康明理們四個，他便到孫志強老漢家打算叫他們給康家寨捎道信，派人來接。想着走着，出的關帝廟門，直往孫老漢家而來，暫且不提。

却說靠山堡區公所老武，那天接到雷石柱的信，一看，知道李有紅探消息，碰見了辛在漢，探回很多情況，於是當天就趕來康家寨，和雷石柱商量辦法。討論了一氣，決定乘這機會，發展漢家山的內綫民兵，將來好裏應外合，擠掉這個據點。這工作要完成，老武意見是要雷石柱親進據點走一趟。雷石柱沒有推辭，當下答應。第二天，正是漢家山逢集，雷石柱打扮了一下：頭上戴了一頂瓜壳帽，身上穿了身黑色褲褂，戴了個「良民證」裝成個商人模

樣兒，褲帶上別了顆小手榴彈，相隨李有紅，一直進了漢家山據點。李有紅領路，到村東，進的衙衙，到孫老漢家來。

孫老漢和兒子孫生旺，坐在家裏正吃午飯，一見門外進來兩個生人，都征起來。究竟孫生旺年青人，眼也明，記心也好，看了兩眼，便認出是那天繃米來的李有紅，高興的說：「啊，原來是有紅哥！」孫老漢聽說，也想起了那天繃米就是他，以為是要米錢來了，忙招呼上炕吃飯，非常親熱。孫生旺已從鍋裏舀來兩碗飯，放在雷石柱李有紅的面前，嚷着叫吃。雷石柱往碗裏一看，只見兩碗清水米湯，煮着幾顆山藥蛋，端起喝了一口，感嘆道：「唉！咱們這裏老百姓的生活，可是不頂西山裏的！」孫老漢一聽這話，心上生疑，便扭過身去問李有紅道：「他是？」不等他說完，李有紅忙答道：「他也是我們村的，我的舅舅，做生意的！」孫老漢恍然醒悟似的，一邊「啊啊」應着，一邊驚奇的問雷石柱說：「西山裏，不是說叫×路軍家糟蹋的人都餓死啦？」雷石柱說：「可沒的事，我前半個月，還到興縣大川裏賣了一回貨，見人家那裏，軍民鬧生產，生活可好啦。」孫生旺一聽聽上了癮，忙插過來問道：「聽說西山裏有民兵，地雷坩蛋到處炸，人就不能進去，你見過地雷沒有？是甚樣子？」雷石柱見問民兵的事情，正好合了心意，恨不得一口氣把民兵的事情講完。振了振精神，咳嗽一聲，便講故事似的，把民兵是甚，地雷怎樣厲害，一五一十的講下去。這時，孫家父

挺大，頸子伸的老長，圍住雷石柱身旁，聽的飯也忘記吃了。等雷石柱講完，孫老漢才驚奇的說：「哎呀！真好，咱們到了西山可享福啦，這日本那天才能打走呢！」李有紅插上說道：「快，只要咱們老百姓齊心，他狗日的活不久！」雷石柱也說：「要是咱中國老百姓，都能和西山上的×路軍老百姓一樣打日本，幾天就把日本打跑了。」雷石柱講起了勁，天氣正是晌午，家裏又沒風，悶熱得好似在蒸籠裏，霎時出了一身大汗。他不在意的把鈕扣解開；又去鬆褲帶，誰知不小心，「通」的一聲響，插在褲帶上的手榴彈，突然掉在地上。孫老漢和孫生旺一見手榴彈，馬上嚇得面無血色，問道：「你們是什麼人呀？」雷石柱忙從地下揀起手榴彈，心中自忖道：「這可糟了！」看看無法避諱，便直言說道：「孫老伯，不瞞你說，我們就是咱康家寨的民兵，我叫雷石柱，他叫李有紅，你們要是忘了日本人糟蹋我們的仇恨，拿繩子來，把你我們綁起，送敵人領賞去。要是你還知道咱們是中國人，打日本，請不要走漏了消息，日後有你家的好處！」孫老漢聽着雷石柱說話，先是驚楞，後來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我孫志強活了五十三，你到方圓村裏問一問，甚時做過缺德賣良心的事；我雖窮，窮的有乾骨志氣，日本人殺了我老婆，把我苦害到這種天地，我也有四兩重的顆人心啦！」這時孫生旺跑上來，一把握住雷石柱的手，驚異的偏着頭，左看，右看，看了一會說道：「原來你們就是民兵呀！這樣說來老百姓都能當民兵嘛！我不挖煤啦，

受不下敵人這口氣，我也跟你們民兵去吧？」孫老漢從旁說：「對，你去吧，反正家裏有我這條老命頂買賣着。」雷石柱遲疑了一下說道：「參加民兵很好，但是不要急，不一定要跟我們走，將來咱們要擠掉你們村這個據點，要在這裏組織暗民兵，你看這村那些青年人可靠，你就給咱組織起來搞。」孫生旺說：「這不難，光咱炭窯上就有三個。」隨伸開手壓着指頭說道：「郝明珠，今年十九啦，那人可性子強啦，因為領工錢，常和窯主吵架，早就和我說過，受不下這口氣，要到西山參加×路軍去，不是家裏媽媽和婆姨沒人養活，早已走啦！再一個是辛有根，今年二十六啦，過去當過農會幹事，家裏沒一犁地，一家五口子人，全憑他挖炭養活，這人可忠厚啦！再一個是劉三丑，這人……」孫生旺正指手劃腳，給雷石柱介紹炭工，突然，劈門進來個穿黃綠軍衣的人，孫生旺一驚不小，半句話沒有說出口，雷石柱嚇了一跳，看時，見是辛在漢，跑過去一把抓住，親熱的叫：「哎呀在漢，今天可是見上你啦！明理他們怎麼樣？」辛在漢忙說道：「你們來的正好，我和明理他們已經計劃了，今晚上越獄逃跑！」雷石柱一聽驚訝的問：「他們幾個不是說傷很重，能跑動嗎？」辛在漢說：「能行！」雷石柱低頭沉思了一下，又對辛在漢說道：「越獄不行，我們在家和老武同想辦法把明理幾個鬧出來，你不能回去，咱們將來要擠掉這個據點，非有內綫喊一聲，哩」

剛才我和孫生旺已談好啦，你們倆就給咱負責搞這工作！」辛在漢着急的說：

「哇！」雷石柱聽說，驚呼了一聲說：「明天就要走啦！」用手抓着頭皮，眉毛又皺成一綫，滿地兜圈子。一刻，他忽然過去把辛在漢的手一抓，扯到門外，對住耳朵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一講，辛在漢臉上，立刻有了笑紋，說：「這辦法好是好，你們明天可千萬趕早，不要誤了時間呀！」雷石柱點頭回道：「記下了！」辛在漢便轉身往關帝廟回去。這邊雷石柱李有紅兩個，也匆匆辭了孫家父子，出的門來，一陣大風似的回來。

到家，老武早等急了，一見雷石柱回來，馬上就打問情形，雷石柱高興的說：「一切都辦妥了，就等明天下手幹。」老武一聽，立刻就寫信派人，通知桃花莊望春崖的民兵分隊長來，開會佈置救應廉明理他們出牢不提。

却說到第二日，漢家山據點內，真的把所有俘虜綁到一起，一共六七個，駕了兩匹洋馬，套了一輛大車，又派了十幾個偽軍，兩個日本人押着，順汽車路，往水峪鎮走。一路，太陽很毒，熱得就像在頭上點了一堆火。走不到五幾里路，使人困馬乏，汗如雨下。約摸走出離村十里路光景，忽見南面山坡上，有七八個人，舞着鋤頭在掏荒地。又走不到幾步，只見北山上，也有十多個老百姓，彎着腰鋤草。偽軍們看見，以為是老百姓生產，並不介意，只顧往前進。這時，跟來的兩個日本人，走得又熱又困，索性跳上大車，閉住眼睛，車子一

陣搖幌，便呼呼的睡着了。跟在面後的偽軍，也是熱得用帽沿遮住額頭，只顧吆喊車夫：「快點趕路，熱死人了！」

坐在馬車裏的康明理，想着昨天辛在漢回去說得話，看看兩面山上，只見些開荒鋤地的人，並沒有隊伍的影子，心裏正在暗暗焦急，猛聽的南山梁上，「叭」的一聲槍響，霎時兩面山上，開荒鋤地的人，一個影子也不見了，心中大喜，孟二楞猛力掙脫繩，一把早把睡在馬車裏日本人的槍，奪了過來，一槍柄打翻一個，另一個掉到車下，正巧馬車輪滾過來，不偏不斜，圪噠壓做兩截。十幾個偽軍，更是林子裏的野兔，聽見槍聲，早丟了馬車，沒命逃竄。這時，兩面山上，一陣「殺呀呀！」「衝呀呀」的喊聲，排子槍手榴彈，好似亂鴉投林，一聲不斷一聲的落了下來。偽軍中有的中了子彈，直直的倒在路上，沒有打中的。兩條腿不知該怎樣快跑，恨不得一步飛出這險地。六七个嚇得面無人色的偽軍，剛跑到一株柳樹跟前，突然聽見雷石柱的聲音喊道：「跑來了，不要打，捉活的！」偽軍們一聽，以為中了埋伏，急忙又往回返，可是屁股上槍打的急，見側面有條小溝，一擁便全往小溝裏鑽，誰知剛進溝口，「轟」的響了一聲，直天衝起濃濃的一股黑烟。（要知後事如何，等着續集分解。）

